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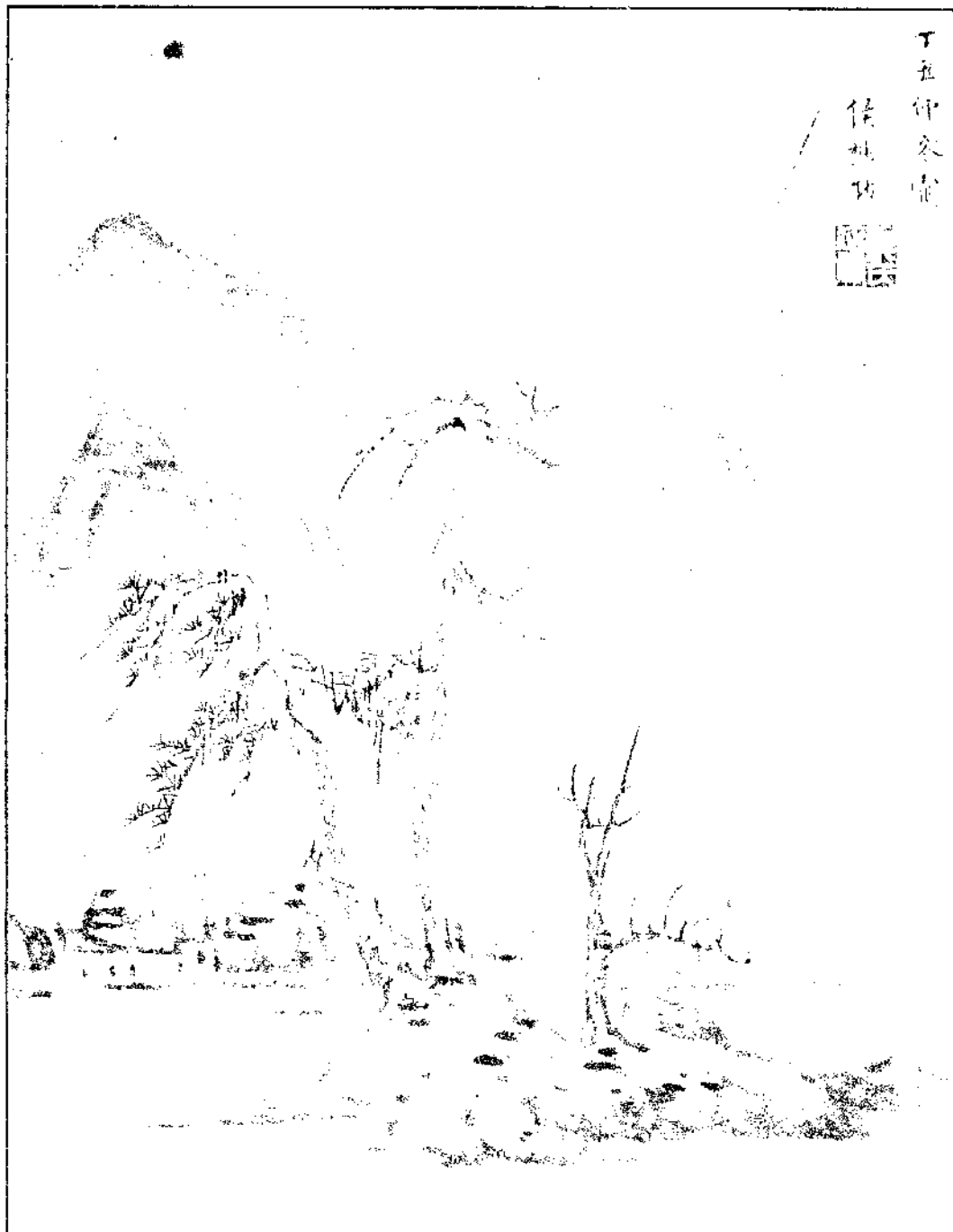
小 說 新 報

第 六 年 第 九 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丁 丑 仲 冬 完

佳 社 刊



上 海 國 華 書 局 印 行

報 九 第 冊 頁 水 山 公 想 伙

小說新報 第六年 第九期 目錄

封面

侯慈公山水真蹟第九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畫集

翁方綱墨蹟

坤伶陳惠峯小影

董邦達山水真蹟

坤伶尙俊卿小影

張船山花卉真蹟

上海名花筱玉小影

項聖謨山水真蹟

北京名花任大茹小影

說滙

民國政封都大夫

滄精翁嫗學校

目錄

(雙熱)

(民哀)

(談海)

(偵探)

(滑稽)

(小倫)

(小勸)

(軼代)

(哀情)

(小姘)

(小哀)

(時事)

(軼聞)

(清季)

(盜)

花葦樓隨筆

新體元順帝是誰

談海

以上長篇小說三種

小說綠楊春好錄

小說一零八

偵探恐怖黨

小倫相為命

小勸我亦人也

軼代穢仙

哀情悔有此行

小姘神經過敏

小哀兩負

時事苦雨淒風

軼聞官盜

(民哀)

(記者)

(雙熱)

(膈雲)

(瘦鷓)

(雙熱)

(桂元)

(鴻壽)

(綺緣)

(碧梧)

(慧子)

(枕綠)

(賊菌)

(少芹)

寧靜軒紀俠

(劍山)

● 題藻

擬某女士寄外子書

(醒獨)

有贈翠娘集唐詩首

(君博)

題扶郎上馬圖盤曲

(東園)

無題詩一首

(百衲)

橫波七律二首

(君博)

● 講數

游戲文章

(秋水)

遊菊花山記

(秋水)

新四書

(賊菌)

張賦

(少芹)

集俗語賦

(少芹)

無腸公子傳

(秋水)

滑稽詩話

(一明)

卸簾詩

(一明)

場中詩

(一明)

嘲村姑村媪詩

(一明)

放鋪詩

(一明)

● 傳奇

花茵俠傳奇

(東園)

● 劇本

家庭日初出

(半梅)

● 報餘

鐘聲吟什

(蔭葵)

話雨軒詩鐘

(蔭葵)

燈市謎壇

(枕亞)

枕霞閣文虎

(枕亞)

臨風寫韻

(醒獨)

小小廬詩選

(醒獨)

醉月飛觴

(逸梅)

紙帳銅餅室酒令

(逸梅)

● 補白

名不備載

畫

集

相君如何 閱報章

見登載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對於腰痛極有功效彼即購服得獲全愈也



在上海有為 祖父者聲稱 嬰孩自己藥 片之功效

徐君詠青上海著名西法畫家也因欲表揚嬰孩自己藥片之奇功特繕此謝函因此藥片曾經治愈其文孫之疾病令其強壯肥美也來函錄左

余孫現將週歲身體強壯活潑異常有時或患寒熱及其他嬰孩之普通疾病余必投以嬰孩自己藥片每能立時見效故余深信嬰孩自己藥片確為嬰孩切用一種妙藥且贈諸鄰友亦屢試屢效茲特另附照片投函貴局證實並代為登報用以介紹世之育兒者

閣下曾患腰痛否如有腰痛切勿以為腰腎有疾此乃舊有謬誤之談其實腰痛並非腰腎之症實係血液不清淡薄無力或腦筋衰殘有以致之也腰痛症亦係瘋濕盤踞肌肉下半身背後故也是以腰背甚痛待天氣寒冷潮濕為患更劇矣此無他其致患之由乃是血涵酸毒耳非腰腎病也欲求除根必先化去血中酸毒可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是去酸毒之聖藥也可治此症且亦為天下馳名之補品也即如福州裕大鹽業公司 桐立鑑先生之證書足可為據矣其來示云鄙人體弱事繁時覺腰痛服藥罔效因閱報章登載貴



藥房紅色補丸對於此症極有功效遂購一瓶服之精神舒爽腰痛見減於是復購一打依法常服腰痛斷絕今昔氣色儼若兩人鄙人鄙人拜賜之餘愧無以報用將小照寄呈藉鳴謝悃

天下馳名行世已歷三十餘年補血健腦之聖品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能治瘋濕骨痛即極重之瘋痛亦能治之以及各種血虧所起之症且曾經療治 腎尻酸楚 筋系刺痛 腦筋衰殘 胸肺萎弱 胃不消化以及婦科各症見效更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英洋一元五角六瓶英洋八元郵功在內

家庭衛生小書奉送 茲有精美衛生小書對於閣下自己或尊夫人或令郎令愛小兒各症均詳明衛生要道如欲索取只須寄一明信片詳寫姓名住址寄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不取分文



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請即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四川路九十六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翁方綱墨蹟

異采騰于翰墨

紫煙藹于邦甸

北平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坤 伶 陳 惠 峯



稟邦達山水真蹟

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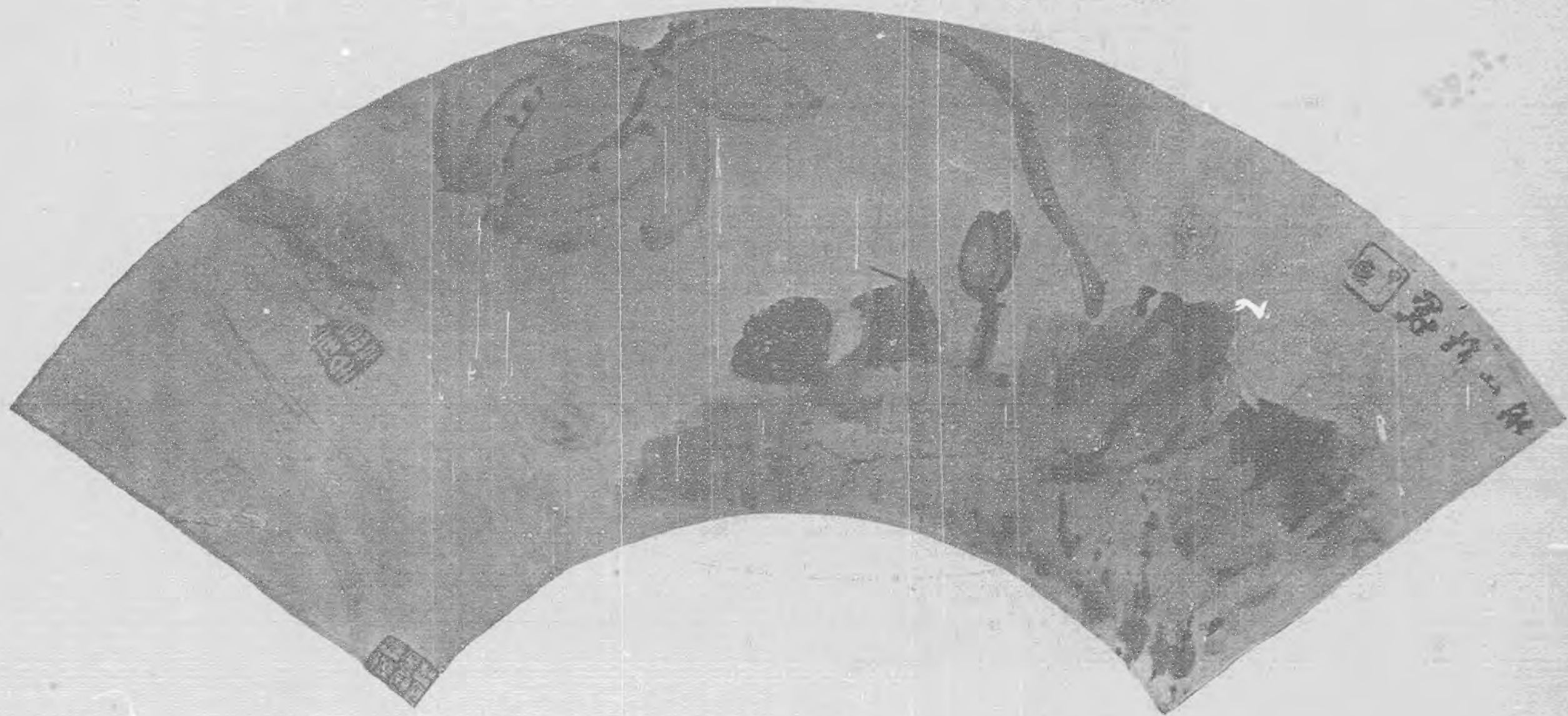


吳興陸季寅氏珍藏

卿 俊 尙 伶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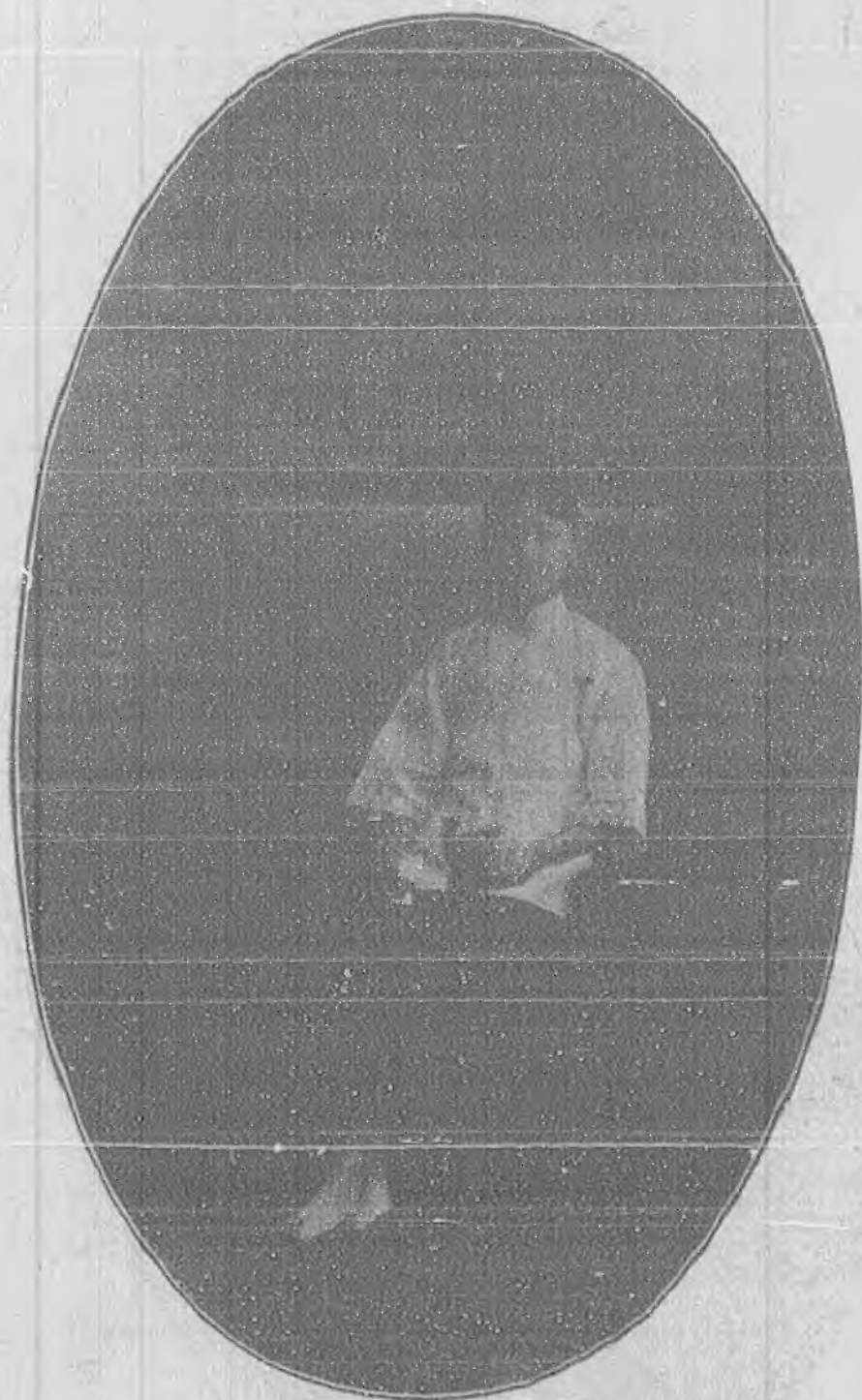


張 船 山 花 卉 真 蹟



吳 興 陸 叔 同 氏 珍 藏

花 名 海 上



玉 筱

蹟 眞 水 山 謨 聖 項



藏 珍 氏 同 叔 陸 興 吳

北 京 名 花



任 大 菊

說

通

國貨精英

吸金馬牌
香煙為
飛騰
黃騰
之預兆



金馬香煙
最近佳製
烟味香純
裝璜精緻
附贈獎券
藉答雅意
愛國同胞
請速嘗試
積存獎券百張
可換金手表一條
個五十張可換
金手表鍊一條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民國政
治概聞

封邱大夫

(民
良)



大夫世不傳其姓氏。籍封邱。官大夫。因以封邱大夫行。大夫仕於朝。有封殖譽。蕭鄧侯賤貨關中。產高祖。恕其愿。出之縲紲。人謂大夫能讀書史。且於羣雄鼎峙際。作關中輸挽主計。自污亦以自全也。願有偶入大夫邸者。出告人曰。曲廊洞房。中有玉盃金魚。非人間世物。意大夫必嗜古物。僅舉一室。計不下十餘萬。是非田舍奴辛苦一生。所能得到者。或言大夫婪婪大夫。豈真如是者乎。蓋不得已也。雖然。大夫真相世。究莫識。惟大夫老矣。常顧左右陳列品。以自欣賞。其歷歲當十百倍之有壘。一云出自秦時。壘側螭紐。蚪篆隱約。能辨髣髴。是李斯手筆。珍之冠他器。摩挲以外。嘗作秦壘歌。以豪於同輩。有知其底蘊者。曰。臨淄人秦時得壘於土中。事聞大夫。以勢挾之。黠者迺以陶瓦薰篆埋土。令蝕以獻。其實真者已易萬金。委扶桑人矣。因此世皆訾大夫。愚君子則謂是足徵大夫真能好古。蓋壘有古氣。卽珍之何必論其真偽。人又誣其善封殖。亦非要之大夫。苟棄一壘之值。連雲廣廈何足數。且肥沃踰阡。連陌矣。大夫豈得謂是善封殖者哉。

大夫多才。故以圓活稱。當世以是得察於東海。令公好養客。賢愚無不容人。謂令公府爲獸欄。諸凡狡兔高鳥。鷄鳴狗盜之流。皆鳴轂聯鑣。相出入。顧於衆中。獨高視大夫。左右有讒於令公。曰。某固才。然圓

活易移懼匪生死之託令公笑曰水惟易流迺成大用余將截其流而用之耳左右知令公之厚大夫也深遂不敢聲而大夫之知遇於是日益隆未幾擢以冠羣俊且褒之曰名下乃無虛士卿真當世王子猷哉又未幾而畀以機要文書倚爲腹心第大夫好結外援時大劫初熄柏梁明堂燬於妖火宗廟之器半入人間哀哀黎庶方慶延殘喘於鋒鏑中詎料早魅爲虐死亡沈籍雄藩驕兵於外利用張顧步虞之徒蠅集京畿者數萬僉撞鐘擊鼓朝謁某省長官五大黑夕劾某省長官十大罪實則登塲傀儡冥冥中有人拈髭微笑自慶功名就彼時朝野噪然聲勢甚鉅大夫聞之曰是可居之奇貨也何不爲之乃隱與諸傀儡相往還持輕重於其間君子謂縱約解而季子敗大夫之福亦大夫之禍也

時東海令公方將有事於郊祀郊祀者天子之事也秦時祭雝司馬作六國表特標而出之後人僉議秦非令公之爲此秉筆張目者更不止一蠶室書生令公乃召大夫與議大夫方擁孺人弄稚子拂一單於案權時代今古單上所列者不外瓊宮珍品且夥頤不勝數計中有非人世間所有者如月窟之杵瑤池之瑟貞觀之帖成王之鼎得一可豪當世大夫乃拔之如茅茹以集於一室昔人謂擁書作小諸侯若大夫之况直南面不易矣方當愉悅令公之召命勃然中夜止大夫奉詔所謂不俟駕而行至令公之崇閔官邸邸爲古后之宮長垣之外繚以曲水鳳闕雖朽棘腰可接入夜武士夾道戎裝整肅戒備之嚴實踰細柳國之元首體制應肅不然金吾遍城民似蟻行矧復竊國之盜旣侯萬戶庸虞國中柔懦之驚吾上公哉大夫恭肅隨使命入狀殊轂悚至南柵有軍服佩刀者迎問誰何使命者出召令示之曰令公召封邱大夫問談國政軍服者卽投鎗於屈戌關戶縱之入凡關十餘戶至令公寢所大夫僂僂以入令公

迎之狀甚敬。殷大夫喜，令公呼酒與飲。既畢，獻乃曰：昔宋祖訪趙普，中夜賚酒，定大計，終其身爲元輔，卿不負我，我亦何忍負卿。此萬世一時也。言時探袖出命令一紙以授大夫，大夫視之，則朱印爛然，殿署已名於紙末，疑駭交集，訥訥不能答。令公笑，顧左右曰：大夫醉且倦，好扶之歸。他室大夫豐頤巨準，天縱酒豪，斯夕曾飲幾何，乃便能醉。惟聞令公言醉則亦醉耳，已矣。左右奉令公命扶大夫入他室，人入戶闔，儼暫拘於此也。

大夫既入室，何嘗是醉。環走室中，私欣今夕得遂狡猾，不如是寧可免萬人唾罵。瞥見有一單置案上，在無聊賴之際，姑取而讀之，不讀則已，讀之殊爲難。蓋杵焉，瑟焉，帖焉，鼎焉，駢書於紙，竟無一漏者。其次則爲台臣糾已列，歎之原摺亦星棋羅布。大夫如夢初覺，惕惕如履春冰，默忖蹶蹶，可立待喟然歎曰：世寧有挾人以術神如令公者哉。面壁嗒然若達摩僧，有頃躍然曰：某其何以自處耶。且出行至戶際，振紐欲關，一人含笑入曰：令公知大夫醒，特雅不欲重驚大夫。命某來道意。言次探懷出適才命，令置於案隅，隨舉蠹單及台臣之摺於手曰：令公謹白大夫，骨肉斧鑕始於今夕，筆墨在此，願自擇大夫色變，長跪曰：某聞命矣。探印加朱署於尾，其人則焚單投燼於地，命以安車送大夫歸。星月皎潔，一車獨駛，頹然倚於中者大夫也。歸而自問曰：今夕余殆夢乎。

時則民治廢督之說方盛，集會之子方議擊登聞鼓，申民意，討巨憝，神奸罪。且涉首輔，昧且一紙書自天，下斥士氣，囂張橫議國本。漢宋不誅太學生，社稷以屋，苟不卽申斥，或解散繩法，寧非漢宋覆轍。羣士駭怒，詰署名而封邱大夫悚然，以疾聞國中，遂無復有言政治者。一夕，令公又燕大夫於私室，曰：人多言卿

對 邱 大 夫

四

圓。活。無。定。旨。惟。余。識。卿。願。卿。傳。講。天。下。吏。不。厭。貪。患。在。不。承。上。司。意。不。然。台。臣。糾。劾。奚。足。畏。耶。大。夫。聆。語。
身。顛。欲。躓。令。公。笑。曰。卿。其。又。醉。耶。大。夫。強。笑。退。而。作。詩。三。章。以。明。已。志。詩。附。錄。
滾。滾。橫。流。渡。死。生。芸。芸。芻。狗。孰。殤。彭。釜。中。豆。爲。燃。其。泣。轅。下。駒。偏。載。鶴。行。大。陸。風。雲。多。變。相。側。身。天。地。
總。關。情。一。杯。濁。酒。今。生。誤。節。晚。黃。花。帶。淚。傾。
不。意。霜。秋。作。檻。羊。擁。書。徒。慕。百。城。王。芭。蕉。半。死。心。猶。捲。隄。鳩。無。聲。艸。變。黃。朝。暮。耕。牛。傷。往。境。新。陳。恐。鬻。
愧。高。堂。何。年。得。洗。今。番。恨。午。夜。歸。車。事。肯。忘。

滑稽短篇 翁媪學校

(雙 熱)

哈哈諸君聽了這個名詞誰也不納罕呢。走遍東西兩半球。周遊五洲。萬國無論甚麼所在。幾曾見有這樣名稱的學校呢。若論學校的種類。有專門的。有普通的。有私立的。有公立的。有平民的。有貴族的。若論學校的階級。有幼稚園。有尋常小學。有高等小學。有中學。有大學。這個翁媪學校屬於那一種呢。列於那一級呢。這個學校到底是個甚麼路數呢。

當兵。有當兵的年限。被教育。也有被教育的年限。無論男的。女的。從幼稚時代到青年時代。這都是被教育的時代。過了這個時限。年紀漸漸老大了。不是被教育的人了。難不成蒼顏白髮的老頭子。老婆子。還要右支拐杖。左提書包。到學校裏邊拚死讀書去。那麼這個翁媪學校到底是個甚麼路數呢。看官們可。是莫名其妙嗎。不要慌。不要忙。請看左邊翁媪學校的建設緣起和翁媪學校的招生廣告。

『建設緣起』我中國自從歐化東漸。戊戌政變以來。學校的建設。漸漸星羅棋布。到如今學校的林林總總。差不多像阿房宮的。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國內的青年男女。被教育的也好多哩。那麼中國總算是個文明國了。爲甚麼外國人卻是口口聲聲說道。支那的人民。小半文明。大半野蠻。只好算他是個半開化國呢。這個因爲中國的學校教育。從頭至尾經過的時間。不過二三十年罷了。一來呢。教育不能夠普及。二來呢。四十開外的男女。完全不會被過教育。國內既然還有許多不會被過教育的。自然就有許多不開化的野蠻子。果不其然。中國還只開化得一半罷了。中國四萬萬人民。裏頭起碼有二萬萬人。不會被過教育。二萬萬人的裏頭。起碼有二千萬。蒼顏白髮的老頭子。老太婆。和二千萬。四十開外。半百將衰。

的半老頭子半老太婆這夥老頭子老太婆半老頭子半老太婆四面八方分處著一個一個家庭老眉老眼做他的家長這便糟透了子女要維新他們卻咬定牙關要守舊子女講開通他們卻死命抱定閉關主義子女要求自由解放他們卻一味專制壓力橫施要你扁不怕你不扁要你圓不怕你不圓要你如何不怕你不如何這不是糟透了麼現在一般青年男女往往拚着一條性命和他頑固的爺娘奮鬪不能夠解放不能夠自由無可如何只好自殺這不是很可憐的麼唉解放自由的幸福拿毅力來爭拿性命來博十有八九是不中用的根本的辦法惟有強迫全國的老頭子老婆子半老頭子半老婆子一齊入學校被教育別的不打緊最要緊的須把自由解放的真義天天當做金科玉律似的反覆講解使得他們頓開茅塞不消十年包管父頑母鬻變為翁媪通這是強迫教育最關緊要的一着可怪中國的教育家所有強迫教育的手段用得當專對於學齡兒童要施以強迫的手段這個可是緩不濟急呢某等有鑒於此所以籌備建設破天荒的翁媪學校這個翁媪學校是專誠對於一夥頑固的老頭子老婆子半老頭子半老婆子而施之以強迫的教育者也

『招生廣告』本校男女兼收凡年在四十六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都可以入校肄業所有簡章開列於左

(一)定名 本校專收老頭子老婆子半老頭子半老婆子為學生故定名為翁媪學校

(二)宗旨 本校實施強迫的教育使頑固專制的家翁家媪改頭換面伐毛洗髓具開通的思想順解放的潮流這是本校最終的目的

(三)程度 凡合於上述的年齡者即為合格程度的高低一概不論。

(四)科目 家政學家庭教育實施法自由原理解放原理社會交際學衛生學大意音樂概略舞蹈淺術柔軟體操切用的手工。

(五)學費 一概豁免在校膳宿者隨時依物價的實踐酌量取費窮得很的也一概豁免。

(六)畢業 修業滿三個月年限平均分數及格者給與畢業證書其高才生未滿修業年限而成績有特殊的進步者隨時給與畢業證書。

(七)報名 無論男女報名時須隨繳本身六寸全身照片一個 (這須臨時拍照遠年隔宿的照片一概無效)。

(八)校址 上海老垃圾橋。

(九)開校 民國萬年一月十五號。

這個廣告貼了出去只喜得一般青年男女豎跳一丈橫跳七尺只氣得一夥家翁家媪頭頸搖歪眼睛。噉出老頭子和老頭子老婆子和老頭子老婆子和老頭子一窠風的怪叫道。呸甚麼毛頭小夥子頑。這。個。把。戲。學。堂。學。堂。弄。得。少。年。男。女。都。學。壞。了。開。口。自。由。閉。口。解。放。女。子。放。脚。跑。街。男。子。剪。髮。易。服。變。做。了。不。三。不。四。的。東。洋。精。西。洋。怪。這。已。糟。透。了。現。在。更。不。得。了。辦。學。堂。竟。辦。到。我。們。老。年。人。的。身。上。來。了。罷。嗎。好。端。端。坐。在。家。裏。做。一。家。之。主。倒。不。寫。意。誰。願。意。到。牢。什。子。的。學。堂。裏。去。鬼。混。呢。難。道。還。要。我。們。學。時。髦。變。做。老。妖。精。麼。呸。世。界。真。要。反。了。四。十。六。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人。也。要。進。學。堂。時。可。不。是。新。鮮。笑。話。嗎。

不去不去死也不願意去招生招生着他招個畜生

話是這般說卻有一般窮極無聊乞丐式的翁媪約略聽得有這麼一個學堂招生有飯吃不要錢這一喜非同小可心想這一定是新式的養老堂哩那麼來得正好不去除非呆鳥因此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大家七拼八湊弄出一個拍照費來都去拍了一個六寸全身玉照拿在手中爭先恐後的紛紛滾滾都到老垃圾橋翁媪學校報名去學堂裏的辦事員遠瞧一瞧人近看一看照片眉頭一皺只得照單全收（照單全收是一句俗語）心下躊躇道這些乞丐式的翁媪不待強迫自己上門恐怕不見得是有志向學罷主意不過吃飯罷了看來都是些下愚肚子裏裝得飯腦子裏裝不得智識我們要開通翁媪應該注重於上流社會那麼上行下效事半功倍偏生上流社會的家翁家媪一個也不來報名對不起這個當真只好用強迫手段了於是擬具辦法呈請教育廳行文布告道爲出示布告事照得翁媪學校創辦人胡鬧胡說等擬具強迫招生辦法前來呈請本廳通飭各屬一體遵照辦理等因准此合亟發貼布告仰各家家屬一體知悉凡有家翁家媪年在四十六歲以上七十歲以下者得由各該子女媳婦開具各該翁媪姓名籍貫年歲暨三代脚色先行函送上海老垃圾橋翁媪學校俾該校得按圖索驥協同各圖保正駐在警察逐家逐戶強迫各該翁媪入校肄業（其有無男無女並無家屬之單翁獨媪入校與否聽其自由不在強迫之例）此項強迫教育所以開通翁媪化除頑固打消專制廓清各該子女各該媳婦自由行動的障礙然後得達解放的目的想各該子女媳婦爲自身幸福計爲解放前途計必能踴躍從事據實具報倘有隱匿不舉者是自甘生活於專制頑固的翁媪勢力圈中自誤實非淺鮮仰自布告

日起迅速舉報切切毋違特示年月日教育廳長顧妄言印」這個布告發貼以後一般男女青年益發眉飛色舞磨拳擦掌都密密地開具各該翁媪這項那項在本埠的親身傳送在外埠的掛號郵寄旬日之間舉報者不計其數虧得這個學校大而無外整備著廣廈千萬間不怕人滿呢

且說翁媪學校的強迫手段一時雷厲風行一般上流社會的家翁家媪也有口講指畫牢牢騷發乾火的也有先發制人恫嚇子女媳婦們道你們敢把我們舉報出去時我們便要你們的命也有不知不聞還在睡裏夢裏的說時遲那時快那個翁媪學校早派遣許多幹員督同正身地保帶齊差遣巡士來到一家一家忽地囊中捉鼈急得許多老頭子老婆子半老頭子半老婆子醜態百出號啕大哭的也有發急大罵的也有尋死覓活的也有叩頭哀求的也有希圖納賄買放的也有躲閃在柴間灰間坑棚竈堂以及牀底下門角落裏的也有嚇得呆如木雞頓口無言的也有裝病臥牀裝瘋睡地的也有那知都不中用俏皮不過翁媪學校的幹員說道病也不妨學校裏也有醫生也有病院你瘋也不怕校醫也治得瘋科醫院也住得瘋子你尋死也不妨自殺例不償命死了尸身也要拖入學堂裏去供醫生的解剖哩這麼一說弄得許多老頭子老婆子半老頭子半老婆子無法可使叫苦不迭一個個慌了手脚只得俯就範圍由地保巡士監押着喝叫各該翁媪的家屬替各該翁媪整齊書包收拾衣服然後逼勒着一夥翁媪鬚髮押解犯人一般一起押送到老垃圾橋學堂裏去了沿途經過照相館硬逼着一夥翁媪拿出錢來拍了照去一夥翁媪到了這個地步面面相覷恨得咬牙切齒心裏暗暗發狠道不肖兒女不賢媳婦竟敢做弄親長密地舉報往後回到家中教他們方纔知道我的手段

這夥翁媪押進學堂以後，只見裏邊的職員，都是很漂亮，很時髦，很風頭的少年男女，指揮一夥翁媪，分別進了預備室，把一個一個翁媪，渾身上下，察看一番，凡是裹著脚，拖著辮的可憐棒，喝當頭，著實受了一番訓斥，女的限在一個月內，先把兩只脚兒，完全解放，男的立地喚過許多薙髮匠，來一個服事一個，不管他是洋灰鼠式的，或是白狐皮式，豚尾兒，一起剪掉了，把頭髮一齊剪成了陸軍式，這夥老頭子，半老頭子，耳聽井剪一聲，眼兒，辮子落地，不免肉麻，心痛，淪出淚來，竟有失聲大叫，張辯帥，快來救命的，這夥仁翁先生，截辮剪髮之後，又被職員，監押著，左翁右媪，前長後短，分別排開，隨班習禮，鞠躬，咧注目，咧舉手，咧操演，了好多時，翁媪們，又好氣，又好笑，沒奈何，只得納著一肚子的悶，按住了心頭，無名火，勉強練習，終不免七個八強，七零八落，不成個樣兒，職員一面教，一面罵，氣得十翁九個牙，鬚豎，十媪九個嘴，巴尖，待到叫聲，少息時，許多出尖的老頭子，老婆子，卻已，頸痛，腰酸，腿蘇，脚軟，暗暗，賭神發咒，默誦，三聲太乙救苦天尊了，怎當得習禮多時，忽聽得鈴聲，好比招魂，蒂鐘，價響，又在牢什子的禮堂，召集全班翁媪，由校長，胡鬧，舍監，胡說，輪流，宣講，校規，一夥翁媪，聽了，只在肚裏，一疊連聲，叫苦，你道，那校規，如何，那入校，規約，云（甲）無論翁媪，入校後，便須戒除，一切不良的嗜好，絕對不許吸食鴉片，其有吸食鴉片者，由校醫，給與藥丸，限時斷癮，不幸因戒煙，而致病身死，本校認爲，天譴，任由家屬，領回棺殮，與本校無涉（乙）無論通學生，或寄宿生，不得托故，請假，遇有必要事故，不得已，而請假者，須由各該生之子女，或媳婦，將請假理由，繕函，蓋章，送由本校，舍監，核奪（丙）一經入校以後，凡遇假期，歸休，不得復以頑固，專制的故態，施之於子女，媳婦，倘有此等舉動，時各該子女，媳婦，可據情，伸訴於本校，管理人，而與各該當

事人以相當的懲戒(丁)一經入校以後無論在校出校一例須穿本校的制服至其貼身的四季衣衫暫取不干涉主義那課堂規則云(一)夏不得攜帶摺扇或蒲扇冬不得攜帶手爐或脚爐並不得攜帶拐杖上堂(二)坐不得支頤鼻不得垂涕不得偷嘴念佛不得倦打磕睡(三)凡在課堂須悉心聽受倘有裝聾做啞刁頑疲玩者罰其面壁立正(四)男女同坐一堂取其陽剛陰柔兩相調劑不許肉肉縮縮避甚麼嫌疑也不許牽牽惹惹感情逸出於正軌之外(五)每日課堂的整理例如抹桌子揩黑板掃地等役由男女各生共同操作輪流值班其有偷懶裝病者一經察出至少於休課時間處以一小時的拘留(六)除核准請假外不得無故曠課惟有急病發生時得由校醫之證明准其輟課尋常傷風咳嗽頭痛腰酸等纖芥之疾仍須照常上課違者於休課時間先後處以四小時的拘留那寢室規則云(一)晨六時起身夜八時半就寢九時息燈其有耳聾而且貪睡者須自置備鬧鐘一座俾可准時起身不至失曉(二)臥具冬夏皆尚白不得用雜色務各勤加浣濯其臥具清潔與否隨時由舍監察驗得被褥污穢或至發生白虱者記大過一次(三)室中不得置虎子等物夜入廁所時不得然燭以防失火可備電筒一個許在黑夜上坑時用代燈火(四)寒夜不得習用熏籠或湯婆子以免火燒水潑成切膚的火災或水災(五)枕邊不得安放小痰盂及一切酸甜零星食物一則免與炭酸瓦斯接近一則杜絕其平日的饑餓性(六)就寢後不得胡思亂想致發生夢魘夢遺等事(七)同舍生就寢後男生不得互談嫖經賭經女生不得互談媳婦短處及神佛等等之迷信話亦不得意見爭執互相拌嘴那膳堂規則云(一)在膳堂進食者分別有齒無齒排定座位不得厯亂就坐(二)凡有吃長齋或短頭素者入校後一例開

董不許保存迷信私行吃素(三)每日三餐有齒班晨吃泡粥午晚二餐吃硬飯無齒班晨吃稀粥午晚二餐吃爛飯(四)無齒班以咀嚼困難的關係不得不以豆腐乳腐小蝦燉蟹等物爲必要的食品不得食久生厭合羣要挾開口腹主義的風潮(五)進食時間不許俄延耽閣亂嚼舌根不許淋漓盡致濃拖鼻涕(六)飯不許淘茶菜不許露底不許乘廚房不備揭鍋偷吃鍋飽(卽焦飯也)那自修室規則云每日晚五時至六時夜七時至八時爲自修時間一日的功課統在這兩個時間溫習純熟其純熟與否次日由各教員實地試驗之(一)自脩時間不得偷看佛經或閒書(二)自修時間不得攢頭聚首秘密談天(三)誦習時儀容一如課堂不許顛頭播腦搖頭擺耳摸腳撚鬚抓耳爬顯備諸醜態(四)自修時間不得袖藏糖果有嚼沒嚼

怪可憐的一夥翁媪五官四體被一條一條的規則束縛住了好不苦惱便有幾個老壞坯子秘密商量道我們偏要接二連三的犯規甚麼小過大過記不勝記不怕他不把我們開除了學額我們可是巴不得一天開除了那麼正中下懷又好回到家中張掛家主翁家主媪的老招牌了一夥翁媪聽了這個議論一想果然不錯若要安安穩穩賺出牢獄式的校門只除非這條妙計於是大家故意七個八強犯起規來弄得管理人員懲戒無效記過也無效一般翁媪暗暗歡喜這事有七分光了早晚快要貼出開除條子來了那知偏偏不然原來翁媪學校不比尋常並無開除條例這個學校對付劣生的方法第一步是懲戒甚麼面壁立正咧若干時間的拘留咧都是懲戒上的手續第二步是記過懲戒無效時記一個小過連記五個小過併成一個大過大過滿了三個照普通學堂裏規矩自然就要開除了翁媪學校則

非也。非也。既然要實施強迫的教育，自然不便開除，所以男女老生，或有大過記滿三個者，並不把他開除。卻另有一個俏皮的辦法，叫做留級記滿大過三個，修學延長一年。這麼一來，一夥男女老生，只得伸伸舌頭，一籌莫展。起初妄想開除大家，拚命犯規，往後害怕那修學時期延長一年，大家翻悔不迭，顛倒兢兢，小心循規蹈矩，希望將功折罪，能准期畢業也罷了。

這個翁媪學校實行開課以後，在下曾經過去參觀了一次。那時開課不過一個多月，一夥翁媪正在妄想開除拚命犯規的時候，只見那揭示處雪片也似的條告貼得滿了子細，走近幾步，一條一條往下看時，其一道女生某當眾吃素，深夜念佛，迷信太深，實堪痛恨，應記大過一次。其二道男生某年已六五，猶如小兒，竟於上操之時遺尿滿袴，事前並不聲明，事後尙欲抵賴，顯係惡出，矢撒爛污之所為，應記小過二次。其三道女生某身懷電筒，袖藏珍珠塔、雙珠鳳等書，在夜間低低偷唱，該生年已五八，其舊式閨門的惡習，猶然未改，應記大過一次。其四道女生某假裝六寸圓膚，暗束凌波三寸，每遇上操，歷次規避不到，而遇假期出校，依然抹粉塗脂，嫵娜作折腰步，老過徐娘，何得復爾。除嚴予懲戒外，應記大過一次。其五道男生某寢室私藏臭黃煙桿，於夜間擦火吸食，臭聞鄰室，衣有烙痕，規則高懸，何得故犯。姑念初犯，從寬記過一次。其六道女生某連夜夢魘，大呼小叫，致同舍生嚴王氏受驚致病，寒熱交加，實屬可惡之至。應記小過二次。其七道男生某年屆古稀，性情浮躁，屢次犯規，連番記過，依然老氣橫秋，不知悔改，非有嚴格的處分，無以戒除其冥頑不靈。老脾氣應延長其修學年限一年。其八道男生某笨如牛，習阿拉伯十個數字，已一禮拜尙不能識，這也該按三天過之例，延長其修學年限一年。其九道女生某不服

舍監的訓練竟敢出言不遜罵師長曰浮尸殺千刀除嚴重懲戒外應記大過二次其十道女生某告發同舍生某偷其針線經已吊贓屬實供認不諱應記大過一次其十一道女生某腿套膝褲頭扎兜頭布奇形怪狀有如江湖縫裙婦應記小過一次以後再犯當與以嚴格的處分其十二道男生某囚首垢面蟻虱滿身實犯本校寢室規則第二條之規定應記大過一次

說也奇怪教育這件事真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一夥老頭子老太婆半老頭子半老太婆入校不過一年性質居然改變鬚髯都在紅腳盆裏打了十七八個翻身把渾身腐氣洗刷得乾乾淨淨一般翁媪學生沒男沒女腳上都穿了大英皮鞋鼻上都架了托力克鏡或是克羅司鏡一天這個翁媪學校居然也開起游藝會來在下料想翁媪遊藝必然大有可觀不去看時便是自己放棄了眼福好在和校長胡鬧會監胡說已有一面之交承他送我一張入場券我自然興興頭頭入場去了入得場時恰纔開會一夥老太婆老頭子半老太婆半老頭子正在那裏拉開毛竹式的喉嚨高唱歡迎來賓歌那個踏風琴的是個女生年紀約莫四十六七歲仔細一看此人非別原來正是我的乾娘再仔細聽那歌聲時倒好似八音齊奏都只爲一夥老頭子老太婆有的沒了牙齒咬不清字音有的牙齒豁了漏了風字音也就七聽八聽分辨不清還有一夥半老頭子半老太婆中間居然有徐娘式的媪生周郎式的翁生不免扭緊喉嚨裝得聲音怪俏諸等歌聲打成一片可是好聽得很了至於一樁一樁游藝的節目一時也說不了就中要算『彎背體操』『拄杖賽跑』『國技壽星拳』『舞蹈王母獻蟠桃』四項特別出色妙不可言最後還有餘興益發好到一百二十分甚麼『翁媪雙簧』咧甚麼『翁媪問答』咧甚麼『翁媪對山歌』咧

甚麼「翁媪大跳舞」咧。委實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可憐在下兩隻手兒，只管拍掌，拍得發出電來，帶累同座的來賓一齊觸電，渾身上下肉麻得甚麼似的。我兩個手從此拍傷了，到如今還覺得兩個掌心有些熱辣辣的痛呢。這且按下不表。單表該校一夥老頭子、老太婆、半老頭子、半老太婆，入校一年以後，便一步一步學起時髦來。我那乾娘他本是反對學堂的一名健將，平日裏偶然看見了學生式的少年男女，他總是披嘴、噏舌待那學生式的那人走開一步時，他便指指點點，罵起東洋精、西洋怪來了。如今這位乾娘被了翁媪學校的強迫教育，漸漸的搖身一變，兩變三變，自己也成就變成不東不西、不中不外的半老妖精了。入學校的第二年，他在學校裏頭竟發起了一個婆子剪髮會，勸導同校許多老太婆、半老太婆一齊入會剪髮，不免有許多文明不透的，不很願意。他便要求校長、舍監幫他的忙，強迫全體女生入會。這個會便就成立了。他便登臺宣布宗旨道：「我們要求精神上的解放，先要求形式上的解放。若是單把腳兒放了，這不過半身的解放罷了。你們試想我們這一頭的殘髮，天天把他結束盤旋，又是浪費時間，又是沾惹油膩，有何好處？我所以發起這個婆子剪髮會，無論你髮長髮短，髮疏髮密，髮黑髮白，一概把來剪掉了，豈不清脫乾淨？這是形式上解放的一個緊要手續。下身放了，腳上身剪了，髮那麼渾身上下可算得完全解放了。這麼一來，見得我們解放的程度突然超過了女兒媳婦。可知做我們的女兒或是媳婦的剪髮，尚居少數。我們這麼一來，一來可以做女兒媳婦，先導；二來可以做全國女同胞的表率，願我同校的姊妹們決心剪髮，不要觀望。纔是於是翁媪學校全體女生，不管他是老婆子或是半老婆子，一半由發起人的勸導，一半由贊助人的強迫，大家把學校當做空門，與尼姑共同削髮形

式上的解放可算達於極點了。都知不然那知尚未。內中有一個平素最頑固的老婆子他忽然發表極端解放的奇論道我們腳是放了。髮是剪了。然而形式上的解放還算不得徹頭徹尾呢。大家聽了不免怔了一怔。動問理由。他便拍著胸膛道我們對於胸前這兩個肉袋子還把抹胸拘束束做甚。可知這兩個肉袋子一向束縛得苦了他如今趁着解放的潮流也要力求解放呢。大家笑了一陣。想了一回。端的不錯。便又發起了一個婆子放奶會。都把抹胸解除了。廢物利用拿來改做手帕子。

至於翁媪一夥。老頭子被一夥老婆子感化了。便也開了一個老頭子拔鬚會。當經發起人說明理由道。同學老姊妹留了頭髮嫌他討厭。剪了頭髮號稱解放。那麼我們的一嘴胡鬚也是一樁討厭的東西。自然也應該一起除掉。了一來乾淨光滑。二來返老還童。只是斬草務要除根。剪鬚不能斷種。所以非一根一根連根拔了不行。我們沒了胡鬚。既然可以表示極端的形式。解放又可以討老婆的歡喜。可是非但於觀瞻上很有關係。兼且於愛情上很有關係呢。

話休絮煩。且說翁媪學校許多老頭子。老太婆。半老頭子。半老太婆。被了文明的教育。具了解放的見解。後來直弄得一舉一動。都把解放兩字做個稱心遂意的幌子。衝鋒打仗的先鋒。鏢翁寡媪兩兩求婚。這算甚麼呢。這是解放老頭子。半老頭子。高唱獨身主義。老太婆。半老太婆。高唱離婚主義。這算甚麼呢。這也是解放。還有一般翁媪主。張廢除夫妻名義。改行公夫制。公妻制。這算甚麼呢。這也是解放。看官們。且莫好笑。且莫怪在下。瞎三話四。且請看官們吃些長生不老的丸散膏丹。一直活到民國萬年。

個。上。說。不。定。解。放。潮。流。的。變。本。加。厲。一。般。東。洋。精。西。洋。妖。的。男。女。要。解。放。到。這。步。田。地。呢。到。那。時。或。者。真。

● 紙帳銅瓶室剩墨

(逸 梅)

同學友范子烟橋善治小說家言。而詩亦清新。予索得其近作數首。以入剩墨。明故宮瓦云。八千里路功成去。五百年來日未暝。留得故宮顏色在。秦准碧與蔣山青。秀芳表妹以詩囑改定。題一絕歸之云。外家文物飄零久。幸有機雲一主持。君更清才稱不櫛。畫簾飛絮好論詩。午夢云碧螺。茶熟夢初回。簾底輕盈笑語來。彷彿九天瓊玖落。一爐香剩半爐灰。題悼秋茶蘼春去詞云。眎我茶蘼春去詞。靈芬而後舍君誰。龍門聲價詞宗定。游夏何能贊一辭。寄澧蘭云。春色年來多蕭索。不關情性只關年。欲刪綺語歸平淡。恐使此心遁入禪。

清季軼聞

官盜

(少芹)

余性好奇。間嘗最喜與人譚遺聞軼事。凡有所得。則必剪僕印以巔末。或述者語焉弗詳。余不憚再四。闢之。畢其詞。務窮原委。而始止。彼即怪余以瑣屑。弗計也。一日。友人告余。竹山縣(屬湖北鄖陽府)令為盜一事。其技術神妙。與行蹤詭秘。縱有歐洲著名大偵探家。亦未由窺其底蘊。蓋該令乃一盜魁也。卒之敗露。於十餘齡頑童之手。斯亦奇矣。雖茲事距今約三十年。似無可紀之必要。然與近頃官其貌而盜其行者。絕相類。以故余述友人之所述。為閱者諸君資談助焉。

竹山位鄂省邊境。與豫陝兩省接壤。其地民風強悍。且多盜。白晝行劫鄉鎮。習以為常。即城廂內外。亦間有弗免者。事主訴於官。官必捕盜。無所獲。事主則呈控省吏。請科以治盜不力。咎有所獲。又結怨於盜。釀成殺官。劫獄。巨變。坐是之故。則凡聽鼓鄂垣者。咸視宰斯邑為畏途。脫奉委命。必多方夤緣。謀他調。或稱偽病。弗往。寧觸上峯。怒亦所不計。時鄂督為南皮張公。夙以整肅官方。勤求民隱。自負聞竹山盜勢披猖。怒甚。畀縣令以兵權。遇盜匪。得便宜剿殺。派周家穀率兵五百。往承斯乏。周家穀者。晉人也。曾以能吏。稱為南皮所契賞。迨受命蒞是地。治盜果不遺餘力。盜脚之刺骨。乃出其搶劫所得之巨資。倩媒介與軍士。溝通聲氣。周部利其金。諾之。由是陽為周役。而陰為盜助。而周弗知也。一夕。城東某巨戶為盜掠。周聞耗。率隊往。見羣盜各飽載纍纍物。將遠颺。周叱軍士兜擒之。眾不得已。噉然應。甫合圍。盜黨與軍士作手語。眾偽為懼狀。反身任盜逸。周知有異。立手刃數人。喏曰。爾曹敢縱盜耶。亦盜類也。殺無赦。眾以周燭己隱。料必科以通盜罪。乃倒戈相向。盜亦助之。竟欲得周而甘心。周幸有衛士數四。擁之奔出北門。雖倖以身。

兔而兵與匪合致偌大竹山縣已成一劫掠世界矣。周星夜馳赴省垣告變。南皮聞警派重兵往剿。顧此類鳥合之衆。聞大兵至。咸各鳥獸散。南皮乃另以他員宰是邑。更增兵與偕。顧若輩去來無定。聚爲盜而散爲民。竟無術以殺其勢而爲之宰者。或逃或被戕。習爲通例。至居民身受痛苦。更無論矣。南皮迺思得一策。一日召集所屬入署。詢曰。有願膺竹山篆而能治盜。且清其源者。當予不次賞。諸員聆是語。咸相顧不敢語。薦一人挺身出力任其可。衆視其人。乃甫經到省候補縣名邱大坤也。南皮見邱狀態獐惡。氣象剛猛。異之。因霽色溫語命之坐。叩以治盜策。邱曰。某此際殊無成見。惟俟蒞其地。相機變施。以相當對付之手段。公苟予某以寸柄。某自惟菲材。必不至負所委託耳。南皮壯其言。命之。尅日赴任。邱視事後。召土著至。詢以盜之踪跡所在。將驛騎入其穴。衆阻之。弗聽。毅然行。竟日未返。衆意其爲盜所殺也。惴惴然懼。至次晨。邱欣欣然返。邀商民來自述。詣盜窟。晤其魁勸以改行。彼初猶倔強。嗣以肫摯語正告之。彼始幡然知悔。謂誓弗再擾吾境。今而後爾。曹可高枕無憂矣。衆不之信。姑漫應之。及久。果無他異。咸頌邱之德。於弗置。先是邑境數患盜。凡富商巨戶。因不堪其擾。悉遷徙他適。比邱宰斯邑。萑苻絕跡。皆漸次返。復理舊業。其繁盛較昔尤甚。而他縣之人民亦相率來此卜居。願託仁人之宇。其原因蓋以此類盜匪自受邱指導後。悉數竄入鄰境。殺人越貨。擄掠行劫。亦如疇昔之故智。是以各處居民咸以竹邑爲樂土也。邑中紳耆謂邱爲萬家生佛。表其功於省吏。省吏以卓異保升爲在任候補府。酬邱庸。邱既受寵命。益勤所事。期無忝厥職。更恐境內仍有盜黨潛踪。嘗率其親信健卒三五輩。四出巡緝。恒數日不歸。歸必囊人首數級以示於衆。謂某村某鎮有伏莽之徒。爲其所獲而斬決者。久之政聲大著。顧邱之管轄地雖無匪黨。

踪跡而附近之鄰屬盜賊則彌多居民幾致雞犬弗寧各縣紳衿赴省上書請以邱爲三府清匪總辦大吏徇所請未數月邱竟一躍而爲施鶴鄖兵備道且領清盜兼差矣道署蓋設鄖陽府也

當邱移駐鄖陽時竹山士民以土著及客籍居於是地者甚夥而素封之家殷實之肆尤佔多數誠恐此保障遠去設再邀盜匪之下顧則闔邑將無噍類因聯袂攀轅挽駕詞極懇摯甚有泣下者邱亦爲之動容乃婉言以謝曰吾旣任清匪重務不時巡察各縣此間爲吾舊游地烏忍愒然置之度外當月必一至與諸父老昆弟把晤盜黨畏吾甚度不敢來犯縱有他變爾曹以電告吾吾聞耗卽至矣衆知不可留乃已邱瀕行又遣健卒百餘人留守焉居無何一夕忽報盜衆至繼邱任之吳令率隊登城視之見此衆約數百悉以彩色塗面狀極猙獰各執械薄城亟揮隊抵禦而賊衆我寡勢弗能敵正相持間時衆盜中突有一偉丈夫出狀尤勇鷲似爲匪也魁者叱其從昇巨石轟門竟奪關入吳令偕衛士棄城遁盜乃大肆搜刮已而又火其廬舍去燦爛城市頓爲坵墟矣事後居民調查損失爲數不貲迺電達邱告警數日邱始至觀是慘狀詫曰若輩敢爲此耶吾行有以懲之於是檄鄖陽大軍至除分駐城廂內外又遣偵查隊四出搜索方擾攘未已而他縣患盜之警報又至矣邱卽率所部去分其半數軍士駐竹邑以備不虞邱去後竹邑紳耆乃開一談話會招集士民提議善後事宜並擬赴省請願要疆吏飭邱移駐是聞俾保全境安寧衆皆表示同意時適有張紳列席衆推之屬稿張欣然諾舒紙捉筆構思良苦其給役之儻竟排衆出謂張曰主人果胡爲者曰將上書籲省憲令邱總辦來守斯土耳問守茲土何爲張意似不懌惜曰將以弭盜也孺子何知焉僮笑曰主人以邱總辦爲能治盜者乎以小人觀之渠卽盜也斯語甫出衆

士紳咸嗤之以鼻。更乾笑以眼角窺張之面。意謂何物奴僕。竟敢於大庭廣衆中出茲妄語。未免貽譏大雅也。張紳解衆旨。報僮以白眼。譙讓倍至。僮略無懼意。譁辯不已。張愈怒。對衆扑僮。以謝僮躡。踊且泣。且言曰。邱爲盜主人。則尊重之。吾謂邱爲盜主人。則鞭笞之。世間寧有公理耶。衆聆茲語。意爲之動。因爲僮緩頰。且曰。渠所言。既若此。度必有以窺其微。姑令竟其詞。脫無佐證。再嚴懲之。未爲晚。張曰。可。叱令僮言。僮曰。曩昔之夜。彼率黨而昇石轟城者。公等見之否。衆答以未。適有一紳應之曰。吾曾親之。悉汝言。將何所指。僮曰。彼盜魁之狀態。君能記憶而彷彿之乎。曰。彼人體極魁梧。惟面目傅以色彩。獐乃如鬼。一時殊難猝辨。然則若殆識其人乎。僮曰。吾匪惟識之。且稔其姓氏。衆詢爲誰。僮笑曰。卽公等所夕頌禱之邱。總辦也。衆相與貽愕。僮又曰。吾固知公等必不信吾言也。今若此。吾必得其充分證據。爾時再來。析公疑團。吾請從此逝。寬以時日。行有所報。言已。貿然去。張呼之弗應。遣他僕追之。返僮已弗知所往。

著者曰。吾於此。且敘僮之概略矣。僮豫人名阿毛。幼時豫境苦旱。曾隨其父乞食來鄂。竊竹山。弗去。父無力贖子。因售阿毛。藉輕負擔。張紳以二十千錢市之。歸奴畜之。毛性穎悟。且善解。主人意張愛之。甚待遇。逾於他僕。及長。機警過人。且有膽識。更喜習武術。數與里中游蕩子。跳擲搏擊。爲樂。咸非其匹。張屢誡之。弗悛也。前夕盜匪攻城。阿毛偕衆登陴。瞭望彼日光銳利。見其魁聲容態度。似爲素諗。因益注意。再四審視。知確爲邱總辦。乃秘而弗宣。今茲對衆發邱覆。更從事偵探。冀得最後之鐵證。以塞衆口耳。阿毛夫竹山。行數日。抵豫境。賣拳術於市。觀者如堵。羣歎其藝之精。演畢。有兩健兒。就而與語。叩以姓氏。毛僞語告之一健兒。以言。詁之曰。子旣具此絕技。苟投身行伍。博功名。如反手。胡必藉賣藝而餬口哉。徒自苦耳。毛

察兩健兒狀。知爲綠林豪客。乃歎。以無術進身。爲對健兒曰。子苟有志。吾儕當爲子介紹之。毛詢爲誰。健兒欲言而止者。再已而曰。是非傾談地。因邀毛飲於肆。各吐積愆。意相得。毛伸前議。健兒曰。吾將介子於裘寨。主處彼。正羅致才能之士。果觀子藝。立予青睞也。毛喜而諾之。飲輟。相與偕行。約夜午至矣。甲第連雲。類顯者居。健兒導毛入一室。出紙筆。令自書姓名。年齡籍貫職業。訖。携之去。良久復出。率毛進道徑。曲折移時。始達一巨廳。磴石齒齒。然拾級上。健兒嗾毛長跽於地。毛微睨之。見廳事上約數十餘衆。悉雁行立中。一偉丈夫踞案高坐。乃邱大坤也。自幸此行誠不虛矣。邱略詢數語。命之奏技。毛諾而下。逞使好身手。輕縱如飛。燕邱大加激賞。顧左右曰。是兒誠不弱。苟竭誠歸。吾足爲吾指臂。助衆。閔應之。邱使毛立案側。與語。毛應對稱旨。邱曰。爾姑供吾驅使。俟有尺寸功。當再擢升也。毛伏地叩謝而退。當邱詢毛時。毛瞥觀案上。置白玉盃一。乃主人張紳物。陰念他日欲堅吾主人及衆紳信者。是盃卽其證也。毛初伺邱尙未得其信任。乃出其狡展手段。事事體會。邱意因得。邱歡心更與其從。趨承恐後。從亦樂與之近。一夕邱召其從。開秘密會議。籌商夥劫郭家鎮計劃。郭家鎮襄陽屬之巨村也。議旣決。乃草檄各處領目。俾剋期待發。使毛任賈送役。毛乘是隙。盜其主人白玉盃。遁返竹山。

張紳見阿毛歸。叱問安往。毛曰。僕已知盜魁之所在矣。言已出。白玉盃於案。張把玩。再四曰。是物曩爲盜劫去者。奚爲若所得。毛曰。吾自邱總辦案頭携歸也。張疑信參半。毛更出邱之草檄示張。且曰。是一紙字跡。非總辦手筆耶。張審視半响。詫曰。噫。渠竟官而盜者。殊出吾意料外。茲爲若探得真相。孺子之技神矣。因叩之。故毛具以告。張曰。然則將若何治之。毛曰。主人招邑中三數穩健士紳。開密切談判。吾自有良策。

張如所請及衆至張述毛所遇咸噴噴稱異因叩其計毛與衆耳語移時皆擊節稱善明日發兩電一致省吏陳巖末並請派兵潛來爲助一致鄖陽道署僞言大憲有使命至將昇邱以高位時邱正移衆屬集郭家鎮靜候黨徒來進行所事幕友信以爲實乃遣人轉賈邱邱卽由郭家鎮詣竹邑卽此輾轉而省吏所派之重兵已先一日至矣士紳見邱惠臨相與置酒藉盡洗塵及慶祝榮升之意更僕把盞狀極殷勤邱亦傲岸自得狂飲過量不覺醺然沈醉衆縛而執之及醒已在狂狴中矣始知受給則已追悔莫及俄役隸挾邱至公庭縣令南面坐衆紳居旁聽席詰以爲盜事邱堅不承認宰召阿毛上質之更出其手製之草檄及白玉盃爲證邱遂直供不諱蓋邱向爲盜魁以欲嘗宦途風味故納粟入官及權竹山篆彼遂改變方針陽爲官而陰爲盜以一身兼官盜兩途故得以唯所欲爲也

是案既表裏明晰縣令卽據情電陳省吏省吏以邱之黨羽綦重茲渠魁被逮難保不發生劫獄奇變因電令卽時正法更遣兵分駐各屬自是盜風稍稍戢矣竹邑紳民嘉阿毛破盜有功舍釀巨資爲贈外亦呈請大憲賞給守備職銜更錫以千金酬其勞毛受金而辭其職挾資歸里娶婦置產面團團作阿家翁矣後卒爲邱黨所殺年僅十有六云

天憺生曰邱大坤藉官而行盜之事奇矣然細思之今茲官而盜盜而官者幾於到處皆是何邱大坤之多也阿毛以一髻齡童子卒能冒險身入盜穴破獲此案誰謂吾國人無偵探智術哉然得千金之賞資卽娶婦置產畢竟爲中國人性質也悲夫

時事 苦雨淒風

(賊 菌)

赤日當午。炎威逼人。斯時春申江上。洋場十里中。豪富之商人。退職之官僚。方挾其豔妾妖姬。開電氣風扇。割恰密瓜。飲荷蘭水。猶苦煩熱。則乘摩託車。至半淞園以消夏。或乘滬杭車往西湖以避暑。食則白色大菜。衣則蟬翼紗。尚以為未盡人世之幸福。庸詎知同一中華國土。同一中華國民。有悲愁苦痛。非余之筆墨所能形容者在乎。

燕以南久旱。不雨。農人麥秋所獲。十不得二三。所種菽豆。秣稊之屬。又將成枯槁。而天公肆虐。炎烈日偏較。狂風。沈淫。其酷虐之威。若欲以天地為爐。並蚩蚩之民一爐而烤之。使其靈魂早歸天國。免受刀兵饑饉之厄也。有地曰高碑店。高碑店之東南十里。而遙吳村在焉。烟火數十家。皆耕田鑿井之流。其間有昔為讀書種子。而今則荷鋤戴笠作催耕叱犢之老農者。一人厥姓為吳。名曰立言。字則慎之也。堂上萱花已歷七十寒暑。慎之在清季。曾食廩餼。鼎革後。棄詩書。而乘耒耜。夙有孝行。鄉里中以孝稱。其子弟者無不命其以吳先生為法。妻氏張。亦世家之淑女。生子女各一女。鳳珠年甫及笄。子幼。方在襁褓中。慎之結茅為室。躬耕奉母。暇則為其女講女孝經。列女傳。諸書。鳳珠雖非不櫛進士而聰慧過人。所受書輒通大義。裁縫鍼綫。更得其阿母之傳。慎之夫婦固視同掌上珠。而龍鍾老母之愛其女孫。更不啻為第二生命矣。

庚申夏旱。吳母苦熱。鳳珠侍祖母。側執蒲扇。手不停揮。母曰。北地三十年無此亢熱矣。爾衣已濕。盍稍休息。以團團之蒲扇。驅炎之暑氣。吾體雖適。爾腕太勞矣。鳳珠曰。諾。既而日麥粥已涼。祖母盍啜少許。勿

苦雨淒風

枵腹而受暑熱孫女將唱天雨花數頁為祖母消食也祖母願聞之乎吳母領首微笑鳳珠取匙調粥並刺鹹雞蛋一枚切為小塊作祖母之下粥物北地鄉村間在此暑令中得此以供甘旨已不啻珍饈異味鳳珠執書在手吐其圓朗之音高下抑揚頗合書中悲歡離合之神理吳母不覺一盃麥粥啜食已盡第猶舉盃而啜若不自知其口舌間未曾啜得麥粥也鳳珠見之置卷几上勸祖母加餐吳母曰吾腹已飽爾可食視碟中鹹鷄蛋並未稍食昔人以漢書下酒鳳珠之鶯聲嚶嚶蓋亦作吳母之下粥品矣取水盥巾俟祖母洗面後乃代揩其背上之汗更將鹹雞蛋收入籠中留以佐父餐而與母同食粗糲食已洗食具後復唱天雨花以悅其祖母亦可謂舊式家庭中之一好女子也

慎之自外歸倉皇無人色汗潄潄下執鋤在手喘急不能作一語鳳珠駭甚曰父病耶慎之搖首鳳珠急取巾為乃父拭汗移檯至父後俾父坐稍息而代取手中之鋤置戶外鳳珠之母取溫水一杯使慎之飲之有頃始言曰事急矣如之何吾適自田間歸經大道上見扶老攜幼南奔者絡繹不絕詢一相識者知循皖軍決裂此地距兵爭之重要地點不遠恐槍林彈雨行將毀吾廬為瓦礫場也母老子幼將安所避難之何哉鳳珠母女聞言身瑟瑟作抖雖在盛熱之時乃同寒慄吳母呼慎之而問曰何戰事之速而前者絕未聞消息也慎之曰母直皖兩系之分裂久已喧傳惟報紙記載皆謂有強有力之武人調停其間或可不致破裂前所以未言於家庭者恐重貽母憂也今皖軍已佈置軍事於高碑店開戰在旦夕矣母曰爾速駕車命李三送吾媳及孫兒女於新城往依汝岳父家渠處地方偏僻或可避兵余老矣平時尙扶掖需人逃亦無益毋憂及老身余在此間除流彈洞胸死亦天命此外雖戰敗之軍人擄掠之兵士入

吾室亦無害也。張氏曰：舍吾姑而抱子，以去世將謂媳爲何？如人留則同，留去則同，去雖刃加，媳頸亦不。舍吾姑而求活也。吳母怒，唾之曰：斯爲何時，尙能執滯如斯耶？吳家僅此一塊肉，汝欲絕吳氏香火之祀。耶爾不去，余先死矣。慎之曰：母母然留兒一人守此茅屋，母與媳及孫兒女同往新城，勿受烽火驚也。老母怒起而欲以頭向壁撞去，甫起而先蹶口喃喃語曰：余欲倖存爾等，速余死也。鳳珠俯而疾抱其祖母，坐椅上，謂其母曰：聽兒一言，今日之事危急存亡，若火之迫於眉睫，新城途遙，祖母不能勝車馳之苦，母速與弟先至外祖家，兒與父同守此間。祖母眠食有兒在側，可以無慮矣。時李三亦倉皇自外歸，曰：危矣。此間將作戰場矣。汽車北來，惟載戰士，已聞戰馬嘶鳴，村人皆紛然逃矣。主人猶未知耶，慎之無奈，命李三駕車，謂其妻曰：今日惟有從母言，爾與兒速去，苟不幸，竟罹刀兵之厄，呱呱者在，有母可以撫育成人，否則同死亦無益也。張氏聞言，淚擦擦墮，取衣物抱兒拜母，登車去。鳳珠含淚謂母曰：母勿憂，兒必有以自全也。言時雖強自忍淚而淚已如斷綫之珠，但備李三頭已頰，白執鞭在手，御驢車向東南行，倏已不見鳳珠，灑淚而歸，緊關其戶。

鳳珠既入室，乃蓬其首，撒以沙泥，取竈中煤灰少許，加泥和水塗染面部，並頸及兩手，亦並塗之。易著粗垢之衣，褲攬鏡自照，化妝之巧，判若兩人。幾不自識，復至室後小院中，移其倚牆之積薪，碌碌及兩小時而畢。事乃取瓦壺置茶竈上，燃薪烹茶，煮畢取杯酌之，以奉祖母。時慎之侍母側，母年事既高，又觸暑熱，受驚懼而母遂病矣。臥牀上，不作一語，進以茶，俯而飲之，撫其額，有微熱。鳳珠謂其父曰：祖母病矣，盍請東鄰王伯來一診脈象乎？慎之蹙頰而出，旋即歸來，曰：王家門上已鐵鎖守門，想亦避兵出走矣。鳳珠無

語已而曰。父尙未進午餐。祖母側自有兒在廚中。麥粥父其略啜。少許。祖母已病。父不可再因饑餓而觸暑熱。慎之斯時。雖上憂老母之抱病。下念妻子之逃命。食不下咽。然女言若是。亦不得不強食些須矣。是夕天氣奇熱。夜間雖未有戰事。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亦虛驚數起。鳳珠侍祖母側。吳母夜間身亢熱。飲茶十餘次。寤不成寐。次日聞槍聲斷續。砲火隆隆。村人無敢啓門者。實則非直皖軍之交綏。而皖軍之自相誤會也。皖軍雖自相混戰而已。有少數軍士乘戰而逃。因之在附近之村莊。逞其劫掠。姦淫之獸。欲素稱久練之勁旅。其紀律戰略如此。而欲逞武力以壓爛中國。亦太夢夢矣。逃兵至吳村者。不過數人。雖不敢大肆搶劫。亦各自擇肥搜索。時吳氏柴門緊閉。一兵衝戶入。其勇氣勃勃。非身臨戰場時可比。既入室。見龍鍾老婦臥病在牀。傾筐倒篋。絕無黃白物。瞥見牀下有人牽之出。則一四十許之文弱鄉農也。以刺刀擬其面。令獻出金銀。憤之稽首者。再白其無有。逃兵怒。以繩反縛其手足。置於地。蹴之以足。令逃時藏之所。慎之實無藏錐。惟涕泣哀告而已。逃兵搜索兩屋。僅得銅圓百數十枚。復入室。後見院中積草不類。奮堆翻草。得鳳珠。視之。雖形容污穢。而鬚眉在骨。摩挲其胸際。頓生淫興。強褫其裳。鳳珠曰。用強死且弗從。吾祖母病。今日尙未進食。將軍遠來。想亦腹餓。盍俟妾晚炊共進一餐。旣療祖母之飢。亦免白晝間增妾羞也。日光已上。屋簷稍待。須臾。何妨。逃兵聞言。笑曰。汝言亦佳。吾亦不患爾。插翅飛去。鳳珠乃滌釜燃薪。俟水沸。然後糝以麥粉。逃兵監察其旁。諱澆無所不至。鳳珠面赤羞愧。無地。然亦不敢固拒。強報以笑而已。廚室狹小。炊時甚熱。逃兵解軍衣。脫皮靴。斜倚庭中。以納涼。鳳珠急取木桶滿盛麥粥。捧之。過逃軍前。瘳以粥桶覆其首。逃軍痛急而跳。愈跳而麥粥乃燙。遍其腹背。兩手欲脫。其桶亦被燙痛。不可忍。

鳳珠覆粥桶後已疾行取其置於屋中之快鎗在手鎗上裝有刺刀兩手並握咬牙猛刺已洞其胸迨拔出時逃兵已倒血濺滿面鳳珠亦驚駭倒地逾時始甦已明月照庭中矣

鳳珠既甦強起手足猶顫動不已入屋視其父代解手足縛慎之痛哭曰苦吾女矣鳳珠曰父速閉門恐有第二者至慎之乃取木板強抵其門鳳珠坐稍息謂其父曰吾斯狀恐驚祖母鍋中尙有麥粥父盍盛少許以進祖母乎慎之頷首鳳珠亦洗其面上之血易其血衣至祖母側母熱愈甚麥粥亦未啜僅飲茶少許而已口中喃喃呼慶官蓋病中猶戀念其幼孫也鳳珠又語其父曰惡賊之尸留室中有後來者見之吾家其危矣速啓後戶投入溝中覆以泥土更滅地下之跡兒助父勉力爲之不可遲矣夜深不遇他兵無知者也及檢其衣尙有子彈數枚鳳珠取而藏之出其頭上之粥桶共昇兵尸幸死兵之軀體非偉大者取木板移其上啓後戶投入溝中慎之並取其皮靴軍衣置尸側掩以泥土歸闔後戶藏其槍於草中除去地下之血跡始共食麥粥少許鳳珠力竭神疲曰今夕脫再有惡賊至吾其死矣倚祖母牀側倦極而臥慎之亦滅燈火倚牀稍休一覺乍醒東方已白吳母渴甚鳳珠起身烹茶慎之亦起曰吾啓後戶出視鄰家遭劫掠者若干戶逃兵曾否盡去汝掩門以待余也鳳珠待祖母飲茶後至後院以待父歸已而憤之自外至曰村中昨夜被劫掠者十餘家逃兵已盡去矣吾已邀鄰人三五共往村外巡視脫再有逃兵繼至卽命村中婦女咸逃至村後田疇中伏以避之也言已而去約一時許慎之歸報曰適登高望遠又有逃兵四五人自遠而至其進行之路必入吾村也鳳珠曰村口紅柳樹下爲彼輩必經之路盍以數人伏此惡賊遺有快鎗子彈於斯若伏而擊其一二又焉敢入吾村乎慎之然其言索子彈快鎗邀村

人之有胆力者三人各挾農器以自衛伏林中以待之俄頃逃兵果至鎗發斃其一逃兵駭後退又實彈以發更斃其一餘三人乃狂奔而去自是吳村中幸未有逃兵復來而慎之之母病日加劇始猶飲而不食繼則不食亦不飲臥牀七日竟瞑目而逝慎之家故貧加以連天烽火阻歇交通雖欲得柳棺一具亦無處購買鳳珠淚竭聲嘶悲痛更無人色天氣奇熱屍已腐臭鳳珠曰盍將阿母之衣櫥改作祖母之棺權厝田間乎慎之無奈從其言覓村人二三爲之助送葬之禮惟慎之與鳳珠之眼淚而已慎之自遭大故終日號陶食不下咽未幾亦病鳳珠既悲祖母之死復憂阿父之病儲糧已空掘草而食鳳珠瘦骨已不盈一掬矣

鳳珠之母及弟之至新城也李三枵腹星夜驅車送往其處既抵新城亦中暑而病至直皖戰爭告竣交通恢復李三始御車返既至家慎之鳳珠均臥病牀上慎之病尤篤見其妻及愛子歸淚涓涓不絕李三歸先往田中視菽豆秫秫已枯稿同鄰家之田歸報主母太息不已慎之病日加劇鄰人王醫亦歸延之診視云已不能得續命之藥越日而死臨死猶呼曰葬不能成禮吾罪重矣鳳珠聞父死久病之身亦一慟而絕嗟乎吳氏三代之死雖非死於直皖軍人之手然非皖系之專橫何致發生戰事無戰事之發生吳氏何致死亡相續吾知其受害若吳氏者更不知凡幾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只顧一己權利之爭者其肉尙足食乎

張氏歸無幾日一日而遭兩喪計無所出欲盡貨家具亦無購者值十售一購兩薄棺草草葬之不得已命李三遠出覓食蓋斯時旱災已成無斗石獲也時僅餘母子兩人相依爲命母不得食呱呱者又安有

乳。飲。惟。有。剝。樹。皮。以。爲。糧。掘。草。根。以。爲。食。而。已。北。方。旱。災。赤。地。千。里。欲。往。依。母。家。則。新。城。一。帶。歲。饑。亦。復。相。同。際。茲。冷。雨。敲。窗。秋。風。砭。骨。此。無。衣。無。食。之。嫠。婦。孤。兒。亦。雖。生。猶。死。矣。吾。知。貞。烈。純。孝。之。鳳。珠。雖。從。祖。母。阿。父。於。地。下。而。念。及。淒。風。苦。雨。中。之。寡。母。弱。弟。又。不。知。灑。幾。許。血。淚。於。九。泉。也。

●購筆

一小學生到筆店。要購廿文一枝之毛筆。店夥曰。今天的筆漲價了。要三十錢一枝。小學生答之曰。我就買昨天的筆是了。

(吟水)

●人手足刀尺

某兒新上學。自校返。父問其所讀何書。兒曰。讀的書叫做人手。足。刀。尺。人手尺乃商務書館新國文第一課

(吟水)

●割股

有鄉人某。常聞人言割股可以療病。一日。其母病篤。延醫診治。醫以難救。却之。鄉人急取一尖刀。向醫生股上刺去。醫生痛極而呼。鄉人曰。呆先生。你但說難救。這個割股的法兒。你難道忘記了麼。

(吟水)

哀情
小說
兩負

(枕綠)

吉夫曰。日云莫矣。歸乎歸乎。其眸適注一少女之面。滿蓄情意。有若弗勝者。時則夕陽在西半。爲遠樹所掩。垂盡矣。猶努力奮其殘光。作可憐紅色。以射於碧溪之畔。谿水腫漲。流響湯湯。風掠其面。時作鱗紋。一岸桃樹。成行花瓣。辭枝舞於空際。令人惆悵。其思既及於水。則逐流而逝。莫復得返。其又一岸之柔條。拂水嬈嬈。迎風者柳也。濃絲密密。不能無隙。乃任陽光來襲。紛着於對岸。雖細碎無多。而著者得於是以寫彼少女之爲狀。少女方據坐於老樹之根。舒其雙足。一書加股上。若掩若展。其背倚於樹之幹。態頗恬適。吾匪欲盛道其姿容。使獲附於佳人之列。並爲後來張本。以落紅顏薄命之言。詮其蘊於中之美。發於表者。初無所歧。自然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人見之而無不悅。則吾又曷忍故隱其長。以示已作之有異乎。衆耶。雖然。少女初不自知其美。亦不欲以美彰於人前。但凝神觀魚之躍。踟躕無語。旁立一少年。髮光可鑑。香氣襲人。其態翩翩。有若濁世佳之公子。卽所謂吉夫者。是俯身續言曰。日莫可以歸。乃何所思。而神馳密斯雪。蓓乎。茲遊彌樂。茲景尤足令我沒世不忘。吾以爲若斯莫。春天氣黃昏。時候清幽。境地得吾二人。點綴其間。庶幾乎有仙意。言時媚笑呈於顏色。幾欲離頰而飛。雪蓓則徐徐言曰。良然。特儂不能無憶於綠珊。彼丈夫也。雄偉之軀。適稱其英壯之氣。雖沉默寡言。而其儀雍穆。待人以誠和藹之性。無施而不宜。儂與君有斯良友。不爲匪幸。儂尤感君以彼紹介於儂也。斯時斯景。若得斯人於茲。相與語言談笑。卽不然。相對默然。領略靜趣。亦寧匪佳。無如斯人其渺。使人遐想彌窮也。吉夫曰。吾殊不喜此人大凡不苟言笑。之徒。胸有城府。其險莫測。綠珊之軀。既碩大如牛。無復年少風流之態。其學尤淺陋。不人若昔者。吾

與之同學以爲可友相與交遊爲日既久始知其人之卑卑不足道邇來渠習爲商業眉宇間深蓄市井小人之氣益令人見之不耐吾且深以紹渠友君之孟浪引爲已咎而君則反是何與雪蓓不語有頃遽曰人各有見烏能強同儂殊不敢云君之所云也言已瞿然起立挾書而行吉夫後隨之時俯其首若有所思

明日雪蓓遂病綠珊知之午後來訪應門之婢謂之曰雪娘有疾方厭煩擾如無要事須見請俟異日綠珊笑曰願子見恕吾固知其有恙不然或不來矣且請告我雪娘今日之餐亦進牛乳如常乎亦能起坐乎婢曰如常今方起坐曰然則盍導吾入婢乃笑而前行既抵休息室綠珊自入雪蓓見之起立欸之坐綠珊曰君坐可矣慎毋過勞頃聞婢言吾心乃慰蓋吾此來爲聞君之疾也雪蓓曰誠感厚意儂疾匪劇惟覺腦疲神衰不堪操作耳綠珊曰君體素弱似不宜自勞心力春光將歸去矣何不及時行樂雪蓓曰語良當也惜無足爲儂伴者君有職務除如今日星期而外鮮獲暇晷昨日者儂與吉夫遊乃益滋惆悵蓋儂雅不欲子知吉夫之弗悅子也綠珊笑曰吾得斯言於君口而益信其爲戲吉夫與我相交莫逆不啻兄弟固君所習知者意者渠或近有所弗愜於我君得之而以占吾二人之誼乎然而渠必恕我雪蓓曰君果能終以儂言爲妄者願佩美德綠珊曰此不足道且君疲矣宜善珍重吾以久擾爲歉又不欲爽一友人之約謹辭起別而出未幾吉夫至其服都麗其氣昂然應門之婢請曰雪娘午睡方酣可以不入乎曰惡是何言出紙幣擲之不計其數闊步而入譯者曰諺有所謂闊大少者其若人之儻歟吉夫既入見雪蓓正偃臥於沙發金絲之髮亂掩其粉面睡態惺忪益增其媚不覺心悸然動而雪蓓忽醒問何自

來吉夫却立而答曰。纔出自某酒肆耳。吾與至友數輩。有星期聚餐會之組。今日吾爲東道主。與宴者某。某數輩。皆知吾與君交誼之深者也。吾告之。若曹咸稱羨弗置。雪蓓曰。有是哉。君之衣冠楚楚也。然綠珊。胡不偕來。吉夫笑曰。若某某輩者。皆學界之領袖。高等之官僚也。君其思之。綠珊可與往來酬酢哉。其意似甚不屑。又曰。吾醉矣。卽就坐。雪蓓曰。君亦知儂之病矣乎。曰。不知也。曷不早爲我告。吾有友業醫者。其名噪甚。吾爲君速之來。雪蓓曰。毋須然。君厚意至可感也。頃者綠珊曾來而不一言及醫。吉夫疾曰。則其意可知。雪蓓不願續其辭。曰。彼知爲恙之微。不用其客氣。雖然。君亦能以誠待我者也。吉夫默然。自是吉夫日必一至。或二三至。至必絮絮問雪蓓之疾。而其疾轉劇。益以目患。平日銷魂之雙波。至是失其效用。而綠珊不常至。卽至。慰問數語。便去。綠珊之家。不若吉夫之有也。母老力衰。不得不雇一傭媪。以理家務。其弱弟年方十二。欲謀自立。而勢有所不能。綠珊雖年祇二十。可以致力於學。而爲環境所支配。乃惟終日勤勞。以謀衣食。大凡被傭於人者。無論其所業之貴賤。俸入之多寡。身概失其自主之權。究其實。在正與苦力不相上下。綠珊旣入此不自由之旋渦。又烏能獨不嘗此苦味耶。吉夫則有多財父母。爲之蔭庇。無庸其有所負擔。光陰大好。求學及時。如有要公。不妨請假。其處境固與綠珊有別也。雪蓓坐於燈下。吶然而思。燈罩綠紗。一室盡綠。蓋雪蓓目疾初愈。不能受強光之迫也。坐其旁者。一年近知命之媪。爲其幼時之乳母。自雪蓓生而此媪居於其家。未嘗他去。雪蓓早歲孤露。顧影自憐。惟此媪與最暱。乃奉之若母矣。於時此媪方鼻架老光之鏡。俯首縫衣。指繭抵針之尾。爲力每若甚猛。口角有涎。下垂唇。且嘶嘶作響。弗已。忽聞語聲。則驚仰視。雪蓓而針已停。雪蓓曰。吉夫與綠珊孰賢。密昔詞。勞蘭盡。

爲我決之。密音司勞蘭愕視良久，笑而言曰：各有所長，惟人所好耳。以吾觀之，吉夫美男子也。家既富饒，學尤淹博，論其操行，亦復恂恂，不類儻夫。昔者吾與之出見市上，絲織呢之爲色鮮豔，而羨之。彼卽入購一匹，貽我。立簽其名於店簿，無疑色。則其慷慨之性，又於斯具見。若夫綠珊，一誠篤之少年，乃爲足以自給之國民耳。雪蓓問曰：使有一丰姿姣好之女子於此，欲自求耦，則事吉夫乎？事綠珊乎？言時亦含笑。意密音司勞蘭毅然曰：使吾爲彼美者，必事吉夫。夫求耦之的，在財在美，在學問在品格。吉夫兼斯四長，而復舍之，他求則其人愚矣。其首微俛，而其目微睨。雪蓓雪蓓一笑，亂以他語。

柳線喜仍顛舞。桃花歎已飄零。碧溪之水澈映，並頭雙影。使吾（著者）不爲讀者告，讀者或已知其爲雪蓓與吉夫矣。雪蓓曰：儂深以君之見助爲可感，不然儂目其殆卽獲治痊，豈能有斯神效。隨就坐於桃樹之根，續曰：此儂舊坐處也。及今思之，又以昔日臨行時所語之爲歉。吉夫聞而大快，不知何語爲適，則頻搔其髮，久久弗已。桃根之旁有塊石，吉夫旋據坐之，又相對不語者久。吉夫始囁囁言曰：密斯雪蓓，君亦知吾於本學期畢大學之業，行將摒擋赴法，以求文學之專科乎？雪蓓曰：容追計之。當綠珊年十有八，與君同入大學之時，君年爲二十，今君二十有二，是其時矣。吉夫若有不豫色，然繼而言曰：君更知吾將有所請，久而未發，茲則不復能容隱於懷乎？吾知聰慧若君，必能知之。其容強笑，而其爲言益期。期然若不，能出諸口者，雪蓓曰：吾初未之知也，敢問。又久而吉夫言曰：吾曾爲君之前途計及曰：前途將如之何？曰：且及終身焉。雪蓓之頰頰，若有紅雲，可採者，顧猶不，以是自止。反注視吉夫而言曰：終身乎？吾方將請決於君，若令友綠珊，其人亦可以乎？吉夫不期震驚，且語聲忽顛曰：其如我何？雪蓓乃笑曰：與君戲耳。儂

將此心付君。無貳吉夫始悅曰。青天碧水。實聞斯言。二人起隱身於桃樹之後。首漸接近。於是著者不敏。不得而知其所爲矣。

雪蓓自吉夫赴法後。忽忽若有所失。時則秋風起矣。閒雲衰草。滋其愁思。或深夜不眠。聽階蟲作凄切之鳴聲。雜念紛來。益難自慰。月餘忽得吉夫來書。謂已入法京之某校。期以五年歸國。相踐前盟。茲則萬事平安。可以告慰。惟苦身處天末。心在故鄉耳。雪蓓於是靜處以待。時綠珊偶來。與作尋常酬酢而已。

韶光如水去。轉瞬已五年。瓜期屆矣。雪蓓惟日盼吉夫之歸。不爲惜花晨起早。豈因愛月夜眠遲。然而積日累月。個人終不賦歸來。卽有桃投。曾未得其李。報雪蓓於是乎大戚。時綠珊來晤之。蹤一如曩日。見其色之鬱鬱。無歡也。叩以故雪蓓恆託辭。應之不以實告。雖然。其自怨之意。不能自慎於其言。終爲綠珊所得。而益疎其跡於雪蓓之門。一日之晨。雪蓓方起。頰上猶贖淚痕。若鮮花之帶早露。忽婢以一函進。折而讀之。其辭曰。『密斯雪蓓。吾作是書之處。必爲君初料所弗及者。蓋巴黎刑事犯監獄之二十三號室也。卽吾有生以來。亦未嘗私自計及將入此遠地之圜。固然以事實上觀之。斯實爲吾所應受者。吾且以置身於斷頭之台爲當也。吾明告君。三月以前。吾在英倫。方安坐辦公之室。郵使賚書而至。吾一望而知爲吾友吉夫之手筆。私心竊喜。孰知拆讀之餘。乃使吾大悔。稱之爲吾友之自損人格。彼直吾仇。吾人類之公敵耳。其書略曰。當吾離英之際。曾與密斯雪蓓密訂三生之約。其時吾着先鞭。恐明爲君告。而君轉弗怡。故至今始令君知其諒我。茲者吾識一法蘭西之女學生。其美麗之容。足以代表法國之女衆。其愛吾之忱。尤非吾英所謂多情之女子能及其萬一。吾二人乃由朋友之交。進而爲夫婦之好。吾非厭故喜。

新。甘。作。負。情。之。漢。者。特。色。之。惑。人。如。擇。貨。然。物。品。之。尤。高。美。者。顧。客。愛。之。尤。切。而。需。得。之。尤。殷。矣。吾。曾。以。此。事。爲。雪。蓓。告。請。其。警。往。事。於。過。眼。雲。烟。吾。又。知。雪。蓓。之。夙。注。意。於。君。此。五。年。之。中。當。不。無。愛。情。上。之。進。步。也。願。爲。爾。二。人。負。介。紹。之。責。君。其。毋。辭。特。君。所。應。知。者。吾。婦。之。父。方。秉。全。法。之。政。權。若。此。姻。緣。或。不。致。辱。沒。吾。大。英。國。男。兒。之。令。譽。也。嗚。呼。此。何。等。事。而。能。出。爾。反。爾。視。爲。兒。戲。者。且。彼。蔑。視。吾。二。人。也。亦。甚。矣。吾。乃。走。而。之。法。將。以。一。審。其。究。竟。不。閱。月。而。獲。悉。事。實。昭。然。在。人。耳。目。遂。乘。機。以。公。理。之。刃。直。刺。吉。夫。之。胸。幸。哉。惡。儂。被。戕。而。吾。被。逮。此。可。喜。之。消。息。君。得。於。今。聞。之。也。吾。弟。已。能。自。立。奉。老。母。之。甘。旨。可。以。無。戀。所。不。能。愬。然。於。懷。者。惟。君。前。途。之。命。運。耳。雖。然。吾。殺。一。吉。夫。實。無。損。於。君。則。亦。可。以。釋。念。矣。綠。珊。『。雪。蓓。私。忖。曰。儂。悔。不。早。以。吉。夫。事。爲。綠。珊。告。而。今。無。及。矣。負。儂。者。儂。始。終。愛。之。愛。儂。者。儂。始。終。負。之。又。使。伯。仁。爲。儂。而。死。儂。心。眞。盲。矣。乎。不。覺。泣。下。如。雨。』
桃。花。之。瓣。輕。飛。兮。柳。樹。之。條。輕。拂。兮。碧。水。之。流。其。響。湯。湯。兮。斯。有。人。焉。逐。流。水。而。逝。兮。雪。蓓。曰。吾。不。爲。吉。夫。死。爲。綠。珊。而。死。也。

新情 神經過敏

美國海柴威原著 中華徐慧子譯述

愛梨正容答道：偉納，你不能常把這些話兒搪塞我。我又不是孩子，由你取笑，供你玩弄的。偉納微笑着說：你總是神經過敏，又不曾侵犯你什麼，請教你有何生氣之處？說着，又舉杯喝他面前的牛奶。愛梨道：不是這樣說法。我們做女子的人，眼見丈夫形景蹊蹺，理該扶助他，叫他不要混入魔道。纔合正理呢。偉納道：哦，我知道了。前晚菲力家跳舞會的事，又惹上你的氣來了。可是爲了琴娜小姐的事麼？愛梨聽了，撇過了頭，一聲不發。偉納徐言道：等你心平氣和時候，我再向你細說原委。明明我的心迹，以後你要我怎樣纔合意，不妨詳細說來。我無有不依，只要你理由說得充足，就是了。愛梨氣憤憤說道：你不欺負我已毀了，還容得起我來管束你麼？如今世界交際自由，我怎敢干涉你同琴娜小姐的交情？不過我瞧了你們倆情形，心上覺得不好過罷了。說到這裏，兩條熱淚像斷線珍珠似的直滾下來。偉納忙把衣袖替他拭乾淨了，輕輕撫慰道：愛梨，愛梨，不要生氣。我心坎裏頭本來只有你一個人，但既在交際場中來往，少不得有幾個女相知，請你把氣量放寬些。如果我口不應心，在外存着三心兩意，將來教我不得好死。愛梨愛梨，這個禮拜裏頭，我已經向你立過五次誓了。難道你還信不過我麼？愛梨聽了，用手巾拭了拭眼睛，嘆了口氣，低頭不語。偉納又往下說道：這種說話，在我們其實不值一笑。被旁人聽了，不像樣子。不曉得底細的人，還要當你苦力的女兒，忽嫁富商，舉動不脫小家子氣呢。愛梨的氣本來平了，被這句話一提及，立刻又爆發起來。道好：偉納，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論理我與其嫁你，還不如嫁給小家子出身的小子，奴才好些。你氣得我不發，還要把家世取笑我麼？我是唐萊德的女兒，唐萊德曾做礦工。

這些話。那個不知道。但我想起來。你娶了。唐萊德的女兒。未必見得。辱沒了你。偉納急忙分辯道。那自然。狠有福分的人。纔能娶你。愛梨。愛梨。你難道。疑心我。瞧不起你的家世麼。真是。神經過敏了。愛梨聽了。本待和他爭論一番。覺得。臉上。熱辣辣的。深恐。盛氣之下。反致。誤事。因此。索性。一聲不發。待得。用完。早膳。獨自回到。自己。臥室裏。頭身子。向臥牀。上面。一橫。雙手。捧住了。臉。嗚嗚咽咽的。說道。這日子。過不下去了。這日子。過不下去了。哭了一場。眼淚也。乾了。霍的。坐起身來。從枕頭。底下。拉過。一條。手絹。雙手。絞了。又絞。氣憤憤的。想那。對付。丈夫的。方法。論理。像。偉納。那樣。狠心。便和他。斷絕。關係。讓他。去。和他的。情人。過。快活日子。也不。爲。過。憑着。自己。這般。家世。這般。容貌。那。怕。找不到。一個。如意。郎君。只是。愛梨。素來。瞧不起。這樣的。女人。他。素來。主張。從一。而終。不肯。把。婚姻。的事。看得。如。兒戲。一般。他的。主見。要。教。偉納。也。經歷。經歷。受些。精神上的。苦楚。好。叫他。以後。不敢。再。把自己。看。低。便是。了。打定。主意。把。適纔。的事。丟過。一邊。裝得。毫。不。介意。依舊。辦他的。家務。偉納。見他。如此。暗暗。欣慰。道。好了。以後。可以。太平。些了。這。妮子。若不。叫他。受些。氣。這。得。慣了。以後。便。難。制服。從。今。以後。我。知道。駕。御。婦女的。法。術。了。不。說。偉納。得意。且。說明。天。晚上。恰巧。琴。娜。家。裏。開。跳舞。大會。他們。夫婦。兩個。都。興。興。頭。頭。的。去。赴。會。到了。那。裏。偉納。本。要。和。琴。娜。叙。叙。因爲。愛梨。在。座。不。便。立刻。起身。只得。坐。在。旁邊。等候。機會。坐。不一。會。恰巧。郎。得。來。了。寒。暄。數。語。一。旁。坐下。和。愛梨。絮。絮。叨。叨。閒。談。偉納。趁。此。機會。溜。身。出。座。去。找。琴。娜。說話。那。琴。娜。小姐。真有。勾。魂。攝。魄。的。法。力。偉納。和他。談。了。半。天。纔。迷。迷。惘。惘。的。歸。座。還。沒。有。走。到。半。路。只。見。一。雙。青年。男女。手。攜。手。上。了。跳。舞。台。男。的。是。郎。得。女。的。是。愛梨。偉納。怔。了。一。怔。再。向。台。上。看。時。只。見。愛梨。星。眸。半。啓。仰。着。身。子。斜。斜。的。偎。在。郎。得。懷。裏。往。後。

交頸接吻抱腰疊股親狎之態無所不至。偉納瞧得呆了。只自出神遠遠裏聽得琴娜的笑聲纔驚醒。回來再向台上瞧時只見跳舞完了。愛梨倦態可掬身子靠在郎得身上。慢慢的下台歸座。偉納暗暗悶回到琴娜那裏想去約他跳舞。不料自從偉納行後要和琴娜跳舞的人早已簽定名字。此刻再也沒有餘額了。只得去找愛梨問他要跳舞順序單。愛梨授將過來。偉納從頭一瞧。正和琴娜小姐的一般。早已滿額不由怪叫起來。道：「怎麼弄的。每次跳舞第十一名總是輪到我的。今天怎不替我留下來呢？」愛梨微笑道：「這是例外。我因為天天和自己丈夫跳舞覺得不好。所以今天特別更動。便是郎得先生也贊同。主張呢。偉納覺得這話刺心。却不便露出聲色。只得連連答應道：「不錯。這是你的主權。但你回家時候。你可以守我同行麼？」愛梨冷冷的答道：「那時若找得着你。便同行也好。」偉納聽了他的說話。瞧了他的動作。覺得種種有異。不曉得是何緣故。那時也無心去找琴娜了。只站在廊下狂吸了一陣紙烟。低頭想愛梨忽然改變的原由。正自出神。只聽樂聲齊作。琴娜小姐上台跳舞了。偉納向他飛了個眼風。冷眼裏瞧愛梨的動靜時。只見他正和一個中年男子切切私語。也不曉得他們說些什麼。偉納暗暗道：「要死啊。今天這妮子怎麼這樣。不知自愛。難道連嫌疑都不知道麼？」正自生氣。猛可裏瞧見愛梨和那中年男子又上檯去了。這一回的景象比先前格外難看。跳舞過後。回到席上和那中年男子並肩而坐。有說有笑。旁若無人。這一來把偉納氣得個半死。恨不得立時拉他回去好好教訓他一番。出一口惡氣。但轉念一想。脚生在他的身上。假使他扳起面孔不肯去。豈不在大庭廣眾之中自己討沒趣麼？因此耐住心頭。乾火暫時不露什麼聲色。不料愛梨竟越鬧越糟起來。兩次跳舞露出許多輕狂狀態。還不敷倒又

和有名的無賴加克搭話起來了。那加克是著名的色中餓鬼，名譽壞得一塌糊塗，好好的婦女連正眼都不肯覷他。如今愛梨倒和他勾搭起來，叫偉納如何不要着急，心想這回可不做不休了，但怎樣下手呢？哀求他時又太示弱，下手又太狠毒，向他好好說時又決計不能發生效力。除了這幾樁，只有用野蠻手段了。但也要抓住下手的機會纔好。叫他不生抗力，一面想定主意，一面偵察愛梨的舉動。上一會果然機會來了。那時愛梨坐在加克的左首，談得高興時候，加克伸過手來，握住愛梨的纖腕，意欲吻他手背。偉納見了，怒從心上升起，惡向胆邊生，如飛的趕將過去，在愛梨足上踩了一下。愛梨喊起疼來，回頭見是偉納，頓時面如土色。加克站起身子，想要分解見偉納臉色不善，嚇得倒退了幾步。說時遲那時快，當下偉納厲聲喊道：「跟我來！」一面說，一面拖着愛梨的臂膀往外便走。兩個上了車兒，一聲不發回到家裏上了階沿，走進客室。偉納開了電燈，惡狠狠趕到愛梨面前，道：「你這賤人，今天我叫你知道些利害。說着喘了一口氣，愛梨用手指在他的臉上道：『你敢怎樣？』偉納又向前走，上一步，愛梨也不懼怕，冷冷的說道：『你要動手麼？請你快打，只要你下得手，我自有的報復，不要弄得名譽掃地，自己抱怨不。及偉納想起適纔的事，知道他說得出做得來，萬一真個變起心來，弄出話柄，自己聲名須不好聽。只得耐住火性，問道：『你爲什麼在大庭廣衆中間做出輕狂形景，叫人看見了，怎得不氣？』愛梨道：『你爲了這個生氣麼？你不曉得如今男女解放交際，公開麼？你今天見我和旁人親熱了些，便當我存什麼壞心腸了麼？』真是神經過敏，虧你……說到這裏，不由嘆嘴一笑。偉納聽了半晌，出聲不得，低頭自語道：『好個促狹的妮子。』

哀情
悔有此行

(碧 梧)

電燈之下。沙發之中。坐着一男一女。那男的約有三十來歲。生長得很爲漂亮。那女的年紀還輕。總在二十左右。容貌也清秀。很能動人。但是面色沈滯。緊蹙眉頭。含着滿眶眼淚。似乎本要流將出來。祇因自己極力的忍住。就在眼眶內流來流去。看他這種情形。自然有甚麼傷心的事。又聽他向那男的說道。王少啊。我不道你的心腸。竟堅硬得和鑽石一般。唉。我那能怪你心腸。鑽石只恨我命苦罷了。他說到這裏。那眼淚再也忍不住。就順着雙頰流將下來。滴到衣服上。成了許多圓形的濕迹。那男的望了他一眼。道。你爲何改了稱呼。可是因我不答應你。你就和我這般客氣麼。你還叫我毓如罷。筱芳你是個明白的人。並非我不肯答應。你實在爲你設想。有不能答應你的原因。我既非富商。又非大賈。你跟我之後。原是想跳出火坑。享些安閒之福。但是我的財力。怕不能使你飲食起居一切費用。件件都能稱心。筱芳不讓他再說。就道。我要跟你。並非以爲你有錢。想去和你享福呢。毓如知道就是除去這層。還有一層原因。我那夫人性情很暴躁。我娶你回去。他決不能相容。到了那時。鬧得彼此不安。又何苦來。筱芳道。這却不錯。我原可低首下心去服侍他。但他若先存個妬忌心。論甚麼事。必不能滿他的意。那麼就得時常吵鬧。我受些委屈。不算甚麼。那能累他常常生氣呢。但是我們不能另外住麼。毓如道。另外住原無不可。但又得歸結到財力上去了。筱芳道。這個你請放心。我既不要金珠鑽石。也不必穿綢着緞。祇要有房子住。穿煖吃飽就罷了。毓如我老實和你說罷。我跟人的心。本沒有這般急。祇因我現在有病。醫生說必得靜着一兩個月。纔能全好。但是我在生意上出局。陪酒奔來奔去。不到兩三點鐘不能睡覺。飢寒飽煖沒一樣能設調。

和還說甚麼靜養呢。因此我就動了跟人的念頭。想就此跳出火坑。我又看你這人却很老誠可靠。就一心一意想跟着你。我以為向你開口。你必然答應。我誰知你却推三推四。我沒有了希望。教我那得不傷心。毓如啊。倘若你真個不肯答應。我就沒有養病的機會。病就不能全好。我和你要好了一場。你忍心看着我病死麼。筱芳說這話的聲音很為淒切。毓如就被他感動了。當下沈吟了一番。方纔說道。你既這般說法。我却有個辦法。在此我替你另外租房子。讓你養病。你不必再到生意上去。所有日用的開支。由我担任。等到你病好了。再說以後的話。你看怎樣。筱芳道。這樣辦法。我不能就算跟你。你既沒跟你。我不願意要你出錢做我的養病費。毓如道。你既說我和你要好了一場。這還算件事麼。筱芳你莫這般想了。我們就這樣辦罷。

三天之後。毓如就代筱芳租好一間房子。買些應用的器具。約摸用去一百幾十元。即日把筱芳接了進來。又僱了一個姨娘服侍他。筱芳終身的大事。雖還沒解決。但得着這暫時的安樂。也覺得心滿意足。天天請醫服藥。就此定心定意。養起病來。毓如每隔一兩天。就來看他。一趟見筱芳已有了笑容。知道他心中快樂。自家也很歡喜。時常還安慰他。教他不必思前想後。儘管安心養病。筱芳見他這般慷慨體貼。毫不為私。真感激得甚麼似的心。想我和他並無密切的關係。我因他老誠可靠。就想跟他了。我這一生。他却以為沒有多錢。恐怕不能使我舒服。又以為他夫人性情暴躁。怕不能容我。所以不肯答應。這正是他真能愛我。所以想得這般周到。他又聽我說急須養病。又不免因愛生憐。就想出這個辦法。他這樣體恤我。我真感激萬狀。萬一我的病不能全好。就此死了。我既無親戚。又無要好的姊妹。身後一切的事。說不

得還須他來料。若能夠託天之福，病竟好了，我必得報答他一番。纔是道理。彼芳不但這樣想，也會把這番意思告訴過毓。如聽了道，算了罷。莫再說那死話了。醫生既說你沒甚大病，現在又能天天服藥安心養病，病自得一天好似一天了。至于甚麼報答你也不必再題。我代你想出這法子，本非想你來報答我。別過我以前聽你說過你的身世，狠爲可憐。如今又生起病來，無親無故，那個能貼心照顧你。再則住在生意上，飲食起居都不能調和，病又那裏能好。故而你向我說明，我就想出這個法子。這全是我可憐你的心，並無別樣念頭。祇要你的病早一天好，我也就早一天安心了。彼芳聽他說得這樣懇切，又題起了他的身世，不免覺得傷心，當下淌了許多眼淚。

看官門啊，彼芳的身世畢竟怎樣可憐呢？想他們這些妓女的身世，那個不可憐？或是爲飢寒所迫，或是爲惡人所誘，都是一般淒涼困苦罷了。但這當中也有個分別。有許多做了妓女之後，就忘了本來面目。一味的風騷狐媚，迷惑客人，祇顧自家錢到手，不管人家死活存亡。他的身世雖說可憐，但他的手段却也令人可恨。至于彼芳却不然，雖也是個妓女，却無妓女的習氣，對待客人總是老老實實，從不曾敲人竹槓。遇見那少年客人，還勸他不可迷戀花叢，傷身耗財。妓女當中有這等人，自然覺得可貴，也就覺得真可憐了。閒話丟開，且說彼芳正是好出身。他父親是個候補知縣，雖未曾得過實缺，却也當過許多差使。祇因揮霍無度，不曾積下一些錢來。死的時候，彼芳方纔十歲，家中一無所有。怎樣度日，幸虧彼芳的母親人很能幹，代人家做針線，洗衣服，賺下百文一天。娘兒倆就敷衍過活。彼芳從小就生得眉目清秀，身材苗條，後來長大起來，更覺得人材出衆。雖穿些破衣服，他天然的美態並不損失。左右鄰舍沒一個

不稱他是美人都說等他成人之後不知要勾取多少男子的魂魄呢。唉。筱芳不生這副美貌。雖是貧窮。却還清白。因爲生了這副美貌。他的名節就此喪失。一生的幸福也就此斷送了。筱芳的鄰舍當中。有個姓王的老婆婆。看見筱芳這樣面貌。自然也非常稱讚。而且很爲喜歡他。時常買些菓物給他吃。又常常向人說道。倘然我有這麼一個女兒。我就得樂極了。還愁甚麼。穿吃享福的日子。正在後面呢。筱芳的母親聽說這話。已有好多次。可憐他本是個老實人。那能猜到這言外之意。以爲那王婆婆真個歡喜筱芳。就教筱芳去和他親近些。喊他一聲乾媽。王婆婆也就把筱芳當做乾女般看待。不但買給他吃。還做了幾件衣服給他。看見他家中這般困苦。有時沒錢買柴米。不待筱芳的母親開口。就借給他。既不要利錢。又從未討還過一次。並安慰筱芳的母親道。你真不用愁。這不過是一時的窮苦罷了。你有了這個女兒。再過幾年。等他長大成人。你還愁沒有個有錢有勢的女婿麼。那時你就得享福做老太太了。可是別把我這王婆婆忘却呢。筱芳的母親見他這樣心想。他真是個好人。有許多親友見我們窮了。似乎怕沾染着窮氣。沒一個來理會。王婆婆非親非友。不過是個鄰舍。竟然這樣看待我們。真令人感激萬狀呢。但是有一天。王婆婆又到筱芳家裏來。走進門。就向筱芳的母親道。我們要分散了。筱芳的母親聽了這話。沒頭沒腦。很不明白。問道。你怎麼說啊。王婆婆道。我本有個女兒。住在上海。昨天他特地寫信給我。叫我到上海去。和他住在一起。我和你。不是要分散了麼。筱芳的母親聽了這話。吃了一驚。道。你預備幾時動身呢。王婆婆道。我住在這裏。本就住怕了。早想搬到上海去。現在我女兒既來接我。我想明天就動身。好在這裏我並沒甚麼牽掛。說走就可以走。別過有一件事。須得和你商量。你屢次向我借的錢。如今全上利。

錢統共是八十五元。就請你還給我。以後你偷需錢用，不妨寫信到上海來，我再借給你。便了。筱芳的母親聽了這話，如同一盆冷水從頭澆下，渾身都冷了。當下說道：「這個須得請你原諒纔好。我家的境遇你都曉得。現在立刻要八十五元，教我怎拿出？但是我借你的錢，雖然不少，就是合上利錢，恐怕並沒八十五元罷。」王婆婆道：「這話可就說錯了。我借錢給你，本不是貪圖利錢，不過看你可憐，幫助你罷了。如今你說出這等話來，難道疑心我錯你的錢不成？筱芳的母親連忙陪罪道：「婆婆，你不要見怪。想你當初既是好意借給我，如今那能來錯我的錢？祇因我記性不好，已記不清楚。這樣問問罷了。但是我一時拿不出這許多，又怎樣呢？」王婆婆道：「這個無論如何，你必得去想法還我清楚。你想我既到了上海，不能爲這八十五元再回到這裏，向你討還。咧，筱芳的母親道：「不勞婆婆回來，婆婆祇須把上海的地名告訴我，等我有錢立刻寄還就是了。」又說了許多好話，王婆婆始終不肯答應。後來筱芳的母親又道：「婆婆一向歡喜筱芳，這次就看在筱芳面上，答應我罷。」老婆婆忽然有了笑容道：「你既這樣說，倒也罷了。你就讓我，把筱芳帶到上海，等你有了還我的錢，你不妨到上海走一過。既還了我的錢，又可把筱芳帶回來了。筱芳的母親心想：照他這樣說法，不是拿筱芳去做質押麼？心中老大不肯。無奈王婆婆也不肯通融。後來索性翻了面，說是這本是特別通融的法子，你既不肯，就把八十五元還給我。是了。我本不要帶着筱芳到上海去呢。可憐筱芳的母親那裏，拿得出這許多錢？被王婆婆逼得沒法，祇好讓筱芳隨他到上海去。王婆婆這纔高興，領着筱芳去了。原來王婆婆見了筱芳的美貌，早就起了不良之念，所以非常慷慨借錢與筱芳的母親，等到積上百十元，再去逼他。還明曉得他，那有錢還，就可把筱芳輕輕帶來。用心

不可謂不陰狠了。王婆婆把筱芳帶到上海就送入他女兒開的妓院裏面教他學唱。這時筱芳已有十三歲。曉得失身花叢但也無力自拔。祇得含悲隱痛罷了。後來他母親又死了。他就格外傷心。終日愁悶。就弄下一身病來。屢想從良。但尋不到一個中意的人物。如今遇見了毓如。看待他這般周到。他那得不感激涕零呢。這還算是筱芳不幸中之大幸了。

筱芳養了一個多月病。這一個多月當中。毓如時常來看他。有時還帶他出去散散心。筱芳的病果然日有起色。毓如雖用了許多錢。見筱芳病已快好。心中很覺得高興。有一次。毓如因為有事。三天沒來。等到這天午後來了。見筱芳正蒙被睡在牀上。以為他是睡午覺。就走到牀面前。剛正要喊他。那知筱芳並未睡着。當下就道：「你來了麼？」毓如道：「這幾天我有些事。沒有工夫來。你覺得怎樣啊？」筱芳道：「病又復發了。你摸摸我的頭看。恐怕熱得很利害。」毓如摸了摸。果然很熱。問道：「好端端的怎樣又復發呢？」筱芳道：「我也不曉得。昨天夜裏忽又發熱。今天覺得很為難受。」毓如道：「醫生來過沒有？」筱芳道：「已經來過。藥已吃下去了。」毓如道：「本來病後身體虛弱。容易受感冒。祇要藥吃下去。發一身透汗就可好了。我有件事告訴你。明天特別快車。我要到杭州去。筱芳聽了。急忙問道：「幾時回來呢？」毓如道：「大概三四天。儘數了。」筱芳道：「你不去麼？」毓如道：「因為有件要緊事。不得不去。一過我趕速回來。就是了。」你零用錢還有麼？我再給你二十元。這三四天工夫。總可數用了。說着就拿出來。遞給筱芳。筱芳道：「杭州的特別快車。也得明天午後開。咧。明天你不能再來一趟麼？」毓如道：「再來一過有何不可？你先把這錢收下了。好。筱芳忽然問道：「倘然我現在死了。你怎樣對待我？」毓如道：「為甚麼又說死呢？」筱芳道：「我的病又復發。說不定要死。你不妨告訴我。讓

我好放心。毓如道：「算了罷。病雖復發，那能就死？」筱芳道：「你不必管我牛死，你告訴我好了。」毓如被他逼得沒法道：「也沒有甚麼怎樣。我盡我的心罷了。」筱芳道：「你的心，我很相信。你既說盡心，我也就放心了。」毓如又安慰了他一番。方纔出來，剛走到門口，筱芳又喊他回去道：「爲甚麼我見你走了，心中很爲難過。向來沒有這樣呢？」難道我們這一次見面之後，就不能再見面麼？」毓如道：「你又來亂說了。我明天還得來咧。」等到了第二天十一點鐘的光景，毓如又來了。見筱芳已經睡着，雙頰火紅，呼吸短促，病勢很覺沉重。當下毓如問娘姨，娘姨說：「筱芳纔吃過藥，睡着。」毓如心想：「不必喊醒他。」又招呼娘姨等筱芳醒來，就說：「我已經來過，教他定心定意，不必胡思亂想。至多四天，我定可回來了。」

毓如到杭州去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就乘早車回來。連忙到筱芳這裏，方纔走進門。那個娘姨垂頭喪氣的道：「少爺到這時候纔回來啊。今天早上奶奶已斷氣了。」毓如聽了這話，着吃了一驚，也不多問他大踏步走進房，一看，只見筱芳果然躺在牀上，四肢挺直，面白如紙。毓如看了，不由得心酸暗想：「他雖病了好久，却並無死象，何以死得這般快呢？早知如此，我無論有甚麼事，也不到杭州去了。我眼看着他死，雖得格外難受，但我既在他身邊，他心中必然安穩些。可憐的筱芳，你爲甚麼早也不死，遲也不死，却偏偏等我到杭州去，你就死了呢？怪不得我動身的前一天，你那樣依依不舍，這不就是先兆麼？早知小別竟成永訣，那天我動身的時候，來到這裏，就該把他喊醒，和他再說幾句話了。然而還是你的大幸，萬一我今天再不回來，有誰來收殮你呢？」又問娘姨：「他怎樣死法？」娘姨說：「昨天晚上還吃了半碗粥，到了今天一早，他忽氣喘得甚麼似的，喘了一陣，就慢慢攤在牀上，氣絕了。當下毓如買了衣衾棺槨，把筱芳殮好，又

悔有驗行

在附近鄉下買了一塊地埋葬起來。毓如對於彼芳真算是仁至義盡，但毓如每和朋友們談起這事，還說我懊悔到杭州去了一趟不能送彼芳的死。彼芳死而有知，必然含恨九泉。我却也遺憾終生呢。

乃

情代 穢 僂

(綺 緣)

昔遜清高宗之南巡。於蘇杭名勝地駐驛較久。吾邑(常州)既乏林泉山石之勝。而饒富宏侈。復未足以
逮維揚。無可供帝子留連者。故當時臣工。不得已而思其次。惟有遴選美女。以充後宮。或搜一二野老奇
人。來前點綴。藉免寂寞。勿致或干天譴而已。高宗性故好動。以絕罕佳遣。方欲引去。而地方僚吏。惟恐獲
咎。則羣謀以穢仙進。高宗好奇。因叩仙爲何如人。則惶悚對曰。仙操業賤。甚一漁子耳。然饒有仙骨。已得
上清秘傳。特形穢惡。或恐貽陛下不歡。高宗微哂曰。既有若人。胡勿早進。朕性和易。雖田夫野老。亦輒
與之周旋。豈有真仙在。而可交臂失之耶。亟命飛騎往召之。

穢僂本婁人子。家徒壁立。無以爲生。孑然一身。形影相弔。爲人拙撲。無他長。不善治生產。亦無恆業。往往
爲人操作。且夕不輟。一飽而去。不求其他。於是謹愿者哀憐之。而黠者則往往加以侮弄。僂惟忍受。有婁
師德。唾面自乾之風。久之益無以自存。則易爲漁業。從事於清谿碧浪之間。一竿一笠。恬然自得。往往竟
日無所得。則枵腹以返。亦勿措意人目。爲駭僂。惟愁笑報之久。始曰。此不足爲也。吾既心羨乎魚。則謀
諸於人可矣。會村人有販魚者。勸之入其儔。仙允之。立市筐擔。從村人數錢。入行易魚入市售之。時百貨
綦廉。業此者無不獲一倍之利。五口之家。無憂凍餒。顧仙則以撲拙。故行中人侮之。輒取其重價。而授以
餒魚。同儕復侮之。見僂擔中有鮮魚。每強易以去。仙亦弗與之忤。人或激之曰。同具鬚眉。而子甘受人侮。
乃爾營營終日。寧非爲逐利而來。若汝者。恐將并母金亦無着矣。仙笑曰。同一魚耳。卽與之易。庸何傷。吾
寧耗吾利。勿願與人啓釁也。其人唾而去。衆益輕之。時有望氣者入市。詫曰。是中有雲氣。必有真仙隱匿。

於是亦有審之者否好事者戲挽之曰子言果信盍留而跡之會仙荷担施施然來魚故未罄其半也望氣者遽位立勿前指仙謂衆曰是匪僊而何汝儕俗眼乃不識之耶衆益譁笑曰若而人者亦有昇仙望則大羅天雖廣恐亦無以盡容之矣且穢惡奇醜若是即隸仙籍亦僅堪爲李鐵拐弟子行耳望氣者不答惟前摩其頂曰功行未滿尙不免乎偃蹇第此後益宜好自爲之超凡入聖之機要惟在乎中心毋勞他求子既具宿因益宜自勉勿自甘暴棄貽功虧一簣之譏也僊仍若勿甚解者則復諄諄言之久之始似有所悟瞿然曰仙在何所吾乃未曾見之今且何自跡之耶望氣者笑曰子毋躁大地茫茫莫非仙蹤所駐無緣者雖覩面亦不相識卽相識矣亦無所益子既有緣當自能邂逅相逢毋勞多慮一月後子未明卽起出城外稍佇見有人過卽起曳之長生訣不難索吾非利汝酬者特亦因有夙緣故從而指點耳舍是以外別無機緣幸毋自誤而謬人作誑言也僊毅然信之而衆益從旁調之曰是人與若藏垢蒙穢正復相似大言若此當亦自詡爲神仙者豈天上飛仙類皆不施修飾而奇陋若此者乎何畫中所見又多羽衣鶴鬢霞佩星冠威具有飄然出塵之姿耶望氣者微喟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此真難爲若曹俗人言也疾趨以去瞬息立杳僊亦欣然返仍理故業惟堅誌其言勿使忘耳

一月之期既屆仙不復成寐慮或失時味爽旣起就其地踞搗衣石小坐以待之殊無所見而日光未上曉寒侵袂亦至令人不耐陰念恐爲人所愚繼念彼人言之鑿鑿必非無因此于載一時之奇遇誠不可復失則亦強忍待之旋瞥見有乞丐七八人結隊而來載行載語狀殊閑暇私念此中必有所謂仙者在也然以其衣衫襤褸似又非類方在遲疑而此數人者剎那間已越其前而過則力馳追之終不可及久

之汗流氣喘。而前行者益遙。自度無能爲力。方在沮喪。乃其後。又有一跛丐。施施而來。料與前者爲同伴。亟掣其衣。勿釋。丐怒曰。方在清晨。奈何相瀾。仙亟請曰。相待久矣。幸乞上仙垂憫。錫以超凡之路。丐笑曰。誰曉舌者。吾丐耳。覓一飽且不易得。更挾何仙術。足以相授。實告若。吾術惟能餐風吸露。托鉢朱門。以延殘喘耳。子卽習之。亦徒爲卑田院中添一人物。更何取者。脫猶未信。試熟視吾身。果足當神仙之稱與否。仙果諦視之。則鶉衣百結。脛以下悉腐潰。膿血殷然。虻蠅交集。氣息穢惡不堪。嚮邇設在他人。勢必絕裾而去。幸仙堅持不捨。仍持前說。丐急曰。同伴去且遠。子殆欲償吾事矣。吾貧甚。愧無物以相貽。子果無以償。貪慾者。試以是物去。或不無小補也。卽揭脛上痂一片授之。仙取置掌中。方在猶豫。丐乘間逸去。追之勢已無及。遂握之以歸。欲以下咽。復憚其腥惡。棄之。則又未忍把玩之餘。躊躇未決。忽失手落魚筐中。筐固盛有死魚多尾。以無過問者。方將投諸濁流。乃自痂之入。羣魚咸撥刺而起。活潑殊甚。仙異之。始目爲珍物。担魚入市。僅索廉價。剎那盡罄。其筐翌日。惟盡索腐魚歸。以痂活之。出售如前。不費資本。而利市三倍。同業莫得其故。旣羨且妒。日思跡之。而未得聞。顧仙素存心忠厚。好施與。而不望報。在窘迫之際。且常分其餒餘。以惠乞人。至此旣得溫飽。又以無家室。累得錢無所用。惟分給貧窶之村人。誦其德者。不知凡幾。而同業則堅以其攫有活魚奇方。必欲攘之。處心積慮。不知閱時幾許。顧仙性雖爽直。惟此終自秘。勿舉。以語人。恆珍藏。痂于囊中。無時或釋。一夜有同伴數輩。踰垣而入。適仙方就燈下。探痂出投水中。枯魚唯唯咸掉首。徐遊得慶。更生衆喜。甚不可復耐。則狂呼曰。若得此珍物。奈何自秘。此雖若衣食所賴。勿可相讓。然並用之。要亦無礙。曷爲吝惜。若此。仙聞言。惶急殊甚。亟藏痂衣底。且曰。物各有主。若曹旣勿宜享。

此卽強用之恐遭天譴幸勿以累我也一二無賴忿然作色曰今日之事吾儕爲政婉言旣匪所願聞還當繼以要劫子脫多力不妨相拒否則卽訟諸官亦事無確證恐非特不易得直或將科以妖言惑世之罪也遂圍而索其衣仙急甚欲脫無計遂投痲於口衆奪之不及入咽有聲非特無腥惡氣息且甘芳無比衆見之妄想亦歛懷喪而去仙自是覺精神煥發遠過曩昔輕身健步氣足神完方寸靈臺空明大放迴溯少小情事歷歷無稍爽門外有巨石重數千鈞擡之立起了如無物而步履之間復飄捷輕忽有如御風而行絕無阻碍瞬息百里駿馬無其疾也見之者僉謂仙實離地數寸而行其下且有靈氣擁護是以恆數歲不一易其敗屨於是爭頌之爲仙而不名卽曩之相輕者亦改容相敬焉仙則自視殊勿異常人仍操故業而魚入其担亦迄未有死者或故給之曰上天有殺生之戒子旣以仙名奈何獨背之耶仙笑曰誰謂吾仙者若輩特自擾過甚捕風捉影轉累余心不安耳

高宗旣來吾邑諸臣旣以仙進亟往宣召復先叩其術與得名之故臣工有曾識仙者謹敬而對曰其人嘗遇八仙得李氏奇丹遂得至是且聞其鄰有患痲疾者數歲不瘳奄奄待斃巫醫無不束手仙見而喟曰是易治也試一揮手可使霍然愈其家亟拜而求之仙顧病者曰若無過惡疾可爲也二豎無道吾已驅之矣略一撫摩其疾若失而邑又有富家女患瘵頻年形銷骨立偶聞仙有異能亟昇病者抵其居求治仙曰是不至死遽昏畜魚水灌之霎時而瘵衆益尊若神明有危疾輒來求治仙則或掉首勿顧或應手療之人或以爲偏袒仙莞爾曰吾第能療人疾不能延人命也彼數當死者我亦無能爲力祇可聽之耳其戚有製冥鏹爲業者仙忽謂之曰旬日之內若家當兆焚如祝融行將稅駕卽禳解恐亦無益也戚

素與有隙。目爲妄語。不以爲意。而數日後。火無故自發。廬舍盡付焦土。以其所言皆有奇驗。邑人篤信之。呼以仙。而不名。宜乎陛下亦願一見之也。高宗色然喜。更命左右往促之。未久。兩內侍已左右挾仙來。敝衣一襲。捉襟見肘。面目黧黑。草履洞穿。村野之氣。盡於顏面。穢臭之氣。令人欲嘔。高宗微語曰。是人恐屬左道。徒盜虛聲。以炫世耳。而仙已聞之。遽禮拜曰。願陛下勿以貌取人。野人畢生所爲。不涉非義。果何因而見惡耶。卽爲左道。而未取人錙銖之報。又何尤者。野人固不樂見陛下。亦爲內臣強迫。至比苟欲強加之罪。亦惟任陛下爲之高宗。以其言倨。殊恚甚。欲試其技。叩以何所能。仙笑曰。野人無所能。徒能飲噉如常人耳。高宗忽有所憶。亟曰。朕有愛姬。方患河魚疾。子能治之。當得封賞。否則且治以妄誕之罪。遂命內侍導之往。仙唾其面曰。彼健飯如恆。何疾之有。乃勞陛下。塵注耶。視之果瘥矣。高宗始敬信之。偶命取遠道物。亦應手而得。益審其果挾有異術者。因詔臣下。謂是宜錫以封號。而所擬率膚泛苦。未能當高宗不憚曰。尙待朕躬爲之。是雖近仙。惜穢惡過甚。未足以當雅號。當於仙之上冠之以穢。以見仙則仙矣。而猶未能脫穢也。仙直趨而前。再拜以謝。高宗欲留之。偕以北行。穢仙固辭。勿獲潛自逸去。大索不得。及駕他適。而穢仙又復出現。邑人以其被有殊榮。益加敬仰。不衰乞醫藥。叩休咎者。戶限爲穿。俱遷居以避之。數歲後。忽杳。或言其師偕以俱去。已證果大羅天上矣。里語謂穢爲癩塌。故癩塌仙之名。至今猶復不替。作者曰。茲事邑人至今猶津津道之。諒非妄誕。然終涉乎迷信。果否靈應。若此。殊不敢擅加臆測。殆或術士自炫。其能以博上賞者乎。然未受寵頒。卽飄然遠去。抑亦異人也。

●傲骨詩鐘

傲骨

傲。凌。帝。主。嚴。陵。叟。

(張鵬甫)

骨。抱。神。仙。李。鄴。侯。

傲。容。冷。似。經。霜。菊。

(屠守拙)

骨。格。清。於。出。水。蓮。

傲。殘。秋。菊。名。人。句。

(鄭逸梅)

骨。醉。春。醪。雅。士。風。

傲。氣。欲。吞。三。尺。劍。

(尤立甫)

骨。清。可。比。一。枝。梅。

傲。官。不。肯。阿。權。貴。

(蘇篋逸民)

骨。董。應。知。善。鑑。藏。

傲。寄。豈。醅。辭。五。斗。

(潘雲璈)

骨。留。龜。寶。已。千。年。

小勸善
我亦人也

(鴻壽)

梧桐影。裏翠竹林中隱。有茅屋三間。矮不及肩。而繩樞。牖者此何居。耶中有一人。衣衫襤褸。容顏憔悴。仰天長歎者。此何人耶。諸君毋躁。此中固有一段慈善史。在我當亟述之。以爲世勸。

浙之東南有上虞縣也。位於曹娥江濱。江雖入浙江。而逼仄甚。難於行駛。故居是地者。人民樸素。智識不開。且耕而爲食。織而爲衣。不求人。亦不仰給於人。猶有太古之遺風。就中有百家村。所居均李姓。俱遷自金陵者。因有百家之多。故卽以百家名之。清初已漸次衰敗。或一家多子而死亡。或數家而合一子。或十數家而竟無子嗣。降至德宗中。祇剩李葆元一家。又貧甚。無恆產。常以樵爲業。有所得。擔於市。售以易米炊而食。妻薛氏。早孿。癱瘓不能事事。生一子名受祺。年方二歲。猶在襁褓。在在需人護持。葆元處此其苦。爲何如。以一人之所得。兼蓄其妻子。况其所業爲樵。樵細事也。何能多得。幸天生強骨。富有精力。二足又復如鐵。能登峯陟嶺。行百里而不苦。始則樵於鄰近。鄰盡而之山。每日二次。每次非二百斤不歸。故其衣食差堪溫飽。然苟葆元而常有妻在家。子在家。則樵畢歸來。妻侍於門。子牽其衣。尙有家庭之樂。不謂昊天不弔。偏降災殃。使其衰敗家庭之樂。不能永享。至宣統三年。其妻驟以中暑卒。衣食之資。旣難常贍。喪葬之費。復自何來。不得已。乃以所居瓦屋四間。拆而售於鄰村。舍喪葬外。復餘四五十金。遂於舊址建茅屋三間。四週植梧桐。翠竹前之所述。卽此居也。

時受祺年已弱冠。亦復孔武有力。乃偕其父共樵。資以爲生。每於天明。受祺卽起量米爲炊。侍父起。食畢則肩擔出入山樵。未晨餐柴已盈筐。受祺擔以行。葆元後隨抵市。正人聲喧囂。上市時也。市人見之。爭相

購以其柴多。堅木火力較強。故也。既得錢。易米而歸。憩日方中。又外出。入山。日以爲常。不少間。如或遇雨。旬日不晴者。則以其平日之有餘而補之。或以梧桐與竹而足之。（屋週所植。已成材可用。）時有羨之者。謂彼父子爲義皇上人。無罣無礙。優遊自若。非復如世人之爭權奪利。釣名沽譽者。紛紛擾擾。入於不自安之概也。執意天公妬嫉。有意摧殘。民國五年冬。葆元又超脫塵世。而長逝矣。受祺一人。獨處室中。於三更夜靜。月黑燈昏時。思及曩昔。老母在堂。隨父入山。今則母死而父亦死。輒動身世之感。無情之淚。奪眶而出。既思父死矣。母死矣。我何能生之。且天之生人。必有用於世。我安可摧殘。我身作無窮之悲鬱。留此身以待後日。或有作爲。父母之恩。可報我之心事。亦盡矣。遂安之。復入山。樵理其故業。

受祺爲人剛而有禮。勇而好義。苟有人也。以非禮加之。不義強之。彼必攘臂而起。以性命相搏。其有以禮懇之。以義哀之者。則雖粉身碎骨。赴湯蹈火。亦所不辭。一日。時當春季。風和日暖。天氣清明。受祺出行郊外。縱觀野景。行路既多。歸時已晚。聞田野有哭聲。知有異。馳往見一人。按一婦於地。而強劫其首飾。受祺怒喝曰。何物惡奴。膽敢若此。舉拳逕擊其人。還擊相持良久。卒不敵。遁去。婦起再拜謝。叩其姓氏。受祺不答而歸。復一日。雨初晴。受祺久不出樵。手中大窘。不得不出。方擔柴於市。既獲。售持錢欲歸。抵市梢。見無數行人。立於曠地。不知何故。亟近視之。則一婦人抱一孩坐地而哭。且哭且言曰。氏家本廣陵家。道頗殷。某晚鄰家失慎。火及我廬。屋盡燬。我夫我子悉葬其中。我母女得救出。流落至此。已屬大幸。但囊中莫名一錢。空手何能養飯不食一日矣。衆聞而憐之。爭投以錢。受祺亦心動。乃以囊中所有悉舉。而界之。肩擔走行至中途。思及家中祇有升米。已不足明日晨炊之用。晨起而無食。不能入山。思之至再無別法。返身

入山樵而之市易米而歸性之慈善如此

今歲台屬水災甚烈被災之區苗禾湮沒廬舍又墟災民無家可歸無食可食羅掘雀鼠剝食樹皮其慘苦不堪言狀樂善之士惻焉憫之因有義賑會之設受祺聞之嘆曰天何忍乎頻年兵燹人民已困苦顛連不堪生活復加以水災命又何恃惜我無力不能援拯於是面壁歎欷仰天長嘆開首所述卽爲斯人移時浙省署發起籌賑會熱心者聞風興起或解囊或代募學校團體多有創行不謂北五省之災事又出哀鴻嗷嗷赤地千里壯者散之四方老幼填於溝壑妻啼飢子號寒悲慘之狀不忍見亦不欲見也受祺聞之哭曰浙省之災我謂已甚北方之災益何以堪我也彼亦人也同爲中華民國彼之苦卽我之苦也我何得不有以拯之救之既而思曰我一樵夫耳無錢無勢慈善事業自有有力者在奚庸顧問爲之者已不乏其人我心亦安矣又曰非也有錢者固當輸財無錢者亦宜勉爲其力我四萬萬同胞人出一錢則四萬萬錢已得倘各視其力而爲之能多出一錢卽多出一錢與我無傷於人有益况現屆秋盡冬初霜雪將下旣無衣又無食不爲之地死者奚止千百人而已哉我雖爲樵夫一日之久亦有千文衣食而外尙有盈餘設日多百文積十日而成千積百日而爲十千以此十千或可救一二命我亦人也我何能讓人專美而不爲耶於是衣食益節省作事益力平日樵二次今則四次平日食飯今則易爲糜糜如是者一月報上竟有李受祺助賑二十元之鳴謝矣諸君思之苟受祺而富者則此二十金之捐助如九牛一毛曾何足重特受祺爲一樵夫得錢何等艱苦其熱誠洵不可及也而受祺心猶爲未足乃往親戚友朋家而募之應則已不應則哭曰我也彼亦人也彼則衣食無得居住無所君等尙能日常節

我亦人也

省則此。堯。堯。者。又。何。傷。耶。又。不。應。則。哭。以。出。時。或。入。市。賣。柴。遇。買。主。而。有。力。者。殷。殷。致。勸。大。聞。悉。咸。涕。下。出。錢。以。助。於。是。報。上。又。有。李。受。祺。代。募。若。千。之。致。謝。矣。最。後。復。欲。勸。告。世。人。特。往。鄰。邑。某。文。豪。處。懇。作。一。乞。賑。文。書。於。巨。紙。懸。諸。櫺。上。佇。立。通。衢。以。丐。人。之。解。囊。文。中。備。述。台。屬。水。災。北。地。荒。災。之。種。種。慘。狀。願。慈。善。家。亟。發。其。惻。隱。之。心。共。同。拯。濟。或。金。錢。或。衣。服。或。食。物。多。多。益。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並。謂。受。祺。以。樵。採。爲。生。有。心。無。力。故。敢。誠。求。於。諸。君。子。之。前。情。詞。迫。切。具。見。熱。心。一。時。行。人。經。過。無。不。駐。足。而。觀。觀。而。淚。下。者。有。之。觀。而。捐。錢。者。有。之。觀。而。嘉。其。志。者。亦。有。之。惟。一。二。無。識。者。指。而。詈。曰。此。無。賴。也。此。騙。錢。也。受。祺。聞。而。笑。曰。諸。君。詈。我。我。甘。受。也。我。爲。災。民。請。命。耳。苟。有。益。於。災。民。則。雖。死。我。亦。不。辭。我。亦。人。也。而。肯。膜。視。同。胞。之。困。苦。乎。事。爲。同。學。屠。君。言。君。浙。人。

世風澆薄。人心不古。富而好義者不多見。貧而急公者更不之聞。李受祺一樵夫耳。乃能深明大義。見義勇爲。吾何間言。獨怪世之守錢虜。遇公益事不肯拔一毛以助。寧以遺產傳之。其不肖子孫。不數世而揮耗已罄。以與李樵較其相去爲何如耶。

著者識

倫理
小說
相依爲命

廣東
石岐
(王桂元)

(雙燕文科函授學社小說科選稿之一)

(不受酬)

冷月一丸。疏星幾點。這個時候。萬籟無聲。十分寂寞。一般終日營營的苦衆生也都沉沉入夢去了。好奇怪呀。那邊樹林裏的一間破屋。還有一點半明半滅的燈光。照着兩個相依爲命的寡婦孤兒。俄聞那寡婦道。兒呀。夜深了。還不去睡嗎。明天要早起做工。恐怕沒有精神哩。唉。兒呀。快些兒去睡罷。娘今晚不能早睡了。總要做好了這件衣裳。明天纔有飯吃呢。那孤兒聽罷。對着他娘親苦笑一回。勉強上牀去了。可憐這個孩子。因爲他父親死了。就成一個無告的孤兒。憐他愛他的。除了他相依爲命的母親。再沒有別人了。天沒放亮。路上的街燈。還閃閃吐其餘光。道上的行人。還很稀少。可憐他已經跑上幾十條長街。向報館裏取報去派了。無論晴天雨天。都沒有一時的休息。報紙派完了。還要跑往街市裏賣些瓜菜。纔能夠度他的生活呢。唉。可憐極了。像他這樣。辛苦却沒有一頓的安逸。飽有時。還要挨餓。試看看那些貴族官僚們。莫不是一高樓大廈。二衣錦食肉。而且打麻雀。呵。吃花酒。呵。呼奴喚婢。呵。三妻四妾。呵。種種花費。簡直指不勝屈。他的金錢。是從那裏來的呢。無非我們的民脂民膏。我們可曾享他絲毫的利益嗎。恐怕還要受他們的害呢。唉。這樣的社會。簡直是一個貴族的社會。不是平民的社會了。閒話休題。且說這個兒子的父親。早幾年因爲遭着兵燹。中了流彈死了。這時他還很年輕。沒有知識。也不曉得什麼哀痛。但見他娘親哭得淒淒切切。自己也紅着眼腔。陪他娘親流下幾點清淚罷了。他娘親處着這個光景。早欲脫離這污濁世界。跟丈夫到地下去。但是回頭一想。那黃口孤兒將來靠誰撫養呢。

自己便捨不得丟下他。苦孤伶仃哩。因此就把他的死念打消。盤日長吁短嘆。蹙額愁眉。沒昏沒曉。替人縫衣度活。慳慳儉儉。做起苦工來。也可勉強過那愁中的歲月。

光陰飛快。他兒子已經十多齡了。也能夠做些生活了。母子作苦度日。雖然沒有多大的積蓄。但也沒有什麼乖遇。所以他們處着這樣光景。倒還算不幸中的幸福哩。誰知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平地一聲霹靂。就把他們的幸福打消了。

有一天夜半的時候。母子倆止入黑甜。忽有一陣陣嘈雜的聲音。他們就從夢中驚醒起來。一看。鳴鑼聲啊。喊捉聲啊。和鎗礮聲。鬧成一片。頓時把他們相依爲命的母子。嚇得面色一陣青。一陣白。唉。強盜來了。兒呀。快些躲閃罷。咳。閱者諸君。這是甚麼呢。原來是駐在該鄉的中國式的草鞋兵。因爲日久沒有餉發。釀成兵變。後來竟成了強盜。專以劫掠爲事。這夜烏飛鵲噪的。就是那些草鞋兵作怪了。『兒呀。快些躲閃罷。』這一聲還未說完。說時遲。那時快。強盜已洶洶湧湧的進來了。他母子到這時候。嚇得呆了。聽憑一夥強徒。傾箱倒篋。把他母子倆一點苦力換來的血汗錢。搶掠一空。這還沒有緊要。還要把他相依爲命的兒子擄去。老婆子心裏一急。暈倒在地。及至醒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到了這個時候。不由他。不萬念皆灰。覓死路去了。

那天晚上。一條靜悄悄的河岸旁邊。站着一個婦人。一種憔悴可憐的狀態。像死囚一般。徘徊岸上。眼眶裏滴滴下淚。沒有多時。撲的一聲。那婦人已入水晶宮去了。唉。這個厭世的婦人。著者不說是誰。諒來看官知道他是誰了。但是他是不是死了去呢。這且按下不提。

卻說那孤兒自從黑夜被虜進了虎穴。他並不怕死。心裏只是丟不下苦命的娘。只得哭着央告道：娘雖然單有我這一個孤兒。只是家計很窮。如今既被虜來。那有銀錢來贖。可是願不得我的死活。卻這益發使我的娘難堪了。求你們可憐見的放了。我罷。那夥強人道：你倒說得好太平話兒。你平白地休想脫身。你娘既然沒錢把你贖將出去。便要屈留你一輩子。早晚小心在意聽候使喚。那孤兒益發哭道：這個情願把我殺了罷。我在家裏母子倆相依爲命。作苦度日。我固然一天少不得娘。娘也是一天少不得我。娘現在沒有我在他身邊。教他如何過活呢。又是痛惜。又是擔驚。又是飢荒。多分我那苦命的娘。活不成了。娘呀。苦命的娘呀。兒子陷在虎穴。脫身不得。不如伸著頸子一刀兩段。趕上黃泉路。尋我慈愛的娘做鬼。也得母子相依。哩。強徒聽了。有的罵他。有的笑他。有的拔刀威嚇他。這孩子只是哀哀的哭。只求速死。強徒倒也沒奈何。他顛倒用好言安慰。把他拘在巢窟之中。逼他日夜做些苦工。不放他尋得一條死路。也不放他尋得一條活路。一天也算是老天可憐見的。不知怎麼一來。這孩子竟得脫身跑了。欲要回鄉看視老娘的死活。叫聲苦。不知天東地西。只得一路問訊。沿途乞食。路遠迢迢的趕回鄉。

有一天。這個孩子向人家丐食的時候。瞥眼看見一人。是很面善的。趨前審視。原來是他的鄰翁唐四叔。此時天涯淪落。忽遇同鄉。正如久旱逢甘。胸懷頓放。連忙上前施禮道：四叔。久沒見面了。何時到這裏呢。唐四叔吃了一驚道：你去年不是給賊人擄了去嗎。如何得到這裏啊。孩子一面落淚。一面訴說。猛可裏戰戰兢兢。問道：四叔。我的母親現在怎樣怕……話沒說完。唐四叔連忙答應道：不要驚慌。你母親現在還好好的活着呢。你可隨我來。明天帶你回鄉去罷。他聽了這話。呆了一呆。然後笑將出來。兩個膝兒不

由的跪了下去。失聲道：好了，感激你老人家不盡了。

唉，看官，孤兒的娘親，著者不是說他投河了嗎？爲甚麼尙在人間呢？原來他投河之後，可巧遠遠一隻漁船搖過來，一個蒼顏白髮的老漁翁，坐在船頭，恍惚見一個人跌下水去。那老漁翁生性是很慈善的，見着這麼光景，那就緊緊搖向前去救他。到了差不多傍岸的時候，船底便閣閣有聲。漁翁就叫齊他的老妻咧，兒子咧，媳婦咧，七手八腳撈起來看時，是個老婦人，因爲飽吸河水，腹脹胸悶，已是昏不知人，奄奄一息了。撫他胸前，微覺有些溫氣，隨即叫他兒子上前，依着救溺的方法，施救一番，漸漸甦醒轉來。纔知道遇救不絕的，唉，嘆氣，但是還依然抱着死念，眼中流淚道：我那兒子，生生被賊擄去了，我還活着做甚麼呢？多謝你們白救了我了，不如依舊放我入水死了罷。漁人不免七張八嘴，苦勸一番，這纔把他的死念暫時打消了。

過了一星期的時候，那婦人已漸漸的復元了，便即辭謝了漁翁，回到鄉間。且自傭工度活，每想着他的兒子，就緊一陣，慢一陣的流淚。

如今且說那孤兒跟着唐四叔住了一夜，唐四叔便帶他搭船回鄉。一到了里門，孤兒忙忙上岸，看着景物依然，故鄉無恙，獨是兩傍的淒淒綠草，不免惹起他一番愁緒。唐四叔在前帶路，行了多時，不覺已到他母親傭工的那家了。他母親正吃晚飯哩，一聞他的兒子來了，忙投箸迎將出來，顛倒淚眼相看，黯然無語。大凡人於絕處逢生，久離復合的時候，喉頭雖有千言萬語，到時却不能說出半句，腦袋似乎沒了思想，一般這種悲喜交集的情形，我這枝筆也不能形容得出來呢。

他母親自此以後。也不願爲他人傭工。只和他兒子共謀生活。母子們雖然辛苦一點。但精神上卻感着無量的愉快。在再光陰。一連過了十年。這十年的中間。舍了工作度活外。遇着得空的時候。他娘親每教他讀書。他的腦根是很聰慧的。過日便琅琅成誦。自此以後。他認識了幾個字。便喜歡看些報紙和書籍。因爲沒有錢來買。便常常走到圖書館裏去借閱。那些新出版的著作。幾乎被他看個淨盡。從此新潮流的新智識。就深印在他的腦裏。『犧牲』『奮鬥』這兩個念頭。由此而生了。

再過了幾年。孤兒廿多歲了。『犧牲』『奮鬥』的心。一天高似一天。智識也一天天的進步。眼着中國的惡劣社會和軍閥派的縱橫。平民的受害處。此現在人生的萬惡環境。沒有一時不痛苦。便竭力提倡那平民主義。要改良他的惡環境。鏟除那些軍閥官僚政客們。成立一個新中國。唉。他的心志這樣大。因此就給那些軍閥派嫉忌了。捏造罪狀。拿他入獄。剝奪他的自由。入獄的時候。十分苦楚。并且受監獄官的苛待。蚊子大比蒼蠅一般。還不給他一個蚊帳。唉。受苦了。但是他抱着『犧牲』『奮鬥』的心志。精神上反覺得十分愉快。他娘親看見他兒子含冤入獄。就苦到了不得時時想到監獄裏去見他兒子一面。但是因爲沒有錢給這些監獄官。就不准去見他。唉。他母子平日的愛情。是很濃厚的一日。弄到這個地步。他娘親固然是欲哭無淚。那個孤兒因爲思念他母親更無一刻的安寧。一連幾個月就奄奄成病了。孤兒病了。經他娘親的呼冤哀求。才釋放出來。但是他的病。還是沉重呢。

一座淒涼黯淡的房子。一枝半明半滅的洋燭。照著一個臉黃骨瘦的人。臥在一張牀上。一個老婦人坐在牀邊撫慰他。這就是孤兒因病入了貧民病院。他娘親看護他的時候。一聲聲的珍重。送到那病人的

耳中他也生出一種慘笑來。慰他的娘，親實在他的慘笑更足。表他心裏的悲鬱。唉，說不出的苦況。都是因着社會的不良罷了。自此病了個把月，纔得痊癒出院。出院的時候，仍然和他娘親共謀生活。這一個孤兒的肉體，雖是作工，但他改造這萬惡社會的心志，依然沒有稍懈。後來因爲和過激黨交結，傳佈過激主義，要實踐他平日的心志，向前「犧牲」奮鬥。那知忽然給政府拿獲，但是提堂審訊的時候，他不但沒有絲毫的餒志，并且鼓他懸河的口，向那些萬惡軍閥針砭。一回大大發揮他的主義，觀審的都爲他動容。從此他就要從容就義去了。相依爲命的孤兒寡婦，從此要分手了。可憐孤兒正在刑場待斃的時候，他娘親已蹈海死去了。唉，好可憐的相依爲命的孤兒寡婦。

偵探
小說
恐怖黨 (續)

第十一卷 孤島飛船

第一章 攻打迦司里海島

(吳門周瘦鵑譯述)

南爾遜李是世界聞名的大偵探家。也是我的和善主公。他燃上一支雪茄。很自在的說道。諸君啊。這件事雖很爲難。但我們終必得着最後的勝利。偷能大功告成。說不定就可捉住那黨魁。甚麼恐怖黨就得一敗塗地了。我主公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是在蘇格蘭場警務總監的辦公室裏。這時室中除了我主公和我二人之外。還有偵探長蘭那得。和毛尼。富里爾。更有幾個場中的偵探。他們無甚重要。我也不去記他們的姓名了。我們所談論的。是件非常重大的事。就是南爾遜李和那很有勢力破壞大不列顛人民和平的恐怖黨。我主公倚在椅子上道。諸君啊。他們黨中人的事。大半你們都曉得。他們把抹克司。歪爾船主的新式潛艇搶去。我費了許多心血。經歷了許多困難。好不容易纔把那潛艇奪回。蘭那得點頭道。這件事真虧你做得來。他們不是還不曉得這潛艇是被你奪回嗎。我主公點頭道。當尼柏爾和我在安哥尼船上。行到歐立區海中。那只潛艇就來了。我冒充着上了那潛艇。到了蘇格蘭海岸附近一個海島上。我的喬裝他們都沒識破。我又見了那黨魁。他也沒疑心。我蘭那得道。密司脫李。這件事可危險極了。你的性命簡直是握在手裏。我主公道。是啊。我和恐怖黨人爭鬥的時候。我的性命都是攜在手裏。又指着。我道。我每次做事。都很得尼柏爾的幫助。他也很有能幹。我道。主公不要謬贊我了。我主公道。那個海島就叫做迦司里海島。毛尼道。你在那島上。很做了些出色驚人的事件。借着他們黨中。要利用潛艇劫獲。

別一只船的機會。你就安安穩穩把這潛艇交給我們的驅逐艦。是不是這種情形。麼。我主公道。正是如此。可是恐怖黨魁新格萊夫在海島上。還沒曉得這詳細情形。我已發出一個通告。說是蘇格蘭海岸附近有一只潛艇。不知怎樣完全毀了。艇上的人都已喪命。新格萊夫得着這個消息。自然總以為那只潛艇遇險毀了。艇上的人都已死了。蘭那得道。你這主意。却想得周到極了。他們既不疑心。這潛艇被人家奪去。對於海島上面。自必不加甚麼戒備。我主公道。我正是這個用意。但是那個海島當中。却藏着無限秘密。要想去攻擊。也不是容易的事。我在那海島上面。就攔得雖不長久。却已被我探明白了。不少海島上有許多石壁石壁裏面。却裝着很多的機關鎗。倘有人去攻打。就是在日中。恐怕也不免受他們的傷害。蘭那得道。有這等事。麼。有這樣秘密的地方。麼。我主公道。總而言之。那海島上的抵抗一切的能力。必然很為雄厚。而且島上還有些秘密的事業。僱用的工人。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山石下面。藏着兵工廠。甚麼新式的機關鎗和電氣材料。都可在那廠中製造。我雖沒進去過。但可料想得到那種情形。那座海島表面看上去。如同荒島一般。一些也沒價值。誰能曉得他。却有這種種的勢力。蘭那得道。照你這樣說來。我們就是去到那裏。攻打到一年半載。也未必能攻打得下了。我主公不答。仍就接着說道。我所說的。還是人工方面的佈置。而且他還有天然的險要。那海島有一個海口。直通外海。却非常的狹窄。兩邊都是高山。從外海看過。去簡直不能看出。蘭那得道。這樣情形。我們將怎樣去攻打呢。勢必要調動軍艦了。我主公道。這個自然。我已想到這辦法了。蘭那得道。但是(句)我主公不等他說完。就道。這事必須海軍幫助。我們方纔可以成功。我想海軍當局一定也可以允許幫助。因為恐怖黨人的罪惡。不是僅及於一

方面。凡是社會上的人。誰不受他們的禍害。如果海軍當局置之不顧。將來也必身受他們的痛苦呢。別過這樣攻打計劃。實是很爲危險。然而我決不諉卸於人也。必身臨其地。大家去分任這危險。好了。蘭那得。得點點頭道。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個迦司里海島形勢。人工兩方面都非常險要。既然要去攻打。必得預備妥當。然後方能進行。這海島是你發現的海島上的情形。你也嘗親身經歷過。倘然你再去攻打起來。自較別人容易得手些。我情願把我的部衆一齊交給你完全聽你的指揮。我主公道。這樣很好。我必竭力來幹這件事。尼柏爾自然幫助我。又笑着說道。我沒有尼柏爾。幾乎沒一件事能做了。毛尼撚着鬚鬚說道。你不是說那海島上有機關鎗麼。你不是又說有一百餘名的工人在那海島上面麼。你雖這樣說法。我們不能把那海島四面包圍起來麼。他們沒了出路。死守在那海島上面。想來總不能長久的。我主公道。你想去包圍那海島。原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包圍之後。又將怎樣呢。我怕。是白費工夫。毛尼道。白費工夫啊。我主公道。正是。那海島上面。你不會親自去過。實在的情形。你自然不能十分明白。那海島的形勢。實在險要得很。就是我們把他包圍起來。攻打一個禮拜。恐怕也攻打不下。蘭那得道。那麼。你想甚麼法子去攻打呢。我主公道。據我想來。也很爲簡單。蘭那得道。你又說簡單麼。我主公道。正是。我心中的主意。倘能個實行。確然簡單易辦。但在我宣布這主意以前。還有一句很重要的話。須要先爲說明。恐怖黨的首領新格萊夫。我想你們大家。都是曉得的。室中的人。聽了他這話。都笑起來。蘭那得道。密司脫李。你簡直說笑話了。新格萊夫的名字。還有人不曉得麼。但是你這時怎樣又題起他來。我主公道。我自。有道理。不得不題他。一題他的爲人。實在奸詐到極點。他自從做了黨魁以後。就終日喬裝。雖是他們

同黨人也未必能個個認識他真面目。可是我卻認識他。警務總監這時很詫異的道：你能認識他的真面目麼？我主公道：正是你不是也能辨認得出麼？警務總監道：我却不認識他。但是我總以為他是死了。我主公道：這句話你可大錯了他。如果死了還有甚麼恐怖黨呢？警務總監道：你這樣說來他是決定還沒有死。我主公道：這個自然。蘭那得也道：密司脫李。如果他人說新格萊夫沒死。我一定不相信。還得笑他是胡說。但是你非他人可比。你既說他沒死。想來你總有相信得過的地方。我主公道：這還用說。難道我還亂造謠言不成。總之新格萊夫是個非常狡猾的人。施展出他的計策來。委實是神出鬼沒。教人無從揣測。有好幾次我已將次要捉住他了。却終被他逃脫。不是我說句駭人聽聞的話。就是我們果然捉住了他。把他關鎖起來。說不定一二小時之後。又不見他的蹤跡了。所以我這次去攻打那海島。不敢說一定可以捉住他。不過要他重重的受了我們的打擊。不敢再出頭罷了。警務總監道：別的話都不必去說。你且把你心中的計策說將出來。大家斟酌罷。於是我主公詳細的說了一遍。警務總監道：這計策很好。我們一定幫助你。讓你做成這驚人的大功勞。你要甚麼應用的物件。請你就向我說。我總答應你是了。我主公把那吸剩的雪茄。擲在火爐中道：我也不要甚麼。我先向你討幾個幫手。蘭那得和毛尼二位先生。是必不可少的。警務總監滿口答應道：可以。可以。明日早上你們必得動身麼？我主公道：正是一些也不能遲。警務總監道：辦這種事。貴在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那能有無謂的就擱呢？至於海軍方面的事。我却不能做主。那位海軍司令說不定要慢吞吞地。但我總竭力催迫他。便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我主公都站在西納司號船的甲板旁邊。我主公早把各種事體都已預備妥當。這時

就要開始進行這件事的關係之大自非尋常可比。我和我主公兩個人本不能去做。現在既有了許多很好的幫手也就不怕甚麼了。但是我的心中總覺有些不定。這一天的天氣非常之好。雖在冬天。那陽光却和煖得和春天一般。天空中也沒一些雲。很覺清明。我心神雖不定。遇着這種天氣。精神却增長了不少。那旁還泊有一只船。形式很不中看。我覺得很不適意。當下就把我的意思告訴我主公。他却說我們能得着這只軍艦。還是我們的幸運。那只軍艦是五十五號。是一只舊式的驅逐魚雷艦。他的燃料是用煤炭。不比那新式的L.B.D.都是汽油。而且這五十五號外觀雖不中看。似乎受了攻擊。就得沈下水去。其實他的戰鬥力很爲猛烈。艦長是位少年的大佐。名叫瓦萊司。是直接統轄於海軍總長的。這時却得聽我主公的調度。我們船上除了我們二人之外。還有蘭那得和毛尼。更有十八個蘇格蘭場中的警士。我們一齊上了這五十五號。我主公和那少年艦長密談了幾句話。就發下開行的命令。我站在鐵欄旁邊。心想前途的情況。不知怎樣呢。

第二章 奪獲汽油船

天色晚了。四面都漆黑。但海面却很平靜。海水撞在船唇上。發出拍拍的聲音。這時五十五號已經停了。船上的燈火一齊熄滅。一點亮光也沒有。停船的所在距離那迦司里海島。雖不過二十碼。但以天色很黑。海島上面一定不能看見。我們就是我們看那海島也看不清楚。不過僅見水平線上有一塊更黑的影子罷了。這時我和我主公還有蘭那得都立在甲板上。我們說話的聲音非常低微。因爲在水面上的聲音是很容易傳達出去。我們又仔細看那海島。一塊很大的黑影浮在海水面上。不明白這海島內容。

的。人。那。能。料。到。在。這。黑。影。當。中。却。藏。有。無。限。的。秘。密。好。比。是。個。罪。惡。的。製。造。所。呢。那。海。島。上。也。沒。有。一。點。燈。光。仔。細。聽。去。又。沒。一。些。聲。響。不。過。有。那。微。浪。擊。岸。的。聲。音。罷。了。蘭。那。得。道。我。們。現。在。已。到。了。危。險。的。地。步。萬。一。我。們。被。困。恐。怕。決。沒。有。逃。走。的。機。會。我。王。公。笑。道。你。且。莫。胆。怯。事。到。如。今。亦。祇。有。做。上。去。再。說。我。們。第。一。步。必。得。設。法。奪。獲。那。汽。油。船。我。道。說。不。定。那。汽。油。船。已。不。停。在。這。裏。了。我。主。公。道。我。却。不。這。般。想。我。能。決。定。那。汽。油。船。必。在。這。裏。新。格。萊。夫。且。就。在。這。船。上。別。過。我。們。必。須。大。胆。棄。船。登。岸。方。纔。可。以。得。手。蘭。那。得。道。我。也。得。隨。同。你。們。登。陸。麼。我。主。公。道。這。個。自。然。而。且。我。們。就。得。立。刻。登。岸。了。蘭。那。得。道。那。麼。就。聽。你。吩。咐。我。總。跟。隨。着。你。好。了。於。是。我。主。公。就。和。蘭。那。得。慢。慢。的。預。備。起。來。五。十。五。號。上。本。有。幾。只。小。船。這。時。就。放。下。兩。只。每。一。只。船。上。有。警。士。八。人。一。只。由。毛。尼。管。領。着。一。只。是。我。主。公。自。己。統。率。蘭。那。得。和。我。都。在。我。主。公。這。一。只。船。上。向。南。而。進。毛。尼。的。那。只。船。却。由。北。邊。兜。轉。回。來。等。得。着。暗。號。再。會。合。進。行。毛。尼。的。船。先。開。因。爲。兜。轉。回。來。總。須。費。去。一。小。時。的。工。夫。我。們。這。一。只。船。也。照。預。定。的。方。向。開。行。我。主。公。蘭。那。得。和。我。還。有。那。八。個。警。士。都。攜。着。軍。器。五。十。五。號。却。在。海。面。上。做。我。們。的。聲。援。罷。了。我。們。小。船。行。的。時。候。並。沒。一。些。聲。音。我。和。我。主。公。坐。在。船。舷。上。蘭。那。得。却。坐。在。船。中。央。我。主。公。不。住。的。用。夜。裏。的。望。遠。鏡。向。海。島。上。看。一。會。回。頭。向。我。道。尼。柏。爾。我。並。看。不。出。甚。麼。等。到。近。些。纔。可。以。看。見。呢。這。時。小。船。仍。向。前。行。我。們。的。眼。光。却。都。射。在。前。面。那。海。島。上。儵。然。被。海。島。上。面。的。人。看。見。了。我。們。的。小。船。他。們。說。不。定。就。放。出。機。關。鎗。那。麼。我。們。就。得。完。結。了。我。再。向。前。看。見。離。開。那。島。岸。已。並。沒。多。遠。並。見。那。島。旁。高。高。低。低。很。不。齊。整。大。約。都。是。些。山。石。又。不。多。一。會。又。看。見。一。個。海。口。我。主。公。就。招。呼。搖。船。的。人。向。那。海。口。搖。去。差。不。多。五。

分鐘的光景。我們這只小船就神不知鬼不覺的進了海口。我道：我們應得向右方去了。我主公道：正是。再過一兩分鐘，我們就可看見那汽油船了。又附着我的耳朵道：我們最好不要說話，就是低聲細語，也可不必寧可謹慎點好。於是我們一聲也不再響。果然走了不多一會，却見前面有兩點燈光。我曉得這就是新格萊夫的汽油船了。這個停船的所在實在好極了。四周都是高山，偷不進那海口。從外海望進來一些也看不出在靠近那汽油船的岸上。還有一所小屋。我主公曾經到過這島上面。這種情形自然都很明白。可是我們現在並看不見有甚麼小屋。這時島的四方都很黑暗，也沒一些聲響。不過有那海水下流的聲音罷了。我們一行人衆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向前走去。有一個警士忽見前面有個黑影，閃閃當即招呼我們。我們也就停住，却沒甚麼動靜。仍舊前行。我主公曾經說過這海島上面差不多處處都有埋伏，還有許多瞭望臺。雖一時看不見他們一個人，實則他們已經看見來人暗暗的佈下陷阱。所以我們前行的當兒格外注意，總得不教他們看見纔好。我們第一個目的物就是那汽油船。但是那船上說不定也有瞭望臺。果然有呢？那就爲難了。我們走近的時候，必得被他們看見。但是我主公也顧不了這許多。所幸並沒遇着甚麼。等到我們走進了見那汽油船，並不甚大，外狀却很堅實。我們這時已靠近汽油船。那船旁刻着「晨霧」兩個金字。想來這就是汽油船的名字了。我們的小船雖已緊靠那汽油船，但非常當心一些聲音也沒有。我們也不敢再說一句話。蘭那得就領着他的警士靜悄悄的從繩梯爬上汽油船。我主公和我緊跟在他們後面。本應由我主公領路，纔是因爲我主公要照顧那隻小船，不得不落在後面。等我和我主公上了那汽油船的甲板，見蘭那得和他的警士早在那裏等候。我們

們。看。這。甲。板。上。也。很。寂。靜。並。沒。有。看。守。的。人。我。主。公。這。纔。在。前。引。路。向。艙。下。走。去。蘭。那。得。領。着。五。個。警。士。先。在。前。面。守。着。預。備。接。應。各。艙。房。中。既。無。燈。光。也。無。聲。響。但。聽。見。下。面。機。器。房。機。器。的。軋。軋。聲。我。主。公。提。起。一。塊。艙。板。向。下。面。看。我。也。看。了。一。眼。這。只。汽。油。船。果。然。很。小。下。面。的。機。器。房。距。離。我。們。立。足。的。所。在。並。沒。多。遠。那。機。器。房。中。有。三。個。人。都。坐。着。吸。烟。似。乎。等。上。面。發。命。令。就。要。開。船。的。一。般。於。是。我。主。公。連。忙。放。下。那。塊。艙。板。就。急。急。的。從。一。鐵。道。扶。梯。走。將。下。去。又。掏。出。了。手。鎗。招。呼。跟。來。的。人。都。預。備。妥。當。我。道。主。公。你。預。備。怎。樣。我。話。沒。說。完。但。聽。見。機。器。房。中。三。個。人。有。一。個。人。在。那。裏。說。話。等。看。見。我。主。公。的。手。鎗。就。霍。地。跳。起。來。那。兩。個。人。見。了。也。驚。駭。得。非。常。這。時。跟。着。我。們。的。三。個。警。士。也。走。上。前。來。防。備。着。有。甚。麼。意。外。我。主。公。很。安。閒。的。向。機。器。房。中。三。個。人。道。朋。友。老。實。和。你。們。說。罷。你。們。三。個。人。想。也。抵。當。不。住。我。們。你。們。又。沒。有。幫。助。不。如。一。句。話。還。沒。說。完。已。有。一。人。問。道。我。且。問。你。你。究。竟。是。誰。我。主。公。道。你。何。必。問。我。是。誰。我。又。何。必。告。訴。你。總。之。現。在。的。情。勢。危。急。到。極。點。了。我。沒。工。夫。和。你。閒。話。我。也。不。願。浪。費。我。的。鎗。彈。但。是。我。們。既。來。到。這。裏。自。然。有。些。要。事。你。們。如。果。亂。鬧。我。們。也。不。能。答。應。你。不。見。我。們。已。帶。來。警。察。麼。一。人。道。警。察。麼。我。主。公。道。正。是。你。們。必。得。伏。伏。貼。貼。讓。他。們。捆。好。否。則。你。們。就。得。吃。許。多。的。痛。苦。了。這。三。個。人。却。很。漂。亮。見。勢。力。不。敵。當。下。也。不。抵。抗。就。讓。警。士。上。了。手。拷。我。主。公。覺。得。很。爲。得。意。又。向。他。們。問。道。這。船。上。還。有。別。人。麼。一。人。道。你。們。既。捉。住。我。們。三。人。也。就。可。以。罷。休。了。還。問。甚。麼。我。們。決。計。不。告。訴。你。們。我。主。公。笑。道。你。們。不。肯。說。出。難。道。還。希。望。他。們。來。救。回。你。們。不。成。你。們。果。然。存。這。希。望。終。不。免。失。望。因。爲。我。們。的。佈。置。非。常。周。密。任。甚。麼。人。也。不。能。傷。害。我。們。那。麼。又。那。能。救。回。你。們。呢。一。人。道。你。們。還。不。曉。得。新。格。萊。夫。

(旬)說到這裏忽見有一扇鐵門開了我大吃了一驚連忙舉起手鎗預備開放再一細看見開門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蘭那得他說道我曉得你們定在這裏我可來遲了一步我們在貨艙裏也捉着兩個人連這三人共拿獲五人了我道你們也捉住兩個人麼蘭那得道正是別個水手恐怕都上岸走了這船上恐怕沒有別人我主公和我當下就到了貨艙見那兩個人也上了手拷我主公就向蘭那得道我們須得把這五個人關鎖在一處我們還得去辦別樣事不能多耽擱了於是把機器間的那三個人也帶到這裏又派兩個警士看守着我們就去把全船搜查了一回果然沒有別人我們在一間艙房裏談了片刻我主公道我總以為上了這只船可以捉住新格萊夫誰知他倒先走了然而我們不可氣餒還得積極進行纔是我道現在第一步已做到了第二步又將怎樣我主公道我們既奪了這汽油船方算得極危險的開端以後的事還很困難但是我們也不必怕姑且向前做去便了蘭那得道我想毛尼和他率領的人等候我們已長久了我們在此現在別無所圖還是迎合着他們再作道理我主公很以這話爲然僅留兩個人在貨艙中一個人在甲板上其餘的都上了小船預備迎合着毛尼一同到附近岸上小屋中去了。

第二章 破獲迦斯里海島

我們站在這迦斯里海島上見這島的四面都是高山路徑很難辨認但是我主公曾經到過這裏白晝裏察看了一週夜裏又走了一次而况他的目力也很利害所以各條道路和灣轉的地方都很明白這時雖在黑暗裏他仍舊領着衆人走上正道可是我們身入重地可算是進了恐怖黨的勢力範圍我們

的處境着實危險萬一被他們捉住可就沒有逃脫的希望了我想看再朝前看只見山石的右方有許多間房屋都是新式工廠的模樣我們腳上幸着的是橡皮底鞋這時提輕脚步走起來並沒一些聲息嘴裏也不說話我主公在前面走蘭那得和我緊緊跟隨其餘的人又跟在我們後面走了一回却走上了一條欹斜的山路我們仍舊向上走不多一會我主公忽然站住了手指着一處我順着他指的地方看過去看離開不多路那裏有一個瞭望臺恰巧正向着我們臺邊似乎還立着一個人我主公起初本不響一聲這時却仍舊不響我低低的自言自語道那方不是一個人麼我主公也就着我耳朵說道你們就站在這裏不許亂走等我回來再作計較我正要攔阻他他已向前面走去了我想他去做甚麼覺得很為奇怪但他既教我站在這裏我也不便去跟隨着他我但注意那立在瞭望臺旁邊的一個人罷了蘭那得這時立在我後面他見我主公走了立刻露出不安的樣子來我也就附着他的耳朵說道我主公到前面去了不知做出甚麼花樣來一會我再看看那人見他張開兩臂伏在一塊山石上這樣看來他是決沒曉得島上來了外人這時那山石的後面忽然又伸出一個黑影來就按倒伏在石上的那人還聽得極微弱的掙扎聲音又過二三分鐘我主公就回來了低聲道那人已不能為害了我本想要手鎗打死他但恐鎗聲一作再引出別樣禍變來我道你不是已(句)我沒說完我主公就道尼柏爾你不必驚懼一小時內他是不能蘇醒過來你們當心些隨我向前走罷我們走到那人先前立的所在見他已倒在地上手脚都被捆好口中也塞着一大塊布我們又前走了二十碼見山石當中有一個洞起初看上去似乎很小但再仔細一看直徑却很長洞的左邊有一條路直通到海島的中心我們看了這種

情形知道。方纔被我主公打倒的那人。正是把守這條路的路旁。還有一個看守。所裏面點着一盞燈。但被遠遠的山石遮着。非到面前。必不能看見。我們走到這路口。當即站住。不再前進。教三個警士防守這裏。我們本攜帶三架小機關鎗。也就支起一架。防備一切。我和我主公領着其餘的人。再向前走。我主公走那路徑。很爲熟悉。可見他的記憶力。實高人一等。約摸走了六分鐘的工夫。就到了第二個瞭望臺。這裏却没有防守的人。所以我們就教蘭那。得和兩個警士支起兩架機關鎗。駐守在這裏。這個地方很爲遼闊。必得兩架機關鎗。倘有人衝過來。方能支持得住。我和我主公仍舊前行。我主公低聲說道。我們必得會合毛尼去了。離開這裏不多遠。還有一條路。我們必得立刻前去。我道那條路。可就是通着無線電臺的麼。我主公道。正是。我們又走了一會。經過許多山石。已到了島的北部了。那裏的路格外崎嶇。難行。我主公也就格外注意。在那亂山當中。毛尼和他帶領的幾個人。都等在那裏。還有二座峭壁。直聳入天空。毛尼見了我們。就低聲道。我們已等了二十分鐘了。你們的事怎麼樣了。我主公道。第一步已經成功了。那汽油船已被我們得着。又佔據了兩個瞭望臺。毛尼道。這樣很好。可受着甚麼抵禦。不會我主公道。不會你們呢。毛尼道。我們也沒遇見一個人。還以爲是走錯了。呢。我主公道。我想你們當已帶來二架炮了。毛尼道。這個自然。我們大衆商酌了一回。又向前走到了第三個瞭望臺。這裏的情形。和各處大同了。很像一個大山洞。如果要防守起來。必得有好幾個人。于是把毛尼帶來的那兩架炮。就架在這裏。這海島上面的各險要地方。可算都被我們得着。我們覺得很爲快樂。還有那無線電臺。也是必爭之物。所以我主公帶着兩個人。前去那無線電臺。本設在山頂上。大約十分鐘。就可回來。可是我主公只去了

八分鐘已經回來。但是祇帶回一個人。據說那管理無線的人一些也沒費事就捉住了。我主公就把那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又道：這時我們發一個暗號出去看看有沒有動靜。於是就將那機關鎗放了幾響。這聲音一定轉達得很遠。島的四方必然都能聽得。但一些動靜也沒有。我道：鎗聲這樣響，他們就是睡着也得驚醒了。我們再等一兩分鐘。大約便有分曉。我們靜心聽着，忽聽得距離不遠的山谷中也放了兩鎗。似乎是回答的意思。蘭那得知道有了對手，就立刻吩咐手下人都把機關鎗中的鎗子裝足。倘若有人衝過來，就可開放。再看時，只見有一個山洞中燈火齊明，並有許多人呼喊的聲浪。我主公就高聲向着他們道：你們已被我們圍困，不必再想抵抗了。徒然送掉性命于事實，仍沒益處。我們再從燈光中看他們。見他們亂跳亂走，似乎很暴怒的樣子。還有幾個人大約是首領，當即發下緊急的命令。我主公又道：我們各人都攜有快鎗，咧有一個首領說道：誰和你們多說閒話，你們能圍困我們麼？我們衝上去。啊，于是他們那許多人就衝將上來。大約有三十幾個人。倘若他們真個衝到我們面前，我們到有些難以抵禦，所以不得不預先下手。當下就連連開放機關鎗。毛尼這時也就開鎗這一陣射擊，居然把他們打退下去。但有兩個首領還堅決不退。有一個問我主公道：你就是南爾遜李麼？毛尼接言道：他究竟是誰，你也不必問。總而言之，你們可算是被警士捕住了。他們也不再說，就立刻去了。我主公笑道：他們必定是想別法去了。但是我們已佈置妥當，他們終歸是失望。我們可就把這海島團圍住，不能再耽擱了。大約不過半點鐘之後，這海島已被我們圍住，不多一會把那許多的黨人陸續捉住，先送到汽油船和那在汽油船上捉着的一同，又送到晨霧艦上監禁。起事這時我們已明目張胆，不必顧忌甚麼。把

汽。油。船。上。的。燈。一。齊。燃。上。大。衆。放。着。喉。嚨。談。了。一。回。蘭。那。得。和。毛。尼。得。意。得。甚。麼。似。的。我。和。我。主。公。站。在。船。欄。旁。邊。閒。談。祇。見。蘭。那。得。走。過。來。道。李。這。次。成。功。我。們。萬。想。不。到。島。上。的。黨。人。都。被。我。們。捉。住。這。個。海。島。也。可。算。是。肅。清。了。我。主。公。道。且。慢。我。們。休。息。一。刻。還。得。去。到。島。上。詳。細。搜。尋。一。番。而。且。新。格。萊。夫。不。知。去。向。也。得。設。法。探。個。明。白。纔。是。一。會。我。們。大。衆。又。到。了。海。島。上。面。各。處。山。洞。山。坳。搜。了。個。仔。細。果。然。又。捉。到。一。個。黨。人。據。他。說。新。格。萊。夫。是。於。前。一。天。坐。着。飛。機。到。別。處。去。了。因。爲。他。不。在。島。上。所。以。這。島。上。的。防。備。不。免。疏。忽。了。許。多。他。這。番。話。似。屬。可。信。但。我。主。公。仍。舊。疑。信。參。半。我。們。又。去。搜。查。那。甚。麼。製。造。廠。却。也。被。我。們。尋。着。廠。中。的。物。件。着。實。不。少。有。燒。油。的。機。器。各。種。電。學。機。器。還。有。一。個。所。在。藏。着。許。多。炸。彈。炸。藥。更。有。一。個。極。秘。密。的。場。所。內。中。有。多。少。鑽。石。寶。石。之。類。我。主。公。道。我。們。這。一。次。冒。險。前。來。總。算。大。功。告。成。但。可。惜。新。格。萊。夫。早。一。天。走。去。否。則。連。他。一。併。捉。住。甚。麼。恐。怖。黨。就。此。永。遠。滅。迹。了。這。還。是。美。中。不。足。蘭。那。得。道。你。還。說。美。中。不。足。啊。據。我。想。來。這。個。海。島。定。是。恐。怖。黨。的。根。據。地。既。被。我。們。破。獲。搜。尋。一。空。他。們。也。就。成。了。個。無。巢。之。鳥。了。我。主。公。道。不。然。恐。怖。黨。的。根。據。地。必。不。止。這。一。處。我。們。雖。破。了。這。海。島。他。們。必。再。在。別。處。活。動。而。且。他。們。黨。人。不。知。有。多。少。奸。謀。百。出。後。患。正。多。着。呢。我。插。口。道。你。們。二。位。別。多。辯。論。了。我。有。一。個。折。衷。的。意。思。恐。怖。黨。這。次。失。敗。總。算。是。很。爲。重。大。黨。人。捉。住。好。幾。十。鑽。石。寶。石。和。機。器。等。損。失。了。這。許。多。雖。不。能。斷。定。他。們。就。此。沒。有。活。動。力。但。要。恢。復。舊。觀。也。決。非。兩。三。天。的。事。這。樣。說。來。我。們。總。算。告。成。大。功。足。以。震。驚。一。時。人。的。耳。目。了。我。主。公。道。這。話。亦。復。不。錯。但。也。不。必。多。作。空。論。我。們。必。得。把。捉。住。的。黨。人。送。交。官。所。判。罪。等。到。明。天。我。們。還。得。再。來。島。上。且。把。我。的。計。劃。說。給。你。們。聽。我。主。公。的。計。劃。很。爲。

簡。單。他。和。蘭。那。得。乘。着。汽。油。船。先。回。去。把。那。些。黨。人。交。付。警。署。然。後。再。回。到。這。裏。大。約。明。天。午。後。就。可。到。了。我。和。毛。尼。還。有。幾。個。警。士。就。在。X。五。十。五。號。艦。上。等。着。我。們。商。酌。既。定。便。一。同。回。到。汽。油。船。上。開。在。X。五。十。五。號。艦。的。旁。邊。我。們。又。上。了。船。預。備。睡。覺。我。主。公。和。蘭。那。得。仍。舊。在。汽。油。船。上。

(未完)

滑稽
小 說 一 零 八

第十五回 晁蓋義救及時雨 燕青智伏宋公明

(海虞吳雙熱著)

話說小張三押解宋江到得森羅殿時。聽那宮牆之外。正打三更。小張三直入深宮。把乾爺閻世寶從牀上喚將起來。道聲父王且喜殺我妹妹的仇人梁山伯大盜宋江。被我生擒活捉了。推入囚車。押解上殿。父王事不宜遲。便可連夜登殿。認囚判條。處斬省得走漏。風聲招惹。梁山伯一夥強人。前來劫獄。反監不是要處。但只一件。父王審問這厮。只合葫蘆提得妙。千萬不可提起孩兒名字。省得與他結下生死冤家。閻世寶道。這個自然。王兒辛苦了。且住。蔣息不知惜嬌妮子。此時睡覺也。否教他知道。宋江被擒。該歡喜得甚麼似的。如今且待爲父的審問。這個死囚。去說着一聲傳喚。排衙上殿。下面一夥打手。早把宋江拖出囚車來。嘴裏取去棉塞。把眼障耳堵都解除了。卻又渾身上下緊了一緊麻繩。推向案前。跪了。宋江定了定神。抬頭看時。但見案前擺着兩盞綠殼紅燈。有些陰風慘慘。七高八低。奇形怪狀。牛頭馬面之徒。站立兩旁。益發害怕。那個閻世寶高坐在上。大喝一聲。道梁山草寇水泊強徒。旣被擒來。有何話說。人稱你是山東義士。又是甚麼孝義三郎。(句)呸。(句)你這厮左右。不過是個強盜頭兒。懂得甚麼孝義。左右與我把這厮先打一百殺威棍。看他還敢口稱孝義也。否。宋江自肚裏一寬道。原來爲此。且喜身邊帶得一搭膊銀子。他便趕忙叫道。有銀子。有銀子。且不要打這一叫。左右都笑了。閻世寶又大喝一聲。道這裏是何等所在。須不比甚麼管營。級節差派。見了銀子。便歡喜。可知這裏森羅殿上。看得銀子。不值一錢。不管你有錢無錢。有病無病。該打便打。該殺便殺。你既然有銀子。一百殺威棍。便越打得你重些。說時遲。那時

快左右一齊上不由宋江分說着力痛打個五十成雙棍只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哼了一聲淚如雨下這且按下休提且說小張三趁着閻世寶上殿審問的當兒正好做些手脚他便偷入深宮來到閻婆惜臥房之外在門縫裏張探時兀尙透出燈光隱隱約約聽得婆娘在牀上長吁短歎之聲原來這婆娘生性風流不耐煩空房獨宿爲的是小張三好幾夜在外宿歇了不免害了相思又怕張三在外說不定在三瓦兩舍人家有些沾惹所以閻婆惜又不免酸溜溜吃了一肚皮醋因此搗枕搵牀長吁短歎不要慌你那心愛的三郎已在房門之外疊起兩個指頭向門上輕輕彈了幾下這個便是暗號閻婆惜滿心歡喜急忙披衣下牀開了門輕輕悄悄罵了一聲冤家接着又白了冤家一眼張三挨進了門便把門關了一陣囉嗶婆娘便笑了張三告訴他道這可教你歡喜你的生死冤家黑三郎被我生擒活捉此時早已繩穿索綁矮做一團跪在森羅殿上我那岳父閻公恰在殿上三推六審呢婆娘假意發作道哥哥休得胡說你把乾爺當做岳父時分明把你乾妹子當做渾家說着伸手便把小張三打了一下嘴巴小張三吃這一掌早已渾身酥麻了脫卸衣裳放倒頭便睡不知閻婆惜待怎的說話的只得按下慢表且說閻世寶把宋江抽了一百殺威棍(須連上文閻婆惜待怎的云云讀之便覺此段文字句句絕倒)端的淋漓快痛閻世寶待他死去活來冷笑一聲道你這厮殺威棍的味道可嘗夠了麼爲甚嘴裏只顧哼哼兀尙扭腰扭頸做出醜態來宋江急忙哀告道夠了儘夠了委實來不得了活罪既加願寬死罪念宋某一來爲官司逼迫二來爲朋友拉扯只得上山權做些時天公地道強盜幾次欲圖改邪歸正無奈宋官家只是不容只得待罪在山想望明主小人不敢打謊只看小人待罪山寨之日把兄弟聚義之處特地

叫做忠義堂。這也可以表明小人的心跡了。閻世寶聽了，吓了一聲道：「你這厮真是個奸詐小人，平日裏只靠一口說話，幾錠銀子，死命裝着體面幌子，孝是假孝，忠是假忠，義是假義，哄人家的耳目罷了。」（罵盡宋江）我且問你：你入山聚眾打家劫舍，抗拒大兵，殺傷官將，忠在那里？（著）你父親時常提心吊膽，怕你落草上山，教你兄弟假報死信，賺你回家，也會叮嚀囑付你，來你只不聽酒樓題詩，蓄心造反，梁山爲首，耀武揚威，這分明是個大逆不道的賊子。孝在那里？（著）屍蓋被人射死，設誓報仇，你卻一百個不理會。義在那里？（著）如今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既被擒來，休想復活。一來你是叛國強徒，二來又在陰司地府殺害前任閻王，三來我女兒閻惜嬌又被你無端殺死，今日今時須把公仇私怨國法王章和你合併算賬。端的罪該萬死，饒你有一百個頭也須一併殺卻。左右與我綁去砍了，卻再裝頭入匣申報。鄧都大帝請功，宋江聽了面皮早嚇得雪也似白，一霎時三魂上天，六魄入地，左右走上兩雙牛頭馬面，把宋江橫拖倒拽，下得殿來，四個服事一個一個在宋江面前把宋江一頭散髮揪將過來，那頸子便長了好多好待鋼刀過頸（奈何）一個在後把綁縛宋江繩頭緊緊拉住了（奈何）一個空手托著一個朱漆盤兒，準備把宋江一顆頭安放在內（奈何）一個執定滾風刀，把刀口用靴尖撇了幾撇，揚起來看準宋江頸項，往下便砍（奈何奈何）猛聽得半空中大叫一聲，且慢，猛見兩個黑影，蹴得森羅殿角，瓦聲響撲的飛將下來，四個行刑的猛覺頸子冰也似一陣冷，齊齊身首異處了。比及森羅殿上一衆牛頭馬面，下殿看時，眼見一團黑影，吶聲喊殺出王府去了。滿地裏尋找宋江，早已不知去向。這分明是強徒知風撒潑，劫了法場，急得閻世寶只在殿上爬胸，躲足急急分付道：「有能捉得強徒，奪得宋江者，我把女兒惜嬌

郡主許配於他，做個郡馬。一衆牛頭馬面聽了，都想取得閻惜嬌爲妻，便也奮勇吶喊，潑風也似趕出府前。早有轟天雷凌振（出凌振）悄悄地埋伏一見追兵出府，忽地放起子母砲來。那砲聲霹靂價響，嚇得追兵抱頭掩耳，撥轉身退入閻王府來。自相踐踏，這個當兒只要逃命，就有一百個閻惜嬌把來許配也。只好不要了。你道劫法場的端的是誰說起來話長哩。卻說燕青那天從一個黑衣刺客身邊搜出宋江一封密書。晁蓋不敢怠慢，密密告訴了盧俊義和朱武。從長計議。朱武說出兩條計策來。一條叫做急槌打鼓。一條叫做文火煎茶。晁蓋道：「兩條計策端的如何？」朱武道：「只就今日聚集一衆兄弟，把這密書當面與宋江看了，看他有何話說。」那宋江聽憑一衆兄弟如何處置，須知宋江意圖火併，這個便是內奸。我們殺了這個內奸，也不能算是不義氣。這條計要行，便行。叫他沒做準備處，所以叫做急槌打鼓。二位哥（指晁蓋、盧俊義）若是不打急槌，只得慢煎文火，可暗暗分派了弟兄，待到月盡夜，各各暗帶軍器外面，卻是錦衣花帽，吃小旋風娘子的鬻酒，切不可口出岔話，目露兇光。就先將宋江灌醉了，着兩個服侍他，教他做不得內應。一面在府裏前前後後小心準備。專等二更前後，悄悄地捉拿刺客，捉了便殺。休教放走了。一個這麼一來，教宋江肚裏明白，心裏慌張。我們只當沒事一般，並不和他說破。看他再待怎的。這條計策叫做文火煎茶。不傷和氣。晁蓋、盧俊義都道：「就是文火煎茶罷。」情願他負我，我不要。我負他，若是急槌打鼓，把他殺了，終究覺得傷了義氣，不免被江湖好漢所笑。朱武道：「二位哥也說得是。且準備著文火慢慢煎茶罷。」看看快近月盡頭，有一夜白日鼠白勝正在街頭巷口，趲來趲去，欲待做些偷偷摸摸生意。於路遇見十多個眼生人，押著一輛囚車，就火光裏看囚車裏那人時，黑布紮了雙目，那布上拂額角。

下抹鼻梁只露得下部半個臉兒認得正是宋江吃了一驚沒做理會處量自己一人如何救得又不知宋江被誰捉了解往何處只得遠遠地跟蹤走了多時見那囚車一直推入枉死城裏去了白勝不管宋江好歹他只以義氣爲重他便一口氣趕回柴王府慌忙報與盧俊義晁蓋等人知道朱武聽了說聲奇怪宋江著了誰的道兒竟替二位哥打起急槌鼓兒來正好假手於人去了我們心腹之患晁蓋道軍師差矣幸災樂禍平時還講甚麼義氣他既被擒如何可以不救正好趁着這個機會設法救他博個以德報怨也教他回過心來消除惡氣息了殺機員外哥哥你道如何盧俊義道兄弟也是這般主意軍師須看義氣分上快施妙計救取宋江回來朱武道二位兄長既欲救他兄弟自有計較當下便喚過鼓上蚤時遷白日鼠白勝黑旋風李逵花和尚魯達神行太保戴宗虎面行者武松豹子頭林冲轟天雷林振結束停當各拿軍器朱武道俺須索一同前往看事戴宗兄弟脚快可先混入城中打探明白卻來城外吊橋下報與我們知道戴宗慌忙作起神行法來李逵性急便要同行早也腿縛甲馬跟着戴宗飛風前往這里朱武等人那敢怠慢接着向枉死城進發待至到得城外戴宗按捺住了李逵早在那里等候多時了戴宗接著朱武訴說這個禍端不小子細於路遇著一個賣餛飩的老兒和戴某有些認識問他時說那囚車一直推入闔王府裏去了朱武聽了忙喚時遷白勝飛簷走壁速入闔王府打探吉凶不多時時遷報稱宋江被打命在呼吸之間朱武聽了慌忙對着凌振等人一一授了計策專等夜深靜更深準備開監獄單表白勝伏在森羅殿屋簷上卻把繩梯從斜刺裏一直垂到牆外那牆外是條小巷可通行人不多時戴宗李逵跟著時遷都上了屋李逵身笨脚重踏得瓦響幸得森羅殿上恰正大喝一聲綁

去砍了無人聽得屋上四個急往下面看時四個牛頭馬面把宋江推下階來如此這般正待開刀李逵不顧死活往下便跳早從屋簷上一個倒栽葱跌將下來（大哥痛矣）白勝時還發聲喊雙扯著戴宗飛身落地七手八腳一齊上殺了行刑的救起了宋江戴宗背了宋江飛奔出府後面李逵（且喜大哥並未跌傷）白勝時還齊齊吶喊殺將出來那時武松魯達正在府前走動林冲保護着朱武侯在城外吊橋下黑地裏做個接應凌振此時隱在府前一所空屋裏準備著火種專待自家兄弟一聲響動便可放砲壯壯聲威一聽白勝時還喊殺而出武松魯達急忙迎接一見宋江已在戴宗背上便合在一起殺出城去凌振也便一路施放響砲嚇退追兵一齊到得城外時晁蓋不放心率領小李廣花榮小旋風柴進小遮攔穆春小霸王周通小溫侯呂方小尉遲孫新（出穆春周通呂方孫新）飛風趕到晁蓋見宋江無事便叫收兵回府黑夜裏不便廝殺既無追兵明日卻再理會此時除了宋江一起一十六條好漢（除了宋江四字惡極見得宋江算不得好漢）回歸柴王府來盧俊義見了宋江放聲大哭（奇峯陡起）一衆兄弟無不駭然這個時候宋江渾身繩索纔得解開但見面黃眼白流血滿袴森羅殿上一頓殺威棍打得也夠了盧俊義抱住宋江大哭道念盧某等取救來遲幾乎誤了哥哥性命宋江此時悠悠的三魂重復下天六魄重行出地一齊歸入本身得知晁蓋等一十六個兄弟相救又聞盧俊義哭得悲切猛可裏自問良心老大覺得慚愧便也對着衆人哭了看官須知盧俊義見了宋江便哭這是浪子燕青之計欲把義氣兩字打動宋江教他在良心上頭吃些痛苦只一哭宋江果然把火併這個那個的一片殺心兜底懊悔過來心裏躊躇道月盡夜轉眼便到我那密書已收不回來可又萬萬不及送個信息止住那

邊不動那邊十來個人來時果然弄出事來火併得成倒還罷了(賊)萬一不得上手只消捉住一個問出根由如何是好(賊)人在這裏救我一命我在肚裏圖謀殺人教人知了誰也不要怒我殺我呢這麼一想委實有些不妥如今想個甚麼法子挽救呢宋江尋思無計心裏十分著急哭倒住了也不覺得棒瘡痛只呆呆地低了頭一言不發盧俊義見宋江如此早瞧料出宋江七八分心事來便趁白勝等人動問宋江如何被捉的當兒把手招着晁蓋朱武說了幾句密話兩個聽了都點了幾點頭盧俊義趕忙目視燕青一同上前道衆位兄弟且慢動問公明哥哥受驚挨打必然乏了且讓他將息片時慢慢問清楚這場禍根再圖報復說着盧俊義抱了宋江一直到了他的臥房安放在牀且教宋江養息便一路唉聲歎氣走出去了不多時燕青獨自一人來到宋江牀前看着宋江把嘴唇撇了幾撇半晌纔說道燕青奉了盧晁二位大哥分付多多致意公明哥哥願與一衆兄弟以義氣爲重若有緩急彼此也有個照應前者府裏捉得一個歹人身邊搜出一封書信套着公明哥哥筆跡說些混話(燕青善於辭令)這個顯係外面歹人使的詭計欲要離間結義弟兄自相火併晁蓋盧俊義明知就裏待要將書把與哥哥一看共同計較又恐哥哥顛倒生疑(此句妙絕燕青舌鋒可畏)不提防哥哥竟被甚麼歹人所算可見那歹人詭計多端專與我們作對因此叫燕青將那封書信把與哥哥看了便行燒卻以表晁某盧某並不在公明哥哥身上有一點半點疑心(委婉說來燕青惡極)並望哥哥同心擺佈外面歹人照顧自家兄弟宋江聽了毛骨悚然半晌閉不得口只得假意把自己手書看了一遍使個詐流出淚來討把腰刀作勢待欲自刎(賊)燕青奪刀大叫道公明哥哥休懷短見若是死了正中歹人之計外面晁蓋朱武盧俊義

聽得燕青聲喚都趕進來。朱武假做不知向燕青動問。晁蓋盧俊義與宋江執手勸慰。晁蓋叫燕青點個火。先把宋江的密書燒了。盧俊義便道：「公明哥哥只管放心。這一回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妙不可言。此必燕青所教也。）往後無論是誰再休提起這一回事。若說月盡夜有無歹人前來，我這裏縹緲著神機軍師巧計安排。還怕怎的？到那時哥哥只顧自在坐地吃小旋風娘子的生日酒，看一夥歹人前來送命。盧俊義說完時，回頭看着燕青道：「你給我傳令合府兄弟，月盡夜都要聽朱軍師的調遣，捉得歹人便行殺却，休要聽他口裏胡說也。」休要問他的來意。（虧得這幾句宋江可以安心。）朱武也在一旁聽著，便又假做骨突道：「端的是甚麼一回事？」燕青插口道：「不過有個把歹人。」（妙妙分明指著宋江。）「想在這個月盡夜到府裏來殺人罷了。」朱武笑道：「三位兄長（指盧宋晁）只管放心，不是朱武誇口，便是一百個歹人前來管教，一齊送死。府裏有許多好漢，沒有裏應，休想外合。」（妙妙分明道著宋江。）晁蓋道：「這全仗軍師計較。今夜且喜公明哥哥大難不死，救取回來。明日須備個慶喜筵席，替公明哥哥洗辱壓驚。」宋江沒得話說，心裏又是羞慚，又是感激，沒奈何，假合著雙眼呼呼的睡去。（賊賊一行路詐）說話的且待他醒來再行交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捉強盜圍府招兵 假投軍朱武點將

話說晁蓋等見宋江呼呼睡去，也知其詐，便各微哂而退。朱武道：「天快亮了，大家胡亂睡些時，卻再起來說話。料他清夜捫心，更無異志。」燕青這條計端的妙絕，也可算是文火煎茶，煎得味透。燕青聽了，兀自得意。且說宋江當夜躊躇了幾個更次，好容易打定一個主意。次早欲待起來，兩腿痛如刀割，只得罷了。不

多時晁蓋盧俊義等人又早來到牀前殷勤看問宋江方在牀上輾轉呻吟看著晁蓋等人真個淚如雨下伏枕叩頭道救命之恩感深五內教宋某敢不一心一意和一衆兄弟過活便是上柴王府裏做個後槽養馬造飯廚夫也都情願晁蓋道自家兄弟便是手足之親名分上頭見得尊卑義氣上頭無用爭執

(絕大教訓愧煞宋江) 做個都頭領和做個小嘍囉說是好漢一般都是好漢說是強盜也一般都是強盜(七玲八瓏快語亦憤語也) 盧俊義道這個且休理會你看宋大哥滿口呻吟形神憔悴叵耐聞世寶毒棒無情打得大哥恁地盧俊義說話時白勝也進來張看宋江晁蓋對宋江道這回大哥遇救虧得這個兄弟白勝急忙說道好教三位哥知道宋大哥你道著了誰的道兒小弟今早出門且喜打聽明白原來卻是閻世寶的乾兒綽號小王爺張三那厮撒了眼縫密地兜拿宋大哥大哥不是在十字街頭新開酒店裏面被捉的麼可知這個酒店也是張三那厮的一條眼線宋江恍然道是了便把酒店裏被賺上樓昏迷被縛情形一一告訴了且道當下我在閣子裏吃酒時見壁上掛着一副對聯五個字一句做得似通非通上面稱呼是文遠尊兄屬五個字我當時看了並不在意既然閻世寶乾兒果是張三時兀那這厮一定便是小張三張文遠了他這厮和我從前手刃的毒心婦人閻惜嬌有些來往如今那個新閻王閻世寶恰又是閻惜嬌生身之父這三個人和我正是對頭冤家落在他們手裏饒宋某有十條命也沒了白兄弟都虧你路遇因車纔得把我相救白勝道這是大哥命不該絕天遣白勝做個救星那個小王爺張三果然便是張文遠那厮兄弟近在府前結識得一個賭錢朋友叫做滾皮邱大他今早告訴我道小張三張文遠和閻世寶的女兒閻惜嬌密地通奸已非一日所以一夥幫閑子弟都趕著他叫

那馬爺昨夜間這個那馬爺也在賭場裏做個頭家忽然那新開酒店裏一個小厮慌慌張張趕將來連喚那馬爺快去捉人那個宋(旬)小張三不待小厮說完起來拉了小厮便去了宋大哥邱大如此說不是小張三那厮捉你倒是誰宋江大怒道兀那厮你捉得我難道我倒捉不得你放著宋江不死教他三個早晚難逃性命晁蓋奮然道閻婆惜辱沒大哥(辱沒二字葫蘆提得妙)小張三捉拿大哥閻婆寶毒打大哥這三個仇也不爲小哥哥只顧安心靜養待過了月盡夜(特特提一句教宋江心裏一挫)晁蓋便要啓請合府兄弟相煩朱武軍師替哥哥出力報仇盧俊義道晁大哥說得是我們一衆兄弟不替公明哥哥報仇時便算不得義氣了(然則宋江生前慢吞吞不爲晁蓋報一箭之仇其不義甚矣)宋江並無話說舉手謝了便又呻吟晁蓋慌忙打發戴宗白勝時遷三個分頭尋取神醫安道全去了戴宗去了不多時忽然飛風回報道府裏快作準備兀那鄆都大帝聞知森羅殿下走了宋江勃然大怒立地傳喚閻婆寶入都問話怕早晚便有官軍前來須索準備則個宋江聽了忘了下身痛苦絕不呻吟晁蓋盧俊義聽了只愁柴王府兵單將寡地勢又是四沒遮攔不比梁山水泊可以以逸待勞朱武聽了半晌沉吟一心籌畫李逵聽了磨拳擦掌準備厮殺朱武道且不要慌太保哥你且休去找尋安道全如今探聽軍情往來飛報非你不可你須立地前往鄆都打探動靜教俺這裏好做準備戴宗應了一聲慌忙便去李逵大叫道打探甚麼鳥來看鐵牛雙拳兩腿一口氣趕入那個鳥城先把那個鳥大帝拖到府裏來也打一白殺威棍晁蓋喝阻道鐵牛兄弟不得鹵莽你沒朱武軍師將令時只管吃酒睡覺不許偷地溜出府裏去李逵撇嘴道你又來奈何鐵牛了鐵牛平生所愛第一是殺人第二是酒如今既然有

了。厮殺的勾當。鐵牛便要口角流涎。拳頭發癢。那里再忍耐得你。便整治好酒好肉。把與鐵牛吃。覺得也沒甚麼味道。（鐵牛煞是可愛。晁大哥你閒時偏不教鐵牛道地吃酒。如今鐵牛只想厮殺。不想吃酒。你顛倒教鐵牛只管吃酒。睡覺你剪直要悶死鐵牛也。朱武笑道。往後由你厮殺。此時未可鹵莽。可知軍令上頭並無情面。此時用你不著。休得胡嘈。鐵牛把舌頭一伸。賭氣睡覺去了。且說閻世寶聽得一聲傳喚。慌忙馳入鄆都。叩見大帝。訴說宋江被捉。正待連夜殺了。卻拿首級來獻。不道被柴王府裏一夥強徒。劫了去。鄆都大帝道。胡說。孤家着你捉拿晁蓋。卻只捉拿不著。捉了甚麼。宋江又被強徒劫去。閻世寶你罷了。好不了事。閻世寶惶恐道。宋江非同小可。梁山泊一百單八個強盜。是他為頭。枉死城打開。晁蓋囚車。森羅殿殺害前王。是他為首。晁蓋情有可原。宋江罪無可恕。所以單捉宋江。不拿晁蓋。（所以一）當殿棍責。黑夜行刑。一夥強徒本領高強。從半空裏飛將下來。飛將上去。（可稱說鬼話）所以措手不及。宋江就此劫將去了。（所以二）本待連夜起兵前往柴王府。提拿一夥強徒。只因柴王府大似閻王府。那柴進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家有誓書鐵券。好生利害。所以不便前去。（所以三）閻世寶口才無礙。鄆都大帝動怒道。一派胡說。不信強徒會從半空裏飛來。飛去。若果然時。那宋江何不自己飛去。那柴進窩藏強寇。意欲何為。可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他安着宋江。晁蓋一夥強人。俺這里若不前去。捉拿強徒。越要行兇。撒潑。殺反。陰曹你閻世寶便拚一死。可是孤家一條性命。還是要的。如今著你好生調兵遣將。前往惡狗村。打開柴王府。把柴進。宋江。晁蓋一夥強徒。生擒活捉。將來捉得一個。許你做閻王一年。捉得十個。便做十年。一個也捉不來時。森羅殿上一把交椅。你只好讓與別人坐去。（居然賞罰分明。虧他

天開異想。閻世寶只得諾諾連聲而退回歸府裏。只是跌足叫苦。喚過張三道。鄴都大帝好沒分曉。可
 知我閻王好做。厮殺難當。我年紀大了。只辨個吃飯睡覺。森羅殿上做不得。文王森羅殿下做不來。武王
 兒。你年輕力壯。只索替我調齊人馬去打柴。王府捉拿柴進。宋江晁蓋一夥強人。好歹捉得幾個來。好教
 我穩坐森羅殿上。一把交椅。小張三急忙回絕道。臣兒只會暗捉。把宋江沒本事。明捉一夥強盜。父王
 這個差喚委實不敢擔當。何不在牛頭馬面中間挑選一兩個身強力壯。會捉強盜的。做了將官。再選兩
 三千身長面大有些看相的。做了兵丁。且叫他們休管死活。到柴王府去走一遭來。閻世寶沒奈何。只得
 把。好。言。好。語。哄。着。一。夥。牛。頭。馬。面。欲。要。選。將。挑。兵。前。往。應。個。景。兒。一。路。說。得。有。氣。沒。力。煞。是。可。笑。那
 知牛頭馬面面面相覷一個也不敢去。這夥牛頭馬面裏頭居然也有城守營。也有武知寨。只是一向太
 平慣了。夢裏也不會提鎗躍馬。厮殺過平日裏。只是掛名坐地吃飯遊街。罵盡前者聽得晁蓋囚車
 坐了。事接著聽得強徒殺動當頭一個黑人。兩條板斧。潑風而來。早嚇得深深躲閃。好幾日不敢出來。如
 今聽說要去。厮殺拿捉。這夥強人便紛紛推說有病在身。權且告假。閻世寶左哄右哄。只無人答應。急
 得躲足。歎道。原來都是些疲癯宿將。老弱殘兵。這便如何是好。小張三道。父王且休煩惱。自古道。重賞之
 下。必有勇夫。可在府門外。豎起招兵旗號。一面張掛榜文。招募數十健將。數千強兵。那時管教旗開得
 勝。馬到成功。不怕柴王府一夥強徒。再得逃了性命。閻世寶道。此計大妙。那知此計大大的不妙。你
 便與我擬就榜文。連夜張掛。則個不道這邊閻王府出榜招兵。那邊柴王府顛倒額手相慶。你道為何原
 來神機軍師朱武聽得戴宗飛報軍情。訴說這般如此。不覺滿心歡喜。卻有宋江道。聲不妙。柴進也自慌。

張晁蓋。盧俊義。皺了眉頭。只說。一旦大兵前來。如何抵敵。得往看朱武時。只是點頭微笑。（活寫出軍師身分來）喚着柴進。道。後日正是月盡。頭大官人只管整治酒筵。給娘子。道地做壽。教府裏兄弟。白天只顧吃酒。黑夜只顧捉拿刺客。可知月盡。夜十來。個歹人到來。倒要提備。閻王府。便是招得十萬雄師。卻休理會。（活寫出軍師口吻來）晁蓋。雙眼一楞。道。軍師說得恁地太平。莫非已有妙計。朱武笑道。大哥且休問事。貴機密。此時不便告訴。往後自有分曉。話雖如此。過了月盡。夜卻要登堂。打鼓聚集一衆弟兄。待某一傳與密計。萬無一失。（看他葫蘆裏賣甚藥）有話便長。無話便短。過了月盡。夜朱武一早起來。喝教李逵。在府堂上。撲通撲通。把鼓亂打了一陣。接着喚燕青。捧過一壺。令箭相隨。升座。府裏一衆兄弟。隔夜已知此時。齊集。數中惟有宋江。棒傷未復。不得起牀。白勝時。遷往尋安道。全去。朱武升座。看時。計有盧俊義。晁蓋。柴進。花榮。武松。魯達。李逵。林冲。戴宗。燕青。李忠。曹正。杜遷。宋萬。周通。蔡慶。孫新。呂方。蕭讓。穆春。穆弘。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張橫。李俊。解珍。解寶。孔明。孔亮。童威。童猛。朱同。雷橫。劉唐。凌振。楊雄。石秀。董平。徐凝。秦明。索超。韓滔。孫立。孟康。侯健。陳達。李袞。項充。馬麟。楊林。張順。鄒淵。杜興。歐鵬。楊春。鄒閏。蔡福。朱富。李立。石勇。李雲。另外撞籌。湊數。好漢一名。三寸丁。穀樹皮。武大。連同自家。（朱武）計算府裏一起六十五。籌好漢。朱武先喚鄒淵。鄒閏。蔡福。蔡慶。上前授與密計。直投死城去了。又喚過穆春。穆弘。張橫。張順。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四個聽了密計也。自去了。然後又點解珍。解寶。孔明。孔亮。童威。童猛。六。籌好漢。一一授了計策。分付次日動身也。投死城去。再點燕青。林冲。楊雄。石秀。花榮。董平。徐凝。凌振。項充。李袞。十個。每人授與一個錦囊。於第三日出發。到得死城。開看錦囊。依計行事。休得有誤。（看他葫蘆裏

賣甚藥)餘下一衆兄弟留在府中往後各有用處便有李逵秦明索超武松魯達等人心高性急正待出手廝殺不道被朱武棄而不用都熬得渾身發癢老大沒趣一賭氣一闕下堂紛紛議論道這個軍師到底比不上智多星吳用你看他一味地蠍蠍螫葫蘆裏賣甚藥他日待要用著我們時也給他一個不理會廝殺是快活的勾當他偏偏不要我們上前不信我們本事倒夠不上一場廝殺這個正是埋沒英雄好不氣悶李逵拍著胸脯道管他哩他倒不用老爺上前老爺一雙腳須不是呆鳥只就此時撞出柴王府跳入枉死城好歹建個挺大功勞教他認得了鐵牛說著也不顧秦明等有何話說便將就拿了兩柄不很稱心的陌生板斧大踏步正待撞出府門偏又遇著朱武喝一聲道鐵牛不奉將令待往那里去李逵道不去廝殺更待何時朱武道你要去也不妨只把你一顆頭權寄於俺你只管去李逵躊躇道寄頭於你。不打緊。只恨一雙鳥眼偏偏生在面上搬不下來。教鐵牛沒了眼睛。如何廝殺。朱武道。既恁地時。你休要出去。且耐性等幾天。管教你殺個暢快。李逵沒奈何。只得倒提雙斧。不敢出門。話休囉唆。且說闔王府前忙忙的高扯旗號。張掛榜文。參拜張三。做個招募總管。急待招兵募勇。第一日並無動靜。闔世寶好生著急。第二天盼了半日。居然來了幾個投軍的。剗都是面黃皮瘦。風吹得倒的瘦鬼。怕吃飯。尙嫌口酸。要來何用。闔世寶好生著惱。午後府前又有四個投軍的到來。這四個管情好了。各各手執軍器。口出大言。你道這四個是誰。原來正是鄒淵。鄒閏。蔡福。蔡慶。朱武授與密計。原來如此。這四個此時改裝易服。換姓更名。齊齊站在招兵旗下。大呼小叫。都說有萬夫不當之勇。生平慣捉水陸強盜。因此特來投軍。闔世寶那知就裏。立喚四個上殿。問了幾句。便收納了。接着又見小張三上殿報稱。府前又來了兩個投

軍的口稱要捉柴進。晁蓋。宋江。只消問俺兩個。閻王大喜道：好大口氣！必是英雄。快些宣上殿來待俺。才授職。小張三答應纔把兩個宣傳上殿。不道外面看守榜文的夜叉小鬼又慌忙啓報道：總管老爺且快出去外面又有兩個投軍的來了。小張三出府看時果然又是兩條好漢。急忙問過姓名。一直引上森羅殿。見過閻王看官子細要知。先前兩個正是張橫。張順。後來兩個卻是穆春。穆弘。閻世寶見一日之間前後來了八個英雄。十分歡喜。第三日從早到晚。這柴王府裏解珍。解寶。孔明。孔亮。童威。童猛。便也先後來到閻王府裏。假意投軍。第四日那燕青。林冲。楊雄。石秀。花榮。董平。徐凝。凌振。項充。李袞。十人也是如此。好個神機軍師。定下這條妙計。三日之內早把二十四個奸細安放死城中。埋伏閻王府裏。一聯二。十四件兵器準備。殺機四十八條。拳腳安排禍種。一聯。閻世寶只道豪傑歸心。小張三忙得應接不暇。又是一聯。那知以後接連數日更無一兵一將投軍。閻世寶忽然失聲怪叫道：大小戰將倒有二十四員。只是小兵一個也不會招得。單有將沒有兵。如何可以交鋒打仗。牡丹雖好全靠綠葉扶持。從古以來那有有將無兵的殺戰。便算勉強可以廝殺。似乎也不很像樣。說來可笑。小張三道：這倒不然。須知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如今既有二十四將當頭。何不且教這二十四將就殿前較量一下。武藝高低。揀武藝高強的。胡亂派些名目。甚麼元帥將軍軍師先鋒。隨他們做去。那本領低些的。也胡亂派些職司。甚麼副元帥副軍師副先鋒偏將末將裨將副將參將。隨他們做去。說來可笑。就著他們逼勒一夥牛頭馬面。編派成軍。胡亂教些鎗棒將就裝做看樣的綠葉。遠遠地扶持著二十四朵牡丹也罷了。說來益發可笑。閻世寶一一依了。鄒淵等只在暗裏發笑。一日朱武教時遷。黃夜混。入枉死城。暗地會了數內一個。

投軍的傳了一封密書一個悄悄地約了二十三個兄弟拆開看時只見上面寫道

投軍二十四個兄弟各宜小心在意不得違令吃酒免得酒醉失口露了破綻聞得閻府招兵不會招得一個俺倒要識情湊趣作成於他已著李忠白勝前往大樹林土地廟招集相識嘍囉又著張青孫二娘夫婦明開酒店暗做手脚也好多少湊些人數一起交割與李忠白勝也來閻府投軍這一枝人馬早晚可到各宜暗中理會不便亮裏招呼切囑切囑明日夜間閻府裏必有一場把戲這是俺們府裏派來一兩個兄弟拿賊捉奸你們只管睡覺裝做不知往後遇有緊要再當以密書相告此書看了便即燒卻神機朱令

二十四個投軍的看了不敢怠慢立地燒了書都替小張三暗暗捏了一把汗小張三元自得洋洋日做大總管夜做乾那馬那知隔了一夜睡到二更小張三夢裏似乎聽得屋上瓦響慌忙聽時又沒聲息坐起半身來伸手把火剔亮了正待再睡只見閻惜嬌嫣然一笑也醒了兩個便又厮纏在一處這一來有分教顛鸞倒鳳淫藥未央縛豕擒羊奸情敗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小 說 情 綠 楊 春 好 錄

(續)

江 都 俞 膺 雲 著

第 十 七 回 稻 香 圃 採 桑 歌 嫋 嫋 杏 花 村 擲 果 鳥 關 關

首夏猶清和。綠陰初鬱鬱。如蓋耳黃梅。雨後衆綠益肥韻。碧詞所謂花落綠肥徑隘者。在春莫時已然矣。維時鏡園與小蓬萊之萬紫千紅均早香消玉隕。即婪尾之春。(清吳錄胡嵩詩。餅裏數枝婪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者。)亦復零落殆盡。衆惟盼羣玉峯頭早放姚黃魏紫。忽鶴煙亭外有芍藥二株。在衆卉中。冲苞大放。初未爲鏡園中人所注目。蓋鏡園中之上種花多栽置盆中。如玉壺堂外之響廊。兩畔花牀上之列者皆是也。至於牆角欄前。不過隨意培植。以點綴故多。下品或僅取其色之麗奇而已。一夕小青與亞蘭。憩鶴烟亭私譚韻碧。短長亞蘭謂春閨詞殊非女兒口吻。其中綺語幾乎不成體統。小青亦謂彼恃才玩物于諸姊妹多失檢之處。絮絮既久。將去矣。瞥見芭蕉叢下有紅花二朵。絳幘霓裳。見所未見。驚報諸姝。娥一時雲集。咸謂祥呈花國。豔奪鏡園。醉翁挈女馬融。蘇素素白玉蘭來。亦謂平生所僅見品。其綽約多姿。輕盈入畫。洵三十一種中之奇豔也。衆倡言移植。朱砂磁盆中飾以檀梨之架。當益壯觀。瞻醉翁笑諾而卒未許。喜可知也。明日寓香侯來觀。遂喧傳沈氏陸氏二家人。或謂芍藥花。或謂牡丹花。或更謂非芍藥花。亦非牡丹花。紛紛衆喙。莫宗一是。已而喧動天籟。社諸老聯翩偕來。亦云纓絡低垂。絕勝玉盞。綴白珊瑚。倒挂略同錦綬。拖紅品題在琪花瑤草之間。豔麗駕魏紫姚黃而上。然雖多溢美之詞。卻無指爲三十一種中之某種。寓香侯曰。後山叢話。芍藥有紅瓣而黃腰者。號金帶圍。此花色固深符腰。亦略黃。或係當時之遺種歟。醉翁亟搖手曰。否否。此係芍藥中之晚開者。

故顏色與尋常略異無足異也果如子言則花叅坡老之禪園門留鎮羹餉趙家之僕筵席推珍而吾與汝又何以解異兆耶諸老聞言皆狂笑設宴鶴煙亭中流連竟夕時讀書樓諸子方面消息慶官謂此花二朵吳儂之魂靈也蓋渠于吳儂宿有金帶妖之緯號至是甚信其言之奇驗且謂鏡園今年當有絕大歡喜之意外事發生焉馨寶微笑笑其一生劣迹被人窺破而不自覺也天下無可諱人之事營私者皆徒自苦耳方其處心積慮以爲人盡盲矣實則旁人對之已早洞其隱慶官之一言一動皆足爲馨寶所輕視蓋慶官根本之爲人足以使馨寶處處便宜下此裁判也閱數日花落矣玉痕狼藉衆爲愴然醉翁戲顧小青曰聞汝擅丹青亦能圖花之形乎斯花也于三十一品外似另具一風格圖而存之藉續羣芳譜可也小青唯唯顧奇葩已謝全憑想像之力又不宜類多買臙脂畫牡丹徒工煊染故小青細意熨貼費煞心思既成而視之則紅雲兩朵密葉同翻洵係豐臺上品自謂非畫能勝花特花能助畫因呈女馬融女馬融視之笑曰可矣於是諸學侶羣來觀花咸讚美不置小眉曰惜此玉盤金帶中少個玉人醉臥然一走筆之勞耳小青姊曷不毛遂自薦乎當日鶯聲院裏固不愧醉湘雲也小青怒以目轉身奪畫去報阿父醉翁視之亦微笑曰可矣裝璜而飾綴之懸諸鶴煙亭永留紀念云是時令逢蠶月（詩蠶月條桑謂飼蠶之時）蠶女蠶集（李白詩蠶女墮纓簪謂飼蠶之女）女馬融拋教鞭作蠶母矣（晉書漢儀皇后親蠶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謂主治蠶事者）故秋聲室諸學侶遂于忙裏抽閒一領略鄉村蠶市風味飼蠶之舉在鏡園不自今年始醉翁最初改造柔園時（柔園卽鏡園舊名見第二回）卽建有三起三眠舍近舍花木扶疎桑麻掩映郤合鄉家飼蠶場所也惟往昔蠶種不甚發達所雇女工亦寥寥

女馬融又不甚過問致諸姮娥亦極減興今年之春蠶種勃興幾兩倍曩日醉翁語陸夫人年來有出無入揮霍徒豪此番蠶市將獲重利以稍補漏卮年年希望如是云夫人點首因以蠶母自任并囑諸學侶相助諸學侶無弗樂從從此三起三眠溫存護去一絲一縷辛苦抽來夫人謂諸女一夫耕一婦蠶衣食千人古語殊玩索有味汝輩識之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缺今中人之家閨女多不事女工以爲自有替他作嫁衣裳者實則誤矣試問女子適人果能保婆家之必有婢媼乎即使豪商望族僕婦如雲然一旦衰落事必躬親固所數見不鮮將任衣裳破陋而不一施其縫紉之功耶果爾則今日裂一穴明日破一口設捉襟見肘試問體面何存……夫人言至此忽目諸女微笑諸女亦相顧粲然多有覺夫一人所言之迂闊者退而笑語曰夫耕婦織勤則勤矣然閨閣情戀必致因忙碌而生疎修到神仙不過一年一度耳曰嫁衣裳幾見出閣女兒自製者不然繡到鴛鴦針頭肉不知是甜是苦矣曰女兒不善女工出閣時縱無僕婦爲之代理尙有姑在嫂在小姑在曰窮苦時候尙有牛衣一領何致裸體以色相示人如此云云諸姮娥殆無所不譚矣斯時讀書樓諸學子不在帮忙之列終日仍埋頭如故有時登樓眺諸姮娥藝蠶工作並無吃緊手續不過供採桑之役耳其中亦略雜一二女工女工固蠶婦也平日家居從事有陌上採桑之曲情致纏綿純係天籟諸姮娥從之學習故諸子在讀書樓上時時聞有娵娵歌聲來自稻香圃也歌曰

陌上去採桑桑葉碧如油
 妾髮蓬鬆郎莫笑
 近來一月不梳頭
 陌上去採桑桑樹花未開
 插到高枝難夠處
 待儂歸去喚郎來

陌上去採桑。桑果似小珠。擲向郎肩。非戲弄。問郎家裏蠶。饑不
陌上去採桑。桑影日遲遲。他時組織成。郎服一葉曾生一寸絲。
陌上去採桑。桑中女件多。小女無郎來。遞飯哥哥弟。笑呵呵。
陌上去採桑。桑鳩喚不停。布穀時光露。事了讓郎快活要郎勤。
陌上去採桑。桑陰濃綠連。記得春風纔拂柳。與郎私拜祝豐年。
陌上去採桑。桑間各各忙。半爲夫君半蠶事。絲抽繭腹做衣裳。
陌上去採桑。桑裏見家門。出入有人懷幼孺。替孃撫育細温存。
陌上去採桑。桑柘夕陽斜。歸來一筐盈。盈滿戲被檀奴喚賣花。
小詞十首。幾首首有郎字。諸姮娥默誦而味之。想像田家夫婦之樂。而其一片濃厚之愛性。尤溢於行間。
字裏顧。女工固多少。婦亦有垂髻插花之女。怡然歌此。不覺郎字之滿口。諸姮娥對之。轉覺澀于學習。而
女工反覆唱。和且逼。諸姮娥曰。姑姑唱。姑姑唱。採桑非唱歌。不歡也。我輩家居。每逢蠶市。則陌桑十里。歌
聲蟬聯。殊覺一年四季。此時最樂。諸姮娥悉唯唯。背渠等私歌之果覺樂甚。彷彿置身十里陌桑中。一
歷嘗歌中風味也。諸女工多喜閒談。衆亦樂就與語。女工或曰。蠶兒真巧。吐出纖細柔膩之絲。讓人織成
種種花式之衣裳。俾世界上之醜婦醜女。裝飾得似天仙玉女一般也。或曰。蠶兒真呆。吐出纖細柔膩之絲。
讓人織成種種花式之衣裳。給富貴人家女兒穿。裝飾得似天仙玉女一般。而我輩釵荆裙布。儘任輕薄
兒笑說。鄉下人。諸姮娥聞言。相顧腹笑。女工復絮絮曰。諸姑姑都是吃墨水人。試想想。這蠶兒真又呆又

巧也。諸姮娥各窘於答覆。平日如韻碧小眉諸人均係擅詞令者。至是亦默默無言。蓋諸女工出語多發自五中。每覺真摯可愛。諸姮娥平日戲謔慣用。以對之殊不稱體矣。於是諸姮娥有時棄女工互語。亞蘭曰。古人謂春蠶到死絲猶縛。今人因多以紛紛自擾者。以喻蠶其實人之紛紛自擾一言蔽之。利己而已。蠶之自縛乃純粹之犧牲也。蓋人不如物矣。小青嗤之謂又發議論矣。小眉曰。議論儘可發。但不必涉及道學。面孔儂謂蠶本害蟲。有損桑葉而我極聰敏極神明之螺祖能育之而變爲千古不朽之益蟲。俾後世享無窮之利。今人徒競飾齊紈蜀錦而不思繼古人關一絲縷之源。救蠶市荒年之亟。儂嘗見蛛亦吐絲矣。簷前卦陣在彼。罔用以營生者。苟我巾幗博學亦有極神明極聰敏如螺祖者。能發明育蛛之法。儂固馨香祝之矣。韻碧曰。譚何容易。別開絲縷之源。古人靜觀萬物窮一生而微得。若晚今我輩閨秀無論博學與否。而浮氣粗心。決非靜觀有得之人物也。小眉曰。汝視我輩太薄矣。天下事誰非人做者。韻碧曰。然則儂將靜候姊妹之發明育蛛術矣。小眉無語。諸女工聽衆譁辯似解非解。又復絮絮曰。諸姑姑欲製蛛絲衣耶。我們鄉裏倒少有這件東西。不然固極願效勞也。小眉搖首示否。意女工又曰。蛛絲恐不及蠶絲之纖細柔膩。有光澤也。諸姑姑何必他求。卽此番蠶事畢。恐繭山疊疊。諸姑姑穿不了矣。諸姮娥俱笑而不答。已而吳儂轉問女工曰。若輩覺家居樂。亦傭人樂乎。女工曰。傭人非得已。誰肯拋夫壻子女。立人簷下者。吳儂笑曰。若語誤矣。汝輩鄉人家居。不過茅簷蔀屋。蔬食菜羹。何能比主人家之高軒大廈。白粟肥膏。耶女工聞語相顧不答。於是諸姮娥皆笑笑。吳儂尙蓄有孩子氣也。吳儂與小琴在秋聲室。中年齡爲最稚。吳儂天真一片。不同小琴之浮滑。小琴戲吳儂。吳儂每爲所弄。維時採桑隊中小琴與吳儂任往。

來傳遞之役小琴曰吾與汝任斯職必致足重繭而不暇稍息也陸氏姊妹蓮船盈尺善於奔馳陸先生不擇彼而獨屬意吾與汝亦可謂用人不當矣吳儂頗然其言得暇輒挈小琴他去維時杏花村中結實纍纍村距稻香甚邇於是杏林叢綠中途爲小琴與吳儂偷閒藏身之地顧藉杏林叢綠爲藏身地者乃尙更有人在其人爲誰想閱者必猜爲往日偷聽書聲之慶官馨寶矣然慶官馨寶以鶯聲譜早發生意見雖表面和好如常暗地固仇視甚毒且近畏殷先生嚴不敢輕離讀書樓也離讀書樓而藏身杏林叢綠中者亦係年齡極幼活潑潑地與小琴吳儂相埒曰長榮曰丁春然則諸小無猜將嬉戲笑逐於杏村中矣奇肆哉小琴彷彿情懷已解兀自撩人挈吳儂曰我與爾嬉不必同彼輩混雜吳儂唯唯諾諾一惟小琴之意是從而長榮丁香對之究屬童年絕無綺想不過一方面既有矯揉作用一方面亦不無受其影響小琴之綽號爲小紅翹其纖足可想既牽吳儂入杏林則嬈嬈婷婷弱不勝步忽扶吳儂肩撫纖足皺眉連呼則則吳儂問故則適觸石卵痛殊刺骨於是吳儂以手巾鋪石上曳之坐二子旁觀相顧眉笑吳儂多事輒饒舌向丁香謂你與長榮都係男子乃得任意逍遙不問蠶事吾輩秋聲室姊妹邇來碌碌終朝幾無一刻閒汝等讀書樓諸哥哥自思亦覺顏汗否丁香笑曰若輩此時忙將來絹綾千百匝吾儕固無一尺一寸分也長榮亦曰養蠶乃女子應爲之事與針線一般吾輩男兒何能輕易相助小琴在旁聞言怒不可遏便推吳儂曰妹妹休再向彼等饒舌誰說育蠶是女子應爲之事我當往問陸先生長榮亟曰好妹妹恕我罪言且丐吳儂作調人吳儂笑曰此後毋得亂語長榮乃雀躍攀枝登杏樹丁香胆怯不敢上吳儂亦驚曰汝豈顛狂耶萬一墮落頭顱粉碎矣長榮搖首曰不關事不關事我擷杏子給姊妹

吃也。丁香鼓掌曰：好好，汝須擇其紅熟者。我以衣承之。長榮唯唯。於時小琴忽霽顏曰：杏子果熟矣。吾與汝（指吳儂）若得一二枚歸以示諸姊姊，彼等必駭爲從天落下者。吳儂因向長榮索取。丁香欲與爭。長榮高呼曰：我隨意擲下，不偏方向汝等。試以衣承之，如奪標然，看誰獲勝也。吳儂微笑。小琴又挈之曰：給便給一二枚，不過取以翫戲耳。若拚命爭奪，真笨伯矣。長榮高踞不之聞，則頻頻擲以果。吳儂在旁以衣承之，香大憤，怒指長榮曰：汝好，汝好，則拾石擊之。長榮始報以果然，終不若吳儂所獲之夥也。小琴取其半，拭而咬之，味酸不可耐。丁香鼓掌大笑。吳儂亦微露齒。小琴怒以目長榮。從樹下自擲，亦盈囊。色微紅，蓋已熟矣。咬之不復酸。丁香盡棄所有，欲向長榮勻分。紅熟者，長榮笑曰：適間險些擲破頭。此時尙欲作分外之求耶？丁香怒，欲用武，并以攀樹定長榮之罪名，欲訴諸父。若母吳儂在旁示不欲生果意。小琴且曰：此纍纍者，留之何用？長榮笑曰：留贈諸姊姊。姊姊於碌碌鮮暇中，好啖以解渴也。吳儂怒曰：咄，汝太欺人。我必告訴阿母。小琴起牽吳儂，攜手欲去。長榮又謝罪不應，乃復揉升杏樹上，擇果之紅熟者，擲向小琴曰：好妹妹，我給你好杏子，行不得也好妹妹。丁香在旁嘲曰：好妹妹，稱呼何親昵也。長榮不顧，復再三呼好妹妹。小琴緊握吳儂手，示意勿應。於是吳儂並頭也不回。丁香鼓掌笑指枝上鷓鴣鳥曰：長榮長榮，好妹妹，千百聲人家都不一你，應真可憐矣。惟有領略此鳥之數聲哥哥耳。長榮復高呼曰：好妹妹，好哥哥，喚汝輩行不得也。小琴略回首，果聞鷓鴣鳥連喚哥哥不已。終掉頭不顧也。長榮癡立樹上，遙見一片碧蕪，兩雙弓鞋踏其上，不覺如麻心緒寸寸爲渠履碎。一時情感之衝動，少年人固往往有此境也。不過在天眞漫爛之時，尙不致遽爾發現耳。

（未完）

●說釣

(胡蘊)

余所館臨溪。溪之窄不能二尋。沿溪屈折而南。入瓦浦。皆支港小流。不盡載諸志。乘者入浦口稍闊。夏芸之隙。釣者聚焉。嘗散步柳下觀之。察其意。釣而多獲。色有喜。又有幸人之無獲者。其未獲與獲而少者。色亦不善之。甚至語言齟齬。雖居同村。處同室。不免也。余因謂曰。聚而釣。所獲止是。曷若分釣他所。之爲得乎。則曰。不然。凡釣者之所聚。魚常多焉。魚之覓食者。恒在焉。且是溪深。釣者便鳴呼。是亦何怪。其以得失相嫉妬哉。其不能不出於一途。而有彼此之形。亦何怪。其以得失相嫉妬哉。雖然。利於魚而心反爲魚役。亦拙於釣者耳。彼遺外聲利手一竿於烟波浩渺之鄉。坐終日而忘懷者。乃邈然遠矣。(胡蘊吾師嘗以半蘭舊廬稿出示。吾愛其說釣輕逸有致。因錄而寄諸醒公。或可補新報之餘白也。逸梅附識)

譚

海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最新探案 **急富黨**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是書為英國名小說家柯男達里原著十餘年來坊間譯行之福爾摩斯探案無一編不受社會歡迎蓋皆柯氏手筆也柯氏年垂老矣以其家世之勤崇著作之豐盛資產之富厚宜可以擱筆乃猶力賈餘勇鉤心鬥角使如電之毫光益燦爛而煊赫文豪之精神如是其矍鑠周君大猷留英多年新從海外歸來挈得彼邦最新出版之(急富黨)一書是書文心詭詭筆意翻新在舊探各案之上因急譯之而請李君定夷為之潤文(急富黨)為英國最近之秘密黨社會生活日艱貧廢之民日多其黨勢乃潛滋暗進而不已是書主旨係黨人謀奪一銀行主人之巨產千方百計布置毒計皆經福爾摩斯破獲彷彿剝蕉抽繭層復一層煞是好看如玉人指之奇突腐屍之驚怖秘密窟之險邃荒島之怪異博浪椎之誤擊電劍之鋒利賊黨之狡兔三窟奇怪之槓炸藥箱等種種千奇百怪之情形實屬得未曾聞洵足壓到一切偵探小說也至文筆清潔詞意明淨猶其餘事

當代駢文類纂

駢儷文字為文學之一種自歐化東侵以來新學風行後起之輩聲調不辨韻律鮮知本局有鑒於此特選纂當代駢文類纂分類凡十二日(賦)日(頌)日(呈)日(啓)日(牋)日(書)日(序)日(跋)日(記)日(銘)日(詠)日(祭文)作者五十餘人悉係時下名流如王秋黎元樞樊奕山易實甫鄭太夷阮忠樞饒漢祥胡樸庵吳東園許指嚴王捷靈包醒獨倪軼池李定夷諸君其尤著者也全書計百五十篇沉醴穠郁含英咀華足以上繼駢體正宗下開坊間新元置身交際場中者人人宜手此編洋紙本裝八册外加布套定價一三元四角連史精印外加布套定價三元四角

當代駢文類纂續編

是書為包醒獨先生編輯內容豐富選材尤精於初編諸大文豪外復增載湯蕪銘林紹樞王祖奮孫寶琦李稷勛蔣著超鄭漁父等諸名人之佳著體格完備無美不收全書分上下兩册合諸初輯共得文二百餘篇洵屬洋洋大觀凡購當代駢文類纂者一律奉贈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新體筆記 元順帝是誰？

(記者)

「元順帝是誰」元順帝便是元順帝這個問題豈不怪麼？

滿清的「順治帝」「乾隆帝」有許多人說他是漢種稗官野史競言其秘其實呢帝皇家的事情隱諱太深所以容易起人疑竇究竟有什麼一定證據呢實在還是穿鑿的多但元順帝不是「成吉思汗」的子孫這話却向來沒有人說其實這個證據比「圍場奇觀」「移龍換鳳」等「嚮壁」典故有考據得多至於斷語呢我也不敢輕下不過這個題目很有趣味雖說敘述舊事意味却極新啦：

從來研究歷史的人熟於元史的極少以至「遼金元」三史幾稱專門之學什麼制度風俗都不去管就是一個人名」一端便不易記憶所以從來關心史事的人記熟元宮掌故的比鳳毛麟角一般元朝建國立號自從太祖起至順帝止傳十四主凡一百四十五年自元世祖入主中原至順帝北還做中國皇帝共八十九年父傳子子傳孫專制時代的皇帝大概子子孫孫繼承承承可是元朝的帝統是十分的紊亂初年和中葉不關本問題擱開不表單敘元末的帝譜元末諸帝無享國日久的武宗四年仁宗九年英宗三年泰定帝五年明宗八月文宗三年寧宗一月順帝在位雖久但一統江山早成變割形勢武宗

元順帝是誰？

二

傳位於弟仁宗。仁宗死，子英宗繼。英宗的皇位又傳於泰定。泰定是仁宗的堂弟，再傳明宗。又是武宗之子。文宗又是明宗之弟。文宗死，明宗次子寧宗立。寧宗既夭，始立順帝。順帝又是明宗長子希統的素亂簡直和蒙古做「可汗」時候一般：

元史順帝本紀道：「文宗至順元年，以順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自謂長子，非已子，命翰林書其事於史館。明年，復詔奎章閣學士虞集作詔，播告中外，順帝登極，以此事撤去。文宗主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謂朕非明宗子。』」虞集傳亦載此事。故文宗死後，立明宗次子為寧宗，而不立長子。這是見於正史的蛛絲馬跡。

宋遺民錄道：「帝焜（度宗子）降元，封瀛國公，稍長，世祖妻以公主。世祖夜夢金龍繞殿柱，明日瀛國公來朝，正立所夢柱處。世祖陰欲除之。瀛國公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

余應讓合尊大師詩道：「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君尙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

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宋德何其隆。——
權衡庚申帝大事記道：「瀛國降後，爲僧白塔寺中。後徙甘州，有趙王憐之，贈以回回女。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男，明宗適過其地，見寺上有龍文五采，訪知其故，因求其子，並載其母歸。」——

庚申外史道：「順帝時，尙書高保哥奏，文宗在時，謂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究當時作詔者，欲殺虞集馬。」

祖常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筆。托克托在旁曰。彼負天下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乃捨之。——
表忠徹符臺外集道。瀛國學佛於土蕃。娶邁來的爲妻。有娠。適明宗逃於漠北。與瀛國善。索邁來的爲妻。遂生順帝。——

西湖志餘道。虞集在文宗時章詔。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謂非其子。及順帝立。捕集赴大都。以皮繩縛腰。以馬尾縫眼。既至。集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遂得釋。時有人作十七字諺。虞集云。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

黃溥閒中今古錄道。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命宮中轉六更。方擊鼓鳴鐘。殊不省庚更同音。至理宗曰。京定元年。歷五庚申。又十七年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說信矣。到元朝廷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昀子。我大明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後方號順帝。是宋祖命轉六更之言亦信。——這都是稗史的零金碎玉。

我把正史稗史雙方參攷起來。元順帝不是「忽必烈」(元世祖)的子孫。已鑿鑿有據。這般證據。雖有涉於迷信的。但小說不比研究科學。只要富有趣味。何必以辭害意。至於元順帝的爲人呢。不必問他是漢是胡。實在是昏淫無道。毫無人格的人。我因爲這個問題。帶着種族疑案。所以檢點舊籍。提出許多有趣的證據。自問比着「圍場奇觀」「移龍換鳳」的古事。可靠幾分哩：

元順帝是誰？

●紙帳銅瓶室詩鐘

壽梅 (嵌字)

欲。求。壽。水。飲。甘。谷。
偶。折。梅。花。過。小。橋。

逸梅 (嵌字)

興。至。持。盃。談。逸。事。
閒。來。潑。墨。畫。梅。花。

逸梅 (碎錦)

逸。士。烟。雲。供。嘯。傲。
騷。人。梅。雪。費。評。章。

詩章 (嵌字)

雅。才。古。號。詩。天。子。
左。道。今。傳。章。陸。神。

(逸梅)

詩章 (轆轤)

詩。韻。清。鏘。居。易。句。
文。章。藻。麗。士。衡。才。

強項令 正大報 (分詠)

那。服。天。威。終。不。俯。
能。持。公。道。自。然。彰。

春雪 月季花 (分詠)

六。出。飛。來。三。月。白。
一。叢。栽。出。四。時。紅。

花萼樓隨筆

(民哀)

●小說叢話

吾友楚儉、寄塵、秋星、平等。昔均有小說雜論。小說閒評。小說雜話諸作。最近浩然、李子。亦有此著。惟之數人者。或紀作小說之程序。或評爲小說之優劣。咸注重於撰本。不及譯本。客窗無事。因憶及二十年來所見之譯本小說。彙而志之。聊貢一得之愚於當世讀者。倘云與楚儉諸子較短長。則媳婦醜顏。無地可容焉。

商務印書館出版之狡獪童子。譯筆極有佳致。惜原書太無興味。不足稱爲佳小說。此書前半純摹法小說家。囂俄所著之孤星淚。通篇亦約略模倣。惟平衍無奇。無所取意。較之孤星淚。殆不止上下牀之別。近見小說月報短篇中。有小說範作一篇。亦論及摹擬之文。頗多中肯語。然摹擬不嫌其太似。惟恐其無情。所謂情者何。蓋一篇當有極佳之命意。屬辭構局。必期盡善盡美。曲折不與平實而不衍。使人觀之。生感讀之動色。此卽文字之情也。至於文字之美。更當於意外求之。必使無不達之意。無不盡之情。而騰挪操縱。或詳之。或略之。或隱之。或顯之。詳而不複。略而不牽。隱而不晦。顯而不盡。矯若游龍。翩若驚鴻。文章美妙之境。能及乎斯。思過半矣。

英人巴科著小拿坡崙別紀。敘一少年。其家世爲拿皇遺孽。在坎拿大之蓬溪村。聚衆起事。欲直搗法京。恢復先業。卒爲英軍所殺。事本兒戲。以比蒙茅之叛。尤所不逮。讀之頗堪發噱。(蒙茅事。見金風鉄雨錄。

（結局謂是子果爲拿皇與加斯泰郡主所生。後竟淪爲厮賤。遂昧所生。此則近於好事者之附會。未免蛇足。讀此書者。但作小說讀之可耳。勿復深求也。然據此可見拿坡崙之聲名赫赫在人耳目。文人才士不惜苦心搜索。撫拾一二遺聞軼事。恣肆筆墨。鄭重出之。以期聳人聽聞。拿皇之魔力誠偉矣哉。

驚婚記。敘法王路易第十一故事。而緯以愛情。歐西小說。舍偵探科學之外。無不以愛情爲淵源。然其佳者之言情。愛絕非專言兒女昵私。必有一種顛仆不破之主旨。而歸本於道德宗教。以史事爲經者。蓋示人不可以小言視之也。此書之言愛情。其實亦不過兒女團圓。英雄封拜。爲事若不足奇。惟著者爲英國大小說家。司各得。凡經其筆。雖極平淡之事。從其活虎生龍之筆。曲繪以出。則自能使讀者神采飛動。而不覺其套之陳熟也。文字之境至此。真神妙獨到秋毫顛矣。

法大仲馬亦能爲歷史小說。雖魄力沈雄。而失之冗司。各得則取境極恢廓。而用筆極綿密。近代小說家。柯南達利所著之黑太子南征錄。純學司氏。幾可亂真。柯氏又有恨綺愁羅記。敘法王路易十四故事。髻刺客傳。敘拿坡崙故事。亦負盛名。狀二君驕奢睥睨之概。繪聲繪影。與司氏諸作並傳。不朽誇聲。言讀司各得。柯南達利諸書。竟反而視我國舊有之列國演義。三國演義等書。鮮有不晒著書者之爲笨伯也。魂遊記之譯者。署名傲骨。書敘意人格恩梅。能以靈魂出遊。而覘及社會家庭一切難言之醜狀。終局遂爲極端厭世之人。設想不爲不奇。而余則獨笑著者之不達也。蓋世界云者。不啻電影場中一重紙耳。隔此一層紙。何而非聖賢豪傑忠臣義士。去此一層紙。其現象之醜劣。尙堪入目乎。夫婦各夢而相見。則情致纏綿。君臣異心而對越。則忠誠盜溢。至於欺世盜名。僥爵倖祿之屬。更言之不勝言矣。京人諺語（

竊棍李把眼擠你哄我我哄你。世界云者。即你我相哄之謂。吾願爲旁觀之。擠眼人不願爲戳破紙窗之人也。書中格恩梅曰。世間真愛余者。惟父母。夜深歸寢。獨念我如醉如狂。其他如親愛之骨肉。知己之友朋。往來之親戚。鄰近之鄉里。實皆與我身無絲毫之關係。余（著者自謂）謂過來之人。世情之真相。領略殆盡。父母之恩。自然不忘。毋勞前人之指示也。

英伊門斯賓塞所著之荒唐言。初本韻語。麥里霍司爲之衍成小說。皆寓言也。麥氏序中。已揭其旨。書中敘屠龍誅歧舌之獸。皆極竊渺。不可究極。蓋屠龍者。屠寇誅獸者。去佞也。林琴南跋語中。亦論及之。斯氏原詩。頗似吾國屈原之離騷。亢歌而託之神怪。亦約略相同。才人不偶。國步凌夷。感時撫事。發爲歌詠。託之荒唐。以泯其迹。苦心孤詣。真足興後人無限崇拜之私焉。

天笑生譯鐵窗紅淚記。法小說家囂俄之名著也。書敘一死刑犯之自述。設局頗奇。言語支離。文字冗沓。亦絕肖獄囚狂熱之所發。才人無所不能。其體貼入微。構想極妙。真足傾倒囂俄。出身窮蹙。其身世。迨與英之迭更司相彷彿。故其書專敘下流社會。而於牢獄桎梏之慘。尤爲注意。其宗旨。蓋可思也。迭氏之書。自書冤怨。而好爲諧噱之談。囂氏之書。多借題發揮。然亦每多悲苦之語。故筆法雖殊。感動人心。則一。英哈葛德所著大俠錦帳客傳。亦爲天笑生所譯。此書敘事。平衍情節。亦無味。遍觀哈氏一生之著作中。恐以此書爲最下。

女虛無黨一書。爲天津路鈞所譯。譯筆甚佳。其中且多參以己意。或此書託名譯本。實係自撰。亦未可知。情節既佳。譯筆又爽。語有可爲格言者。極夥。律身之要。宜書座右。洵爲四十年來譯本小說中之上選。

哈葛德所著之鬼山狼俠傳、烟水愁城錄、及蠻荒志異、皆敘非洲蘇魯國軼事、合地理、歷史、言情於一爐、而傳以色彩、讀者動目變色、呼吸爲窒、幾若此身已入熱毒之域、觀其得所爲之欣然、亦若此身之去苦而就甘也。小說若此、余無間言。三種中尤以鬼山狼俠傳爲最奇恣、書敘霸王查革、伏尸百萬、好大喜功、與拿坡崙足可並論、所不同者範圍較小耳。

天方夜譚一書、爲阿刺伯古代著名說部、歐西各國傳譯迨遍、卽譯爲英文者、亦有數十本、就中以德文本爲最多、蓋德意志與土耳其有極密切之關係、翻販自易、其次爲俄文本、轉譯自德文者、凡二巨冊、余嘗見之、每本厚可八英寸、英人譯本已有刪節、且各本詳略不同、以冷氏本爲最佳、吾國譯本卽自冷氏譯出者、譯者爲元和奚若、潤辭者爲會稽金石、金爲西浙有名詞章家、此書文辭淵妙、爲諸譯本之冠、宋以後之文言小說似無能過之者、余最愛讀之、旣無譯文拘牽之迹、而恰能達原有之義、無溢、無漏、足見譯者匠心之苦矣。在譯本小說中、亦可云空前絕後、原書極俶詭、文境奇變、引人入勝、開眼中未有之奇、炎書讀之、足却睡魔、余讀已三十過、仍覺有味而未厭也。

包天笑所譯之情網、敘拿皇軼事、頗能得其一二足資史識、此書不著撰述者之姓氏、當爲近代人所作、蓋其結構如流行之偵探小說、篇幅不長、而綫索極紊、且第十七十八兩章、前後敘事、竟爾兩歧、其開場劫金一事、結局亦未點逗、呼應當屬漏筆、或以急於蒞事、遂爾有此、書尙可觀、然非名家之作、若略加修飾、補其罅漏、則成全璧、畫長或寒宵讀之、亦足遣晷、勝讀近年坊間流行之書多多也。

希臘神話、詼詭似東方曼倩神異經、壬子年拾遺記、汗漫宏肆、爲研究神學之好資料、亞洲古國大半奉

多神之教。卽歐西古代亦然。迨耶蘇出而舊教由博反約。奉耶蘇外十二門徒。仍預其次。如中國從祀孔廟。是此仍多神教之遺也。至新教則一掃而空之。定於一尊。耶蘇之外。卽爲上帝。上帝以外。並無他尊神。此約之又約也。

凡人皆具好惡之心。譽之爲君子。尊之爲天人。無論其有當於實與否。足副其名與否。卽其自揆。亦知譽者之過情。然聞之者。無不色然以喜。儼然居之而不疑。嗟夫。人類之所以能生存於世。與夫世界之所以能治平之道。迺皆以此區區一念所集。會維持而成者也。執小人而譽之爲君子。小人不自知其言之相反也。雖所行之不德。而無不願居有德之名。善良之得以保存人類之所以安全。職以是焉。余何爲而作此言。蓋余讀林譯孝友鏡說部有感而發也。書之著者。爲比人恩海貢斯翁士。書敘一貴爵。因救弟而蕩其產。其女不怨不懟。苦作以養其親。父女皆有聖賢之操行者。歐西果有其人乎。竊恐作者亦見夫權利義務之競爭。太烈。父子兄弟之情。義日薄。激而爲此道德之正言。以期挽狂瀾於既倒。其旨殊可佩。其事則當係虛構者。

十之九一書。爲揚州陳大鏡所譯。係短篇神怪小說。丹麥小說大家安徒生之名作。其飛箱一則。爲極有興趣之寓言。敘一財虜之子。父死而蕩其產。落魄無聊。其友贈以一箱。箱能破空而飛。因乘之至一國。爲王后所寵。欲令尙主。而蕩子之箱忽焚。神跡既泯。不敢面主。乃淪落終其身也。嗟夫。人有所憑。藉咳唾。皆成珠玉。一旦失持。而向之隨聲附和者。此時皆反唇以譏之矣。蕩子知難而退。不可不謂智者之儔也。作者警世之功。匪淺矣。

司各得之善爲歷史小說能使讀者眉飛色舞如置身千百年前似與古之英雄豪傑相對坐而聽其響歎閉目凝思如飲其丰采余前已述及之司氏小說魔力極宏一書既出萬本爭傳吾國已譯之本則有撒克遊劫後英雄略十字軍英雄記咸爲林琴南之譯本露已傳驚婚記爲陳大鑑之譯本波斯女章挪利達者豪爽絕倫凡有讚其物美者慨焉脫手付與無少吝色迨後加利弗而至素波女女具美色與挪利達情好至篤亦慨焉立諾岸然自去比之吾國前賢不願破甑故事相較殆有過矣按佛典中太子須大拏經事極與此相類須大拏爲濕波國太子好施與隨所取索不逆人意迨後波羅門乞其二子爲奴天王化身就索其妃亦立予之無少躊躇後證佛果挪利達其有夙根乎何二事之相同耶吾知其成佛當不在須大拏下

龍穴合窆記敘哀情悱惻纏綿令人不忍卒讀而辭采斐亶餘香在口令人作十日思眞佳作也談瀛記頗類吾國之鏡花緣而談詭過之其記墨力車國或卽邈黎國按宋元祐四年邈黎始與五國通見通考

寧靜軒紀俠

(劍山)

姊妹雙俠

蜀道之難。因其陸有棧道之阻。水有三峽之險。故行旅皆視爲畏途。而山東道上。陸有綠林之盜。水有錦帆之徒。其危險較蜀道爲尤甚。蓋魯省山嶺重疊。伏莽繁多。民俗強悍。又多吏治所勿及。叢林大道之旁。村落荒涼之處。恆伏屍纍纍。流血殷然。化碧旅客。行經其地。莫不心驚而胆裂。常囑御者疾馳。以過未屆日暮。卽須望門投宿。及旦始束裝而行。蓋恐遭意外也。吾鄉有張孝廉者。嘉慶初曾作燕遊。不携奴僕。亦無同伴。一身而外。惟琴劍耳。人有告以山東道上之險惡。則笑曰。焉有同是人類。而殘忍若此哉。是等忠厚人。絕不知世間有艱險事。某日行抵沂水縣之天馬山。愛其山水之雄奇。欲登臨瞻眺。遂就山下十里外之朝仙橋宿焉。翌日味爽。擬逆旅主人雇一嚮導。遊天馬山。御者聞言。詫曰。奴意公之啓行也。故亦早起。若云遊天馬山。不第無人敢爲嚮導。卽有莽夫貪此賞金而隨侍。吾公以去。恐但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孝廉曰。爾何知。敢阻我清興耶。御者曰。奴爲好人。故阻公勿行。若亦匪類。方利公之去矣。孝廉仍不信。御者以語逆旅主人。主人亦曰。公爲文人。何以冒此奇險。卽爲武人。亦難敵彼盜。彼御者之言。誠爲不謬。公其聽之。孝廉至是始識所言非妄。而豪氣頓消。時當秋末。北地已寒。孝廉日與主人開懷暢飲。彼此歡洽。縱談甚樂。旣而孝廉詢曰。北地多健兒。自古云然。今則何如。主人曰。何嘗不有。鋤強扶弱者。爲上。越貨殺人者。爲下。數十年來。此風仍不稍殺。今則國政不綱。盜賊之多。較前益甚。而以天馬山之姊妹盜爲

尤猖獗。聞彼等本淮南武世家。姓洪氏。其父雄彪。曾官淮軍統帶。爲同僚所中傷。致喪其元。二女憤而爲盜。奉母居天馬山。武技絕精。慣生擒虎豹。尤擅劍術。百步外能取人首級。綠林豪傑。威望風依。附唯二女之命。是聽。故此間羣盜。皆其所轄。彼二女生平最惡貪官污吏。是以官吏之携重金過境者。鮮有倖免。或且并其人而死之。商賈過其境。雖携重金。勿加害。所爲頗有義俠氣。遇有山民之貧窶者。亦能施以金錢。山民愛戴。不啻如父母也。孝廉曰。若然。吾願見其人也。亟欲往。主人曰。以公之方面大耳。一爲所見。必疑公爲大吏之喬裝探山者。吾公此去。寧有幸哉。孝廉曰。彼二女旣同爲人類。某可曉以禮義。言畢。卽行。臨行。又謂主人曰。君爲此間土著。當識不少健兒。此去苟能日暮卽歸。固爲幸事。若或遇險。君使人一探。何如。主人曰。不敢令公獨往。須令吾姪雄三隨護。吾公行。雄三隨。孝廉行不及十里。卽指謂孝廉曰。此天馬山之最高峯。名曰接天峯。峯上有如瓊樓玉宇者。卽彼兩女之居也。孝廉隨其所指。處細察一週。果覺形奇勢峻。頗有一夫當關之險。欲達其巔。惟一羊腸小道。兩人且笑且語。且語且行。已至接天峯上。距離不及一里。適二女方立門外。觀看山景。瞥見孝廉。卽挾之。以上雄三亟逃。歸初入時。孝廉狀甚危迫。身被繫。且欲作鞭撻狀。詢以何官。來探何事。豈考察形勢。將爲勦襲計耶。汝亦知來此偵伺者。雖日有其人。而生還者不得一二乎。孝廉此時不驚。亦不懼。徐徐言曰。某爲江蘇人。此來作汗漫遊耳。昨宿逆旅。聞主人盛道汝等之義俠。故思一謁。見不謂俠女竟作悍女。不亦令人失望耶。二女察孝廉狀。知爲長者。因問其姓名出身。孝廉以告。二女爲解縛。并置酒壓驚。欲堅留。孝廉不令去。孝廉乃曰。以汝等之才力。勝人未嘗不可以有爲。苟長此不知悔悟。是徒負好身手。寧不可惜。若某者身爲孝廉。又非子然一身者可比。孰肯久

飲盜泉。以自取污辱。况千里外之父母妻子。一聞此耗。又將何堪。汝等之愛我。適爲害我。且嘯聚山林。終非久計。其聽我言。幡然變計。果能容納忠告。則現在川楚教匪方起。國家正用兵之秋。投軍殺賊。必建奇功。一至是時。非特汝父之冤可雪。而汝等亦得與秦良玉。沈雲英。劉淑英。畢韜文等。後先媲美矣。姊妹皆曰。公之言。果爲不謬。祇以身爲女子。卽欲有爲。亦不可得。孝廉知兩女意動。乃曰。汝等果有志投誠。則我姪斌仁。我子斌義。均爲武孝廉。欲從軍久矣。祇以無伴。故未踐行。汝等有意。可喬裝同往。兩女又曰。公之子姪已娶耶。孝廉答以未。兩女嘖嘖久之。不卽言。孝廉曰。吾知之矣。汝等若肯下嫁我子姪。甚佳。甚佳。兩女面頰旣而。兩女遂隨孝廉行。將至逆旅。而逆旅主人所遺之健兒。卽於半途相遇。見兩女隨孝廉行。奇之。孝廉以告衆。皆盛佩孝廉之能以德化人也。旣而兩女復喬裝隨孝廉南歸。長女本名翠貞。今改士貞。配斌仁。次女本名翠英。今改士英。配斌義。成婚後。四人同出投軍。兩女以武事超絕。冒爲張斌仁。張斌義。均授守備職。斌仁斌義。則冒爲洪士貞。洪士英。授把總。同隸總兵楊芳麾下。一戰而斬姚之富。洪氏姊妹得陞游擊。張氏兄弟得陞守備。再戰而斬齊林於襄陽。洪氏姊妹以功讓張氏兄弟。於是彼此官階相埒。洪氏姊妹遂南歸。不復作戰。後張氏兄弟討張天倫於陝西。歿於陣。幾至全軍盡覆。幸有援兵至。得轉敗爲勝。遂斬張天倫。以戰狀聞於朝。一略謂游擊洪士貞。洪士英。本爲淮軍統帶。雄彪之後。雄彪當日因受奸佞之播弄。致遭殺身之禍。時論冤之。今其二子又能爲國討賊。力戰陣亡。且謂此次之所以獲勝。全賴彼兩人之奮不顧身。應請卹予榮典。以安忠魂云云。一疏上。張斌仁得授協鎮。銜張斌義。授爲參將。洪雄彪。追復原官。洪士貞。洪士英。追封參將。銜并於死事處爲之立祠焉。

按此事當時知之者絕鮮。蓋恐一旦洩漏。致受欺君之罪。光復後。其子孫始洩之。是以邑人之知其事者。每於酒後茶餘。作爲談助焉。

● 巫秀姑

劍山識

海州之東有一島。名虞游山。島亦以山名。全地不及三十里。有盜據之。魁名黃壯。男身矮而小。面黑。有光。齊力絕。偉能於康莊大道。抵禦奔馬如阻。犬羊尤能於平地。躍登屋脊。上下如隼。其妻胡雪鶯。有姿色。擅武技。惟較壯男略遜耳。雪鶯本爲安東老鏢師胡永忠女。永忠染疫死。妻以哭夫死。窮無所依。聞父執有官。海州守備者欲往依之。適爲壯男遇。乃強劫爲妻。良非雪鶯願。壯男部下有名滕得龍者。年少貌美。勇力冠羣。悅雪鶯貌。雪鶯亦悅之。於是彼此相悅。壯男遂罹殺身之禍。詎不數月間。兩人以事口角。甚至相毆。得龍以酒醉不能勝。爲雪鶯所殺。於是雪鶯遂主此山。時往海濱。劫掠飽。乃揚帆歸島。某日盜夥劫一舟。係江南鉅商洪順明者。鷓首立一鏢師。謂羣盜曰。汝等何爲敢在虎口奪肉乎。盜夥皆曰。誰爲肉。誰爲虎。須一角而定。羣奔之不能勝。逃歸者以告雪鶯。迨雪鶯來。鏢師猶以爲易與者。乃亦不爲之備。遂爲所擒。舟中物盡。劫以去。洪以狀訴縣令。令移牒海州州牧。先命捕役三人往虞游山探察形勢。爲勦襲計。孰意既至島中。先後被獲。而海州境內之越貨殺人。事益多。於前某年冬。又劫王中書家。搜其金錢不足。則并擄其子。以去。州牧以是獲罪。中心雖憤。終無如何。因懸重賞。購之。月餘無應者。其時大吏申斥之文。又續續至。州牧益憂懼。不知所措。某日夜二漏。突有少女乘肩輿。直向州署來。衣服麗都。姿容絕世。聞者詢以姓氏。則曰巫。詢以來自何地。爲何事。女曰。來自汴。望我姻伯耳。聞者以白牧。牧白無之。聞人出。卽以牧

言白女。女曰。姻伯爲世祿之家。素多戚串。一時相忘。或亦意中事。煩爲妾告。牧。戚串遠來。路途不熟。今晚須宿署中也。聞人仍以白。牧曰。既如此。入之女。既入。彼此相見。均不相識。牧曰。吾固不識。若也。女曰。妾亦不識公也。今日之來。爲公擒盜耳。牧見其弱不禁風。笑而不言。女乃大怒曰。古人有言。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今益信矣。境內多盜。既無法消弭。致受大吏之斥責。迨懸賞購緝。無人應募。憂懼至於手足無措。今巫秀姑來。而又等閒視之。民父母之謂何。言時。卽以三寸金蓮力踐堂上。磚而磚已紛紛碎。牧乃驚駭。謝過并商。所以擒盜之策。州牧欲向統領借兵三百人。以爲衛秀姑。皆謝絕。且曰。此地距賊巢不遠。無庸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事不成矣。但令壯丁十人。以隨可也。牧曰。若然。吾必重賞。若秀姑曰。妾之來。豈望重賞。惟不忍梓鄉之被累於盜耳。苟長此不除。則彼盜益將橫行無忌矣。吾父雲程公在日。生平最惡盜賊。嘗曰。歷史所見。必謂頻年饑饉。民不聊生。在上者不能爲之籌措。有以使之挺而走險。爲閭閻害。此等語句。余初嘗以爲然。以視現在之盜賊。初何嘗因飢寒所迫。實甘爲暴徒耳。只宜飲以刀劍。不應姑息。害民惜某爲文士。不然當盡殺彼盜也。爰遍訪名師。來家授妾。以拳技。五年而技成。吾父謂妾曰。汝技今成矣。上可與梁紅玉。秦良玉。媲美。下亦可以自衛。衛人妾識之。不敢忘。既而壯男勢猖獗。吾父卽令妾除之。以絕後患。祇以父母在堂。不敢冒此巨險。蓋彼黨羽甚多。萬一寡不敵衆。而爲盜擄。必傷父母之心。今父母以天年終。妾之心胸。已無罣碍。故願殲彼賊。以安百姓。牧大爲嘉嘆。立命壯丁十人。雇舟以往。行近島旁。時已薄暮。及夜漏初下。率壯丁掩至山寨。其時雪鶯方聚。羣盜會食。因日間曾劫掠一富家。故置酒以慶功也。盜衆見秀姑手持兩劍。直入其堂。皆失色逃避。惟雪鶯奮欲妾戰。持刀大呼曰。何處癡婢。

乎敢與老娘作鬥。秀姑叱曰：汝今惡貫滿盈，猶不知俯首就縛，尚敢猖獗耶！即力格其刃，雪鶯傷及左臂。遂仆命。丁壯縛之，秀姑既擒，雪鶯復進而搜其餘賊，則各室均杯盤狼藉，室內空無一人。奇之，既見堂中地板下閣閣作響，知地板下尚有窟穴，當匿人不少，乃悉召丁壯入命探板隙，以爲擒餘黨地步。盜知不能免，羣起作困獸鬥，然皆不敵，均爲秀姑所傷。於是盜黨再拜請罪，願放歸田里，勉爲良民。秀姑允其請，但執雪鶯及一二獍悍者以歸。回城日，觀者人山人海，無不嘖嘖稱秀姑勇州牧，則出城迎迓，以表敬意。到署後，即以千二百金賞之。秀姑曰：殲除民害爲地方也，非爲賞金也。言時，即以二百金賞丁壯，謂之曰：此次擒盜，君等與有力焉，尙餘千金，願賢州牧以之充善舉，妾不願受也。時人賢之。此道光初事。

●江美娘

吳江范香岩，士族也。父梅清，官安徽穎上縣，甚清廉，不以家自隨。某日有友人自徽省來，傳言其父臥病官舍，勢頗沉重。其母黃氏以山川阻隔，不敢令香岩往，絕不使知。然中心終憐不寧，又數日，黃氏謂香岩曰：日來我多夢，夢又不佳，汝父遠在穎上，消息久不通，宜往省視，不知兒意如何。香岩曰：無論父之安否，均適往爲是，惟往返須二月，願母珍重。遂即日料理行裝，攜僕啓行。臨行，囑其妻曰：此次往返，至多七十日，諸事小心謹慎，宜代母操作，勿使勞動，則感卿多矣。妻曰：謹遵夫子命，乞爲妾問翁起居。言已，香岩即買棹以行。至江寧，舟子忽另爲雇，舟日行夜泊者三四日，既而行，至烏江鎮，不泊於繁盛之區，而獨泊於蘆葦之處。香岩心不謂然，既臥，聞舟人耳語，又聞磨刀聲，知不懷好意。既而舟子三人咸沽酒市上，獨留香岩主僕守舟。香岩斯時雖甚胆怯，惟見月光甚明，乃登鷁首，閒眺鄰有小舟蓬窗中坐一女子，年事約

十七八姣麗。若天人。見香岩狀。詢曰。觀君顏色。似有重憂。何也。香岩曰。余本吳江人氏。父官穎上。特雇舟前往。不意舟子心懷叵測。今晚之生死。尙未可知。是以憂耳。女曰。君此行。帶有鉅資乎。香岩曰。不過三百金耳。女曰。既如此。請以金寄妾。舟可也。因言妾爲江姓名芙娘。住穎上縣東南之江家集。君來當以原物返璧。君但僞病以臥可耳。香岩如其言。舟子歸。見香岩病臥。又連呼其僕。傾筐倒篋。作尋藥狀。舟子見攜資無多。其謀遂寢。反慰問曰。公子不遠千里而來。究爲何事。香岩告以父官穎上。特來省親。舟子聞其爲宦家子。敬禮之。香岩曰。汝等能小心伺候。一到官署。必有重賞。是以一路甚爲殷勤。到署後。賞以三十金。舟子稱謝去。既入內。見父精神殊健。心乃大慰。父詢曰。此來僅主僕二人沿途。不遇盜劫。亦是大幸。香岩漫應之。絕不以告。蓋恐女之或非善類。反遭老父之斥責也。一日。攜僕出避。至江家集。詢之。則女家亦詩禮族也。訪女父。索所寄金。女父曰。我素不識君。何嘗有寄銀事。得勿錯誤耶。其時女自屏後出。曰。誠有之。卽前棹。舟望姨時事兒。但救其命。非有他也。父曰。女子竟不守閨訓。若是乎。寄男子金而不知稟老父。眞可謂太不識羞。女曰。兒不知羞。不羞。但救人命。老父必認以爲羞兒。寧隨其去。父母勿念兒也。言時。取金欲隨。香岩行。香岩曰。某已娶妻矣。何以相處。女曰。妾媵亦願也。女父知香岩爲宦家子。亦甚欣悅。香岩遂挈女回署。而告老父。以故。父喜曰。若此。則俠女兒也。汝亦不必固執。已見以拂彼。盛意且吾媳賢而不妬。挈歸必且融洽。若知彼爲救汝者。方且親愛之。不暇而忍妬之耶。未幾。其父爲之雇舟。令香岩挈女及僕。以歸。臨行。又以千金付香岩。攜歸作家用。一日。行至六安縣。泊于距馬頭集二里之高家湖。女乃請曰。妾於馬頭集某姓有葭李親。擬登岸一訪。歸時。當在夜漏兩下也。未及中宵。忽見湖旁深林中。火光照耀。如

同。白。晝。羣。聲。鼎。沸。不。辨。人。馬。舟。子。惶。急。無。措。謂。香。岩。曰。公。子。不。見。彼。處。火。光。中。之。盜。賊。乎。若。來。我。舟。必。難。幸。免。香。岩。聞。言。大。驚。思。之。再。三。終。無。良。策。既。而。火。光。益。近。竟。直。向。香。岩。舟。而。來。盜。匪。俱。手。執。利。刃。躍。入。舟。中。香。岩。因。手。無。縛。雞。力。而。盜。又。衆。多。一。任。其。搜。括。以。去。視。僕。與。舟。子。已。皆。戰。慄。無。人。色。既。而。女。歸。陡。見。香。岩。主。僕。狀。詢。以。故。香。岩。告。以。盜。劫。事。女。絕。不。驚。惶。曰。易。耳。必。使。物。仍。歸。我。而。後。已。香。岩。固。不。知。江。芙。娘。負。有。絕。技。乃。急。止。之。曰。以。賢。卿。之。纖。弱。安。能。敵。彼。虎。狼。耶。女。曰。彼。么。魔。小。醜。妾。儘。足。當。之。言。畢。即。馳。向。深。林。而。去。未。幾。隱。約。聞。盜。賊。之。呼。喊。聲。以。及。刀。劍。之。衝。擊。聲。既。而。寂。然。香。岩。方。驚。異。問。而。女。已。將。原。物。返。且。曰。彼。盜。能。健。鬥。者。不。少。故。直。至。是。時。始。歸。女。視。僕。與。舟。子。仍。現。驚。惶。狀。遂。告。以。盜。衆。俱。已。殺。却。何。懼。爲。僕。與。舟。子。聞。言。懼。始。稍。殺。翌。日。遂。啓。行。一。路。盜。賊。皆。不。得。逞。安。然。歸。抵。吳。江。香。岩。主。僕。二。人。先。登。岸。既。歸。家。即。登。堂。拜。母。并。言。老。父。精。神。殊。健。辦。事。亦。得。手。又。謂。其。妻。曰。離。家。二。月。苦。我。賢。卿。矣。其。妻。曰。女。子。操。家。名。分。中。事。何。苦。之。有。夫。子。千。里。跋。涉。得。勿。勞。苦。耶。彼。此。互。談。久。始。以。途。中。兩。次。遇。險。江。芙。娘。兩。次。相。救。事。相。告。母。聞。言。至。此。乃。嘆。曰。苟。此。女。亦。能。爲。吾。媳。者。則。一。媳。善。持。家。一。媳。能。武。藝。我。無。憂。矣。其。妻。亦。曰。若。江。芙。娘。而。未。字。人。者。夫。君。可。娶。之。妾。願。居。其。下。香。岩。曰。若。然。佳。哉。因。言。江。芙。娘。一。見。即。欲。隨。我。其。父。以。我。爲。宦。家。子。亦。甚。欣。喜。我。父。以。芙。娘。曾。救。我。命。亦。頗。爲。喜。悅。乃。令。芙。娘。隨。我。南。歸。今。彼。固。在。舟。中。也。妻。急。與。香。岩。同。往。迎。候。見。芙。娘。兩。鬢。堆。鴉。目。如。秋。水。舉。止。婉。倩。不。類。身。負。絕。技。者。不。覺。肅。然。起。敬。曰。好。姊。姊。竟。救。吾。夫。耶。芙。娘。見。其。與。香。岩。同。來。知。爲。香。岩。妻。亦。以。好。姊。姊。一。聲。報。之。遂。携。手。登。岸。厥。後。二。女。同。居。頗。能。沆。瀣。一。氣。且。事。翁。姑。亦。以。孝。聞。云。

艷

藻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吳雙
熱著 **無邊風月傳**

吳雙熱先生為小說界名宿生平著述宏富每出一編
上海內爭誦年來為粵報羅致久主嶺南文壇海
上出版界為之減色不少比者本局特請先生撰述
情小說曰**無邊風月傳**是
係文情章回小說者筆
頗不易易先生此書則如
初寫黃庭恰到

好處計四十二回共十六
萬言長篇篇幅實是
空前巨作直與曹
雪芹

紅樓夢異曲同工後先輝映驚鴻六世魄
銷魂橋斷情辭百讀不厭

此為先生**第一傑作**閱草經歲咳血三升付梓之日又
生生平**第一傑作**蒙先生診談經營悉心潤色彌覺
宋豔**不同凡響**洋裝兩厚定價大洋
班香一元二角特價七折

是書為先生兩年來得意之**傑作**最
精華都凡十萬餘言
計分四卷曰**談**

舊日**談叢**日**諸著**日**零草**此諸雜陳雅俗共
賞就中尤以說舊

蓋先生固**小說名家**而**滑稽文字**更
擅**天才**以上二書實是坊間所僅有而為出版界增光
本局兼而得之曷勝榮幸若非與先生有翰墨
宿緣烏能臻此凡愛讀名家著作者當必先親為快也洋裝一
冊定價六角特價七折

最新傑作 **雙料新嚼墨**

沈石天 **水册頁**

沈石天 **水册頁**

沈石天 **水册頁**

沈石天 **水册頁**

沈石天 **水册頁**

沈石天 **水册頁**

沈石天 **水册頁**

沈石天 **水册頁**

名畫 **馬遠女孝經**

吾國書畫之盛莫過於唐宋則固不易得宋亦視為奇珍
流傳年久每多毀損不全故時下之視唐宋名畫者
與與險阻同先世藏古蹟名震環球今因官蹟國粹起見
特將山水名畫遠先生字欽山法繪女孝經真蹟付印行世
其冊並因尊名畫起見不惜巨貲悉照原畫尺寸如影
製版並因尊名畫起見不惜巨貲悉照原畫尺寸如影
巨冊並因尊名畫起見不惜巨貲悉照原畫尺寸如影
中人物掛屏尤覺古色古香定價四元特價三元二角
而配鏡掛屏尤覺古色古香定價四元特價三元二角
而配鏡掛屏尤覺古色古香定價四元特價三元二角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精珂印 **翁壽如山册頁**



●擬某女答外子書 原書見本年第七期

(醒獨)

渺渺蒼波望斷十洲之水迢迢銀漢飛來五色之雲寫別緒於濤箋鄉心萬縷訴離衷於湘管愁思千重
 溯往事而猶說春申倍增惆悵錫來訊而頻探秋興煞費猜詳鉛槧是耽羨學程之精進綺羅弗戀識品
 詣之端純登嵐峯（日本有嵐山距京都車站二里）而陟屺興嗟神依親舍睇海峽（日本有女夫海
 峽其沿岸風光極美每至秋夜彼邦士女常在此盡待月之樂）而思潮逐起夢到深閨想像眉痕怕黛
 蛾之蹙損評量胎孕冀玉燕之徵祥情蘊夫真誠語不嫌乎煩瑣以視一宵單枕便入花叢十載長安
 渾忘絮泊錦繡彩履昵燕好於新歡尺簡寸牋滯雁書於故里但覺斯遊之樂無復索處之悲者胸臆迥
 殊肺腑自見矣然而名園松菊亦足遣懷上野（東京名勝地）楓櫻未妨娛目談風月以消永夕儔侶堪
 招樂詩酒以共清辰嘯歌何礙矧乃庭闈安吉護可忘憂家室雍和芝還獻瑞（女士居第顏曰映芝堂
 蓋紀瑞也）彫胡飯熟（唐皮日休詩彫胡飯熟醞醞）非同巧婦之難炊脂臍棋敲（陵游詩且對
 窗前臍臍棋）更喜阿姑之有興中情彌適內顧奚虞祇期耀握靈蛇蜚英聲於瀛島風迴畫鷁迓歸客
 於淞濱則屈指春韶桃符待換關心年節竹素應催庶幾周甲筵開益壽母歡顏之候或者添丁喜報恰

香。雛。試。浴。之。時。幸。解。羈。懷。俾。紓。馳。系。妹。肅。承。慈。訓。門。戶。親。持。默。體。愛。情。暑。寒。自。攝。蘭。羞。是。潔。得。侍。奉。之。娛。
草。色。任。看。無。別。離。之。感。藉。翰。墨。以。陳。近。况。聊。慰。相。思。緬。雲。山。而。寄。遐。觀。勿。勞。結。軫。

●有贈翠娘 集唐十首

(君博)

衣。薄。臨。醒。玉。豔。寒。(李商隱)強。梳。蓬。髻。整。斜。冠。(陸龜蒙)落。花。聲。底。仙。娥。醉。(莊南傑)無。限。游。人。舉。眼。看。

(劉禹錫)

輕。盈。嫵。娜。占。年。華。(劉禹錫)買。却。春。風。是。此。花。(陸龜蒙)歌。臉。有。情。凝。睇。久。(白居易)一。分。難。減。亦。難。加。

(吳融)

裝。束。輕。鴻。意。態。生。(劉禹錫)信。知。尤。物。必。牽。情。(韓偓)春。風。不。道。珠。簾。隔。(宋濟)一。曲。梅。花。出。塞。聲。(韋

莊)

紫。槽。紅。撥。夜。丁。丁。(許渾)夏。玉。敲。冰。聲。未。停。(白居易)休。唱。貞。元。供。奉。曲。(劉禹錫)落。花。和。雨。滿。中。庭。(

韓偓)

何。處。風。光。最。可。憐。(白居易)一。絃。一。柱。思。華。年。(李商隱)從。來。絕。色。知。難。得。(羅昭諫)姓。字。今。為。第。幾。僊。

(元稹)

尋。常。相。見。意。殷。勤。(劉禹錫)管。妙。弦。清。歌。入。雲。(白居易)羅。帳。四。垂。紅。燭。背。(韓偓)藕。絲。衫。子。柳。花。裙。(

元稹)

天。遣。多。情。不。自。持。(韓偓)非。關。宋。玉。有。微。辭。(李商隱)美。人。美。酒。長。相。逐。(劉禹錫)醉。殺。長。安。輕。薄。兒。(

買至)

開顏一笑向何人(劉禹錫)重見雲英掌上身(羅昭諫)更說毬場新雨歇(韓偓)蹋花同惜少年春(白居易)

融) 新妝巧樣畫雙蛾(元稹)歛笑凝眸意欲歌(李商隱)莫道風流無宋玉(韓偓)一生惆悵為伊多(吳

暗覺年華似水流(許渾)笙歌旖旎曲終頭(白居易)低迷隱笑原非笑(元稹)情緒牽人不自由(韓偓)

● 題扶郎上馬圖(豔曲駐馬聽)

(東園)

珠繫羅襦寶鏡生愁金鳳孤翠曳羅裙雕鞍宛轉鐵驄扶柳花驛外柳花鋪桃花紙上桃花妒離別苦錦韉玉勒遲南浦

馬首踟躕紅粉青衫送別圖蛾眉媚嫵綠波碧草銷魂賦驪歌渺渺涉征途駒光隱隱催行路人遠去望中遮斷垂楊樹

● 無題

(百衲)

宛轉迷樓記不真墨花點染舊綃巾拋家髻上犀分水薛氏櫳中褥却塵卯酒漫圖千日醉錯刀聊慰百年身天津橋畔春風起愁絕河梁側帽人

● 橫波

(君博)

豔 藻

橫。波。穆。穆。未。通。詞。那。信。當。門。礙。柳。枝。荀。令。座。前。香。不。滅。鄂。君。被。底。夢。偏。遲。遠。游。長。憶。題。詩。處。悶。坐。難。禁。撫。
帶。時。微。雨。輕。寒。春。正。小。杏。花。消。息。玉。樓。知。
長。笑。鴛。鴦。畫。不。成。強。拈。彩。筆。對。蘭。檠。迢。迢。待。月。樓。心。望。緩。緩。看。花。陌。上。迎。錦。褥。溫。時。假。白。鳳。繡。簾。垂。後。撫。
紅。鷓。婆。娑。簫。局。愁。無。那。負。却。良。宵。坐。到。明。

四

齋

齋

藝蘭秘訣

洋裝一冊
定價三角

種花不易而藝蘭為尤難乾則枯濕則腐不識此中奧妙弊病立致是書于培植澆灌護養等秘訣多所發明摘繁發隱暢論無遺救益補漏用術皆妙熟讀按行則蘭無不花花無不茂年年開放愈香可謂極盡藝蘭能事矣有香草癖者不可不備

盆栽花木實驗法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種木栽花雅人雅事顧不得其術每致枯槁而以盆栽為尤難花好廬主人為滋城雅客自幼嗜花成癖迄今四十餘年雅興未衰老而彌篤所有經驗心得積稿三十年始成是書為一生盆栽寫實故語皆有據論不厭浮按術栽培立見功效并附瓶花護養法蓋是書之作非為利而為名迥非坊間投機書籍可比世有雅人敢請移玉

中外花柳風俗史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妓院之制我國仿自管子女閭三百迄今已數千年東西各國妓院之制雖各不同然其由來則莫不有數千年之歷史故花柳社會之沿革及風俗為古今中外文學家所樂為紀述亦為研究社會學及歷史學者不可缺之資料也是書所載悉為中外各國花柳社會沿革及其奇風異俗文人韻士苟能手此一編則於酒後茶餘為消遣之資當較說部諸書更有趣味

武俠異聞

上下兩冊
定價一元

本書專紀古今劍俠軼事凡二十餘萬言廊廡之翎術山林之隱實無不一列入而於清雍正一朝所謂雍正劍俠者誌之尤詳撰者為文學名家李定夷等二十餘人筆墨酣灑情節新奇生龍活虎躍紙上讀之真可揚眉吐氣撫劍挺身即不然取為茶餘酒後之消遣品亦有百讀不厭之妙

塵海英雄傳

上下兩冊
定價一元

本書專記武俠以提倡尚武為宗旨撰述者皆海內名家昆陵李定夷先生總其成紀古今來英雄百數十人二十餘萬言最著者如徐錫麟秋瑾蔡新軍尹將軍黃鳳鳴梁興甫海島大王草莽和尚劉淑英翠雲娘柳影等之軼事每人一篇每篇有每篇之精彩讀之生氣勃勃可為國民之精神之模範

方外奇談

精裝兩冊
定價一元

世間怪力亂神奇才異能之軼聞往往得之方外自明清之交及晚近數十年以來故老流傳江湖稱道者可驚可喜非獨資為談助亦藉以存野史如西域番僧苦行頭陀優婆夷女冠子術士劍俠賣解之流偶瀟頭角奇妙絕人此編廣徵名家隨著片鱗雙爪具有神威由本局編輯部許指嚴先生編次包羅彌先生校訂計凡十萬言洵筆記中別開生面之奇書也

山可乎山之中多寶藏取之不竭用之無窮入山既深並有金穴銀臺白玉之堂翡翠之岩以爲遊憩娛樂之所子往遊之亦足以傲王侯而詡交遊矣秋水生曰僕雖不肖此生未嘗願言阿堵銅山之中美富繁華固足以樂而忘返然僕性惡臭其如銅臭之難聞何故銅山之遊僕仍病未能也遊遊子曰富貴好色人所同欲今吾子生性偏僻富貴雖非所願食色當與人同有巫山焉高峯十二時有神女往來其間子盍遊之翠羽明璫宜有奇遇僕亦常聯袂偕行一親芳澤也秋水生曰神女生涯原是夢耳宋玉一賦全屬寓言安所得巫山而登之卽果有是山其高千仞自上而墜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悔之靡及矣故巫山之遊僕更病未能也遊遊子曰子誠迂士無已與子遊菊花山可乎秋水生不竟矍然而起戰然而笑曰可哉乃相與攜手而行山北倚柴桑南鄰栗里東隔水爲桃花之源有三徑焉扶筇而上沁人鼻觀者則冷香之溢韻也映人眼波者則黃英之錯采也使素心人性情怡悅者則雪彩霜姿孤標自賞也山之下有菊水又名菊潭（見藝文類聚）潭水甘美清冽飲之者上壽可百二十歲中壽亦百餘歲七十八十者猶謂不壽山中人家男女老幼多汲飲之以故其人絕鮮夭折者人家約三十餘竹籬茅舍繞以菊花門之外又有菊圃故其人大都以藝菊爲業半以釀酒釀酒之水卽菊潭之清泉以此酒味益醇聞晉人王弘於九月九日使白衣所送淵明之酒卽此山之名釀也半以供食楚詞所謂餐秋菊之落英是也而菊糕（見乾淳歲時記）菊苗薑（見澄懷錄）等嘉品亦取資於是焉又有隱君子長日無事則倚菊枕而北窗高臥自謂羲皇上人一入九秋菊花盛開嘗採菊東籬之下以自遣飄然物外與世無爭此真令人景仰不能已者惜我輩自慚俗骨恐其峻拒不敢扣柴扉而一拜也否則瞻其丰采

聆其言論。人比黃花。當必有慰人渴想者。在登覽既畢。乃與遨遊子仍尋舊徑而返。夜挑菊燈。（見乾淳歲時記）筆而記之。正風雨滿城。家園叢菊飽綻時也。

●新四書

（賊菌）

子謂顏淵曰。來。予與爾言。當今之世。好行小慧。以力服人者。東夷之人也。言必信。行必果。西夷之人也。吾宗國攝乎大國之間。城郭不完。兵甲不多。田野不辟。貨財不聚。凶年饑饉。國之所存者。幸也。國治然後天下平。故爲政在人。先治其國。其次柔遠人也。柔遠人則四方歸之。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將行也。歟。命也。可以仕則仕。賢者回也。顏淵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子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天下民爲貴。得其民者。惟心之謂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得其心。斯得民矣。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之惡之也。爲小人。脅肩諂笑。則爲容悅者也。守之以正。毋自辱焉。聽其言也。殃必及身。援之以手。斯爲美。兄弟也。兄弟怡怡。其餘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乃所謂善也。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徐子服堯之服。中天下而立。在上位。若有不豫色。然雖有其位。言弗行也。北方之強也。放於利而行。段干木踰垣而走。於此有人焉。遵海濱而處。其爲人也。多欲。以力服人。爲機變之巧者。後車千乘。兵甲非不多也。持戟之士。將入門。國人皆曰。堂堂乎張也。而辟焉。是亂天下也。天下之民。鳴鼓而攻之。告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有所恐懼。知其所止。知止而后有定。亦可以弗畔矣夫。

有李其爲人也。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懦夫有立志。知和而和。有所不行。既竭心思焉。病矣。厥疾弗瘳。今天

下何爲紛紛然。喟然歎曰。吾友張也。獨行其道。吾已矣。夫憂心悄悄。既而曰。舍生而取義。宜若可爲也。分人以財。初命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有財。此有用。再命曰。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焉得人人而濟之。盡心焉耳矣。三命曰。妻子好合。失人無財。不可以爲用。用其一。惟女子爲難養也。放之死矣。毋自辱焉。已矣乎。吾死矣夫。悠然而逝。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其斯之謂與。或曰。刺之。是或一道也。

●張賦以弓長爲韻

(少芹)

心兒太黑。鬍子號紅。系出河北地。據關東。百家姓上。何呂施。請讀下方一字。千字文中。辰宿列。可爲尊姓。大宗家譜。可稽始祖。乃爲果老。世人都怕前生定。是獻忠何殊猛。勇張飛開口哇呀呀。幾聲大叫。豈是溫存。張敞畫眉。情切切。壹意求工一條大辮。往下垂。如何寫得出。那兩張字。兩撇微鬚。朝上躑。活像倒下來的一張弓。攷其姓氏。却在七陽。閱本高。周朝有張仲。張老家聲不小。漢代有張良。張蒼。若提起前清同宗。則有之。萬之洞。之溶。之傑。再考查。民國華族。又有敬堯。敬舜。敬禹。敬湯。況弓與引。進外人的引字。略差些。只要右邊添這一豎。又長與爲。爲虎作倀之倀。字形相似。但須左方加個人。旁而此張者。猶自十分張致。百種張。皇幹出。奪食生涯。張開口。又深又大。仗着遮天本領。伸隻手。且巨且長。

●集俗語賦不限韻

(少芹)

肉頭到地。隻手回天。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三日打漁。兩日曬網。七處冒火。八處生烟。混想發財。棺材肚裏伸出手。瞎充好老教習。面前打油拳。『直正古怪。太覺離奇。專放狗屁。橫吹牛皮。由南到北。走東掠西。出世小牛。那畏老虎。失時鸚鵡。不如母雞。好漢只怕病磨。弄得不生不死。惡人自有現報。只爭來早來。

遲。』畫虎類犬。變鯉成龍。乞丐得時。能爲天子。重孫有理。敢打太公。知己相逢。居然酒飲。千杯少。交情雖好。只怕花無百日紅。倒運失時。半夜飛來。橫禍空拳。赤手一錢。逼死英雄。不能遠走高飛。咬口生薑。喝口醋。且自低聲下氣。做天和尙。撞天鐘。

●無腸公子傳

(頴川秋水)

蟹介族耳。賤甚。何以錫以公子名。曰。以其善橫行也。夫橫行者。武士也。茲何以不名武士。而仍以公子名。曰。此就其體段言之也。蓋蟹之體段。不盈尺。非若龍將軍之碩大無朋也。而雄視水鄉。肆行無忌。一若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之貴公子。藉破舊鄉紳之聲勢。以肆毒于梓鄉者。故謂之爲公子也。况蟹八跪兩螯。尤與公子之身份適合。不見前清官場下僚之見上臺。例須奴顏婢膝乎。奴顏婢膝。維爲公子者。習見之且練習之。以爲異日登仕途之預備。故天特予以八足。是實特厚其公子之資格也。而兩螯善螫。更足爲貴公子箝制鄉愚。霸持勢力之表示。是亦造物特予公子之權利也。或曰。是固然矣。而號以無腸。何也。曰。心腹腎腸。人所同具。而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則雖黃流在中。金膏滿腹。而實一毫無心肝者。故曰。無腸也。何以證之。啜糟亦醉。名曰糟蟹。是因無酒腸也。一詩肯兩換尖團。是本無詩腸。不惜犧牲生命。以倩人捉刀也。蓋若輩但恃豪強。善誇富貴。本不願有文字。詩酒之腸者也。謂爲無腸公子。是真名副其實者。又何疑焉。

●守拙詩鐘

(守拙)

一株待兔何須計。半世藏鳩未可非。
(分詠) (沈嘯篁)

海上守愚成幻夢。吳中拙政有名園。
(鳶肩) (金南屏)

揚子守玄擬周易。安仁拙用賦閒居。
(鳶肩) (朱楓隱)

守缺抱殘承道統。拙艱巧智賦閒居。
(鶴頂) (潘定思)

學因爲己堅初志。技不如人負此生。
(分詠) (吳蘭影)

梅吟簷巡勞瘦鶴。桑間巢借隱斑鳩。
(分詠) (徐歆元)

道在守成瞻聖域。巧從拙處證禪心。
(鳶肩) (陳怡雲)

百篇撰述守山閣。一曲新歌拙政園。
(鶴膝) (金佛徒)

守同雲鶴常居野。拙似春鳩暫寄巢。
(鶴頂) (沈嘯篁)

天寒鶴耐梅林冷。雨霽鳩呼柳岸晴。
(分詠) (嚴懷忍)

學尙守雌甘自晦。文譏拙速力求工。
(鳶肩) (朱楓隱)

獨抱殘經存聖道。不雕太璞見天真。
(分詠) (朱楓隱)

守山閣內藏書富。拙政園中異卉多。
(鶴頂) (張壬士)

博

考

陶



齋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電話四九百廿一 太和藥房

本藥房自運泰西
 原料藥材經理各
 藥廠各藥房著名
 藥品自製各種家
 用良藥丸散膏丹
 花露香粉衛生用
 品應有盡有價廉
 物美伏乞賜顧下
 列哈蘭士醫生五
 種良藥各埠藥房
 均有經售如無從
 購買請向本藥房
 函購即班寄呈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以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癩癰疽潰爛癰癰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均有神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六零六藥膏

下疳橫痃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治之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

○人中寶補藥

此乃滋補上品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服此最宜每大瓶洋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紅肺癆肺萎等症極為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寧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攜帶便利凡行旅軍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花茵俠傳奇

(續)

(歙縣東園氏填詞)

卻嫁 第十齣

生上

(桂殿秋) 思往事。裙屐集園亭。花萼難從高處折。柳條不改舊時青。誰與訴衷情。

我。江。海。春。纔。去。武。林。又。來。申。浦。追。欲。會。月。嬌。之。面。藉。抒。離。別。之。懷。(行介)呀。此。乃。全。大。哥。家。不。如。先。到。他。處。談。談。

(北黃鐘醉花陰) 特地先尋舊時好。急忙忙潛蹤來到西風外。黃葉飄飄紅葉蕭蕭深巷僻。淡斜照經行處。但只見。曉籬樹老旁。接著蠟粉牆。高雅不開這兩扇。開門掩秋草。(敲門介)(內問介)(生)

特來拜會全老爺的。(內答介)全老爺久已出洋去了。(生)壯哉壯哉。全老此行不異登仙。(行介)

前面已到月嬌家。(望介)

(南畫眉序) 明月轉花梢。幾點昏鴉宿林表。這黃昏庭院舊日窗寮。九華明彩幕。燈挑雙蒜。押綠紗塵。掃手裁三徑。琅玕竹。不知道為誰含笑。(叫門介)

開門呀。(貼)上開門介(喜)好啊。老爺回來哩。月姐呀。月姐快請出來。老爺回來哩。(內不應介)

(生拉貼補介低問介笑介)濕生寄養在你娘家。(貼點頭笑介)

(北喜邊鶯)早起時鵲兒譁噪。晚來時蟬子飛跑。喜報今朝是俺們吉祥佳兆。休惆悵。盼盼樓中燕子。巢破寂寥。慰寂寥。從今後畫錦堂珠圍翠繞。也罷道樂聲譜入鳳凰簫。

(貼)小姐在後進呢。你進去便了。(生)門關住呢。(貼)我來叫他開門。請小姐快快出來。老爺回家呢。(內答介)秋妹呀。你代我回復江郎。

(南畫眉序)料甲姓名標我的心願都償了。敢情牽惹鳳友鸞交。敢情牽惹鳳友鸞交。我不望黃金屋。怎樣藏嬌他。切記黃金殿。涓埃圖報且努力。鵬程前進一步一步登蓬島。

(生總介呆立不語介)只只只怎樣說。

(北出隊子)怎月誓星盟忘了。又雲情雨意全拋。只一個悶葫蘆。問不出根苗。難道是咸卦占來。忽變爻。

秋妹呀。莫不是無意中有甚語言開罪。從前跬步不離。今日忽然拒絕。殊不可解。我只好學廉頗。荊軻。香圍乞。怒饒。

秋妹呀。你再代我敲門。扯他出來。將我的心代表代表。(貼敲門介)月姐開門呀。開門。(旦上隔門介)秋妹呀。我和他。

(南滴溜子)本兩姝無猜。無猜兩好。也不是情為。耶。顛倒正難得。揚州夢。覺如初。寫黃庭。剛剛恰好。嘆。

世。上。浮。華。轉。瞬。消。塵。緣。見。機。早。請。打。破。疑。團。魔。障。莫。擾。(生聽介呆坐介淚介)

月。姐。呀。你。忒。忍。心。呢。同。心。已。結。一。面。維。艱。桃。葉。路。通。梨。花。門。閉。何。必。嬌。情。如。是。請。仍。逾。格。垂。憐。(旦

隔。門。答。介) 江。郎。江。郎。你。休。誤。會。待。我。說。來。

(北刮地風) 你。曉。得。心。交。非。面。交。那。夢。中。神。女。早。魂。銷。怪。藍。橋。無。杵。元。霜。擣。如。漆。如。膠。甚。連。理。枝。又。合。

歡。條。但。只。夜。夜。青。天。碧。海。心。一。點。靈。犀。照。奴。不。忍。奴。不。忍。雲。翻。雨。覆。把。舊。情。拋。又。不。是。采。麝。蕪。逢。故。夫。采。

芙。蓉。狎。狡。童。把。琵琶。別。抱。不。怪。你。啞。謎。兒。難。猜。這。一。遭。就。是。我。自。家。村。度。也。蹊。蹺。

(生) 只。望。月。姐。憐。我。則。個。(旦) 江。郎。要。勸。破。些。兒。我。拚。盡。心。力。扶。持。你。身。入。雲。程。我。事。已。畢。我。志。竟。

成。只。須。聲。氣。之。感。通。何。必。肌。膚。之。親。近。况。你。有。妻。子。正。好。團。聚。切。不。可。戀。野。草。閒。花。卽。以。你。我。而。論。

豈。料。今。茲。

(南滴滴金) 你。江。郎。省。可。閒。煩。惱。便。愁。城。築。得。似。天。高。打。不。進。轟。天。情。礮。縱。然。是。蘭。性。蕙。心。丟。難。掉。最。

好。是。棠。睡。柳。眠。醒。的。早。休。再。問。燕。昏。鶯。曉。鬧。幾。家。蜂。囉。蜨。鳴。那。萼。綠。華。肯。戀。羊。權。白。玉。纏。

(生) 月。姐。這。般。剛。烈。這。般。豪。俠。可。愛。可。敬。小。生。感。深。沒。世。既。然。來。此。不。想。盟。結。並。頭。只。望。緣。叨。半。面。

以。慰。兩。年。離。索。何。如。(旦啓門介)(生趨前揖介)(旦回介)(貼送茶介)(同坐介)(旦)

(北四門子) 卻。不。怕。桃。花。臉。薄。春。風。笑。怕。江。郎。不。見。呵。心。兒。越。焦。又。不。怕。楊。花。性。薄。春。風。惱。怕。江。郎。一。

見。呵。心。兒。越。撩。平。白。地。落。在。愁。圈。套。斷。頭。香。你。燒。斷。腸。詩。你。抄。解。了。羅。襦。還。了。明。珠。卻。嫁。自。今。宵。半。途。中。

孤。雁。翻。孤。雁。號。惜。分。飛。填。入。新。詞。稿。

甚歉然。望你代我一行。江郎性格。你是全知。第一要義。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貼淚介)自幼跟隨小姐。何忍驟離。(旦)這也不必拘此。你我終有分離之一日。跟江郎去。是秋妹的好收場。你嫁勝是我嫁他。得你照料。我心益安。庶不負我一片熱心。凡事宜識大體。切不可拘泥形迹。膠執小節。江郎呀。(生)月姐。(旦)秋妹。跟你去。要當我一般看待。(淚介)(生)惟命是聽。(旦)不可不正名。(生解佩玉遞旦介)(旦給貼介)恭喜秋妹。美滿前程。論清高。你不如我。論富貴。我不如你。江郎你可諷吉迎娶。我不留你住在這里。想奴家曲衷。願將來不負奴家期望。就算了你。我人間雖無相見之期。天上自有相逢之日。(起掩門下)(生呆坐介淚介)滿擬此回。異常歡聚。不料良友出游。美人卻嫁。好不孤悽人也。(暗語貼介)你同我到行轅去住。(貼)不可。不可。聲名有礙。後會方長。何必目前歡會。(生)實難受此孤悽。

(南雙聲子) 徒嗟悼。徒嗟悼。淚珠迸腸輪絞。誰知道。誰知道。三星暗。孤月皎。冤孽債。冤孽債。還穀了。我如今。眼回柳媚。心繫花嬌。(貼暗語介)

老爺可著人到泗涇去。招我的母親到行轅。住址是你曉得的。我有一信。你可照信中語意。與他面商。(生)是了。(貼)老爺早日起程。到京相會便了。(生)明日著差官帶同轎班。請你的母親來滬。再告知你便了。(貼)好好。(下)(生行介)(外上)請大人到行轅。(同行介)前面老丹桂茶園開臺了。

(生)

(北尾煞) 誰翻別鷓鴣。離調。簡梨園。玉管金簫。逐歸人。明月滿。天形影。弔。

轉 寄

撒。關。才。看。浙。江。潮。

書。卷。一。船。琴。鶴。共。

易。駟。官。渡。垂。垂。柳。

預。備。畫。眉。京。兆。筆。

東。望。吳。淞。月。正。高。

燈。窗。雙。桁。綵。鸞。鞦。

難。覓。仙。源。灼。灼。桃。

天。香。新。染。舊。宮。袍。

咳月姐緣慳秋娘盟訂本期箭貫雙鵬不意屏開一雀咳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以帶

外下

絳珠評乘興而來含悽而去幸有秋娘代嫁否則江郎當為情死矣末後數言足賅全齣筆曲而達氣

暢而舒李香君以却聘明其潔花月嬌以卻嫁成其俠後先如一揆矣

剽

本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惡社會

洋裝兩冊
定價八角

萬惡社會魑魅橫行光天化日之下正不知有多少喪良心事彼詐此虞機械自逞嗟我良民受害非淺願欲識破奸邪談何容易爰就聞見所及秉筆直書搜塵寰之隱秘怪怪奇奇極人類之大觀形形色色揭開罪惡暗幕堪為孽海慈航誠關係世道人心之作也茲略述內容如下(甲編)盜匪世界(乙編)拐騙世界(丙編)色慾世界(丁編)烟賭世界(戊編)迷信世界(己編)惡官僚(庚編)惡家庭(辛編)惡僧道(壬編)惡巫醫(癸編)惡風俗

世界富豪奇譚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現在之世界黃金萬能之世界也故世界中最有勢力者厥唯富豪而萬惡之淵源亦惟富豪是書記載悉為世界富豪之奇聞軼事其驕奢淫佚之舉止雖南面王不能比擬其卑鄙齷齪之行爲雖窶人子亦所不屑實可謂描摹盡致者全書共四十餘篇篇篇驚絕句句傳神欲知世界富豪之黑幕者不可不讀研究社會主義者尤不可不讀

遊戲百樣錦

全書洋裝四冊
定價一元四角

讀紅樓夢祇一種小說耳讀聊齋祇一種筆記耳讀長生殿祇一種傳奇耳讀鳳雙飛祇一種彈詞耳向來坊間所出之書除月刊雜誌而外每一部祇一種文字若能奄有衆長包羅羣籍於一編者實所罕觀本書共有種類凡百無論何種小品文字無所不備讀者要看看什麼就有什麼洵憂憂獨造別開生面之巨著也其中有外傳合傳豔史秘記題評評話譜史料筆記趣談異聞等不及詳載著者如定夷東園實甫琴南樊山等皆當代名流讀者手此一編良獲補苴定愛不忍釋也

恐怖黨

洋裝上下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

恐怖黨為倫大賊黨為人之手段極狠毒行動極秘密神致最可怕之九死一生而僅獲最後勝利至情過名偵探鬪智力之擒獲迷離心動魄確乎極盡神妙如怪名刺新速記法李代桃僵交換條件福爾摩斯周瘦鵑先生名家譯名至理者即福爾摩斯少見者也譯述者為小說名家



新劇

日初出

(半梅)

第二場

台上同前。

時日為前場之第三夜。

右面窗帘揭開。可見他室宴會之狀。且聞其

聲。綺琴作盛妝與婢女對話。

(綺琴)我真力乏了。汗也出了不少。

(婢)客人個個在那裏稱讚。

(綺琴)我自己也快活得很。

妓女五人上。

(妓女甲)許久不聽得你唱。今天實在叫我好羨

慕啊。

(妓女乙)愈唱到後來愈好。那一個不在那裏稱

劇本

讚。

(妓女丙)我不知要到什麼時候。可以學得像夫

人一樣。

(妓女丁)(小梅)你再活百年。也未必追得上。

(妓女甲)還有些什麼。

(妓女丙)髻兒戲也快開鑼了。我們快去看罷。

一同退。

綺琴取去火爐上之照片。換自己之照片掛

上。

(綺琴)這是給我的獎賞……現在安心了。

聞足聲。急將照片隱藏。英姑與女賓三人上。

目視綺琴。綺琴退。

(女賓甲)憑他是怎樣的利害。未免太裝得若無

其事了。

(女賓乙)報上載得如此。他竟全不曉得麼。

(女賓丙)報上登載出來。他也一點不覺慚愧。還

能夠唱戲咧。

(英姑)恐怕他是不會看報的。昨夜睡也不睡。鬧

了一夜。預備今天的事情。

(女賓甲)那麼主人呢。

(英姑)自從見了報紙。只說是身體不舒服。自己

去輸了。

(女賓甲)可憐得很。

(女賓乙)那麼姦情是確實的了。

(英姑)是也。論不定那一夜。不知宿在那裏的。

(女賓甲)聽說與一個姓鍾的。同在旅館之中。

(英姑)姓鍾的好像是從前的丈夫。

聞胡琴聲。

(女賓乙)又是什麼了。我們且去看來。

衆欲退。小淵上。

(小淵)諸位都在此麼。

(英姑)大概齊了。

(小淵)好。我未下宣告之前。望別給本人知道。

(英姑)是。

一同退。大聲報記者桑東生上。

(東生)不在這裏麼。那夫人。

(小淵)在客廳中。

(東生)失陪。欲去。

(小淵)足下面熟得很。不是大聲報館的桑東生

君麼。

(東生)是的。

(小淵)要見內人何事。今天貴報實在機敏得很。

(東生)這個……

(小淵)內人不能會你。由我來謝絕。貴報說我妻

與鍾某通姦。用美人計得救。破產。這新聞從那

裏來的。

(東生)記事的出處。那裏能夠說出來。

(小淵)冷笑。這是對門外漢說的話也好。這記事

大概有確實的證據的。

(東生)話雖如此……

(小淵)你總負責任的。

(東生)大概的責任總可以負。說得過分些也難免的。這是報紙上大家有的習慣。

(小淵)我也不必仔細問你。要見我內人。有什麼事。

(東生)那不能對你說。

(小淵)明白了。你報上不是說詳細明日刊載麼。所以要見我內人了。對不起。不給你見面。你要聽聽戲倒也不妨。你何不明日說嚴小淵用美人計在鍾某處攪得金錢。今天在那裏開宴會。

(東生)那麼我去了。再會。

(桑東生下)小淵加煤於火爐中。

綺琴滿面笑容入。

(綺琴)你在這裏麼。我不該將你拋在一旁。但是

今天總須放我自由一天。我實在喜歡報館裏的事。安然過去。你的名譽毫無損害。我特地開宴會祝賀你。我對你真可以誇口一句。但是。有可以叫你吃驚的地方。若是現在。一說樂處就容易完的。我還要去唱戲咧。

(小淵)隨便你好了。

(綺琴)你不快麼。氣分不好麼。真不巧了。

(婢之聲)夫人。

(綺琴)來了。我要去咧。

綺琴退。

英姑及女賓三人上。潔珠隨後至。

(潔珠)實在好極了。

(小淵)什麼東西。

(潔珠)唱戲。

(小淵)現在還有比唱戲更有趣的事。咧。你且看

着。

(英姑)今天請諸位到此。總算是親戚會議。報上

既如此載着。大家必須商量商量。

(小淵)現在應當先調查本人。

(潔珠)見火爐之正呀。照片換過了。

衆人視之。

(英姑)這是綺琴的。

衆皆呆視。

綺琴急上。

(潔珠)嬌母那照片……

(綺琴)呀。你們已經瞧見了麼。可惜可惜。我打算

過後叫你們吃一驚咧。

(小淵)是你換的麼。

(綺琴)是啊。

(小淵)爲何要換。

(綺琴)好麼。換一張照片。也算是酬謝我了。

(小淵)酬謝什麼。

(綺琴)停。一回再談。叫你快活。快活。罷。

(英姑)綺琴姊。你得了什麼人的許可……

(綺琴)何必要人許可呢。

(英姑)我姊姊的照片呢。

(綺琴)我已收藏着。從此永遠不給主人入目了。

(英姑)那照片是我的東西。快些還我。

(綺琴)不行。問丈夫可以給我麼。

(小淵)你發瘋麼。爲何將照片取下來。

(綺琴)呀。你生氣麼。爲什麼一提照片。就要生氣

呢。

(英姑)快把照片還我。

(小淵)快掣出來。

(綺琴)怒我換了這照片。便不應該麼。

(小淵)自然。

(英姑)倒也奇怪得很。

(女賓甲)實在少有的。

(女賓乙)這算什麼呢。夫人你似乎太沒有道理

了。

(綺琴)好。我還你便了。即從室隅取出照片拋擲地上。我的事情也完了。向丈夫你還是把淑珍看得比我重。

(小淵)少說幾句罷。

(綺琴)不行。我怎能不說。前天你報館將要被封之際。用何人之力解去這危難的。我見了那書信心。中何等難過。泣你如此受苦。我本不該只是要稱心稱意。想到報館一閉。你的名譽也就此完結。從此不能再在社會上出頭露面。我便作決死之覺悟。你可曉得我怎樣苦楚。纔得將你救助。不料爲着一張照片。就會把我如此羞辱。我不是一心只想要你安心。要看看你歡喜的面容麼。

(小淵)那麼那結果怎樣。

衆皆驚視。

(綺琴)無論怎樣勞力。我總是惡人。不如從前的夫人好。漸激烈是啊。從前的淑珍是夫人。我到底是個下賤的妓女。

(小淵)不許開口。你爲人之妻。曉得盡爲妻之道麼。有人類的心腸麼。

(綺琴)什麼人類之心腸。

(小淵)你前夜那裏去的。

(綺琴)往鍾北山那裏去的。

(小淵)在那裏會面。

(綺琴)在旅館中。後來……

(小淵)好了。你這淫婦。

以煤鏟擊去其照片。

(綺琴)做什麼。

(小淵)除去穢物。

(綺琴)穢物麼。這是酬謝我的麼。我決死的搭救。

了。你得這一點好處麼。

劇 本

(小淵)你看。拋擲報紙載着你前夜宿在城南旅館的事。見了北山。打電話到銀行。打電話到警署。纔能免去封門。夫婦二人合謀。玩弄北山。你去的時刻和穿的衣服。都載得極詳。你還能辨麼。

(綺琴)呀。這……全是撒謊。全是撒謊。

(小淵)誰來聽你的話。

(英姑)你不是自己說與姓鍾的一同在旅館裏的麼。

(綺琴)我說的。這是實情。

(英姑)你看。後來不是就宿了一夜麼。

(綺琴)沒有宿。談了兩點鐘就走的。

(英姑)但是。你沒有回家。既不在宅內。又不在此。

(綺琴)我因為報館已遇救。非常快活。在小梅處飲酒到更深時分。就在他那裏睡了。小梅可以

做證人的。

(英姑)妓女做證人。有誰肯信。

衆人漸譁。

(小淵)綺琴。你見我遇難而施救。這厚意自當感謝。但是。我不是賣你的節操。保我的名譽的人。我倒閉一千一萬的報館。情願在我名譽之下。倒閉。你到底還沒消滅。昔日的妓女。根性為難之時。就去賣色。你把節操作為生活之器具。這習慣。總改不了。你究竟難做良家之婦。我願保自己名譽。非與你分離不可。

衆皆附和。

(綺琴)怎樣的分離呢。

欲走近英姑阻之。

(英姑)自然是離婚了。對不對。

(小淵)是啊。

(綺琴)與我離婚麼。這是何故。我又沒做惡事。我

要與你分別情願死的。

(英姑)也不能說沒有惡事。

(綺琴)英姑你不是女子麼爲什麼不幫助我呢。

我實在沒有做惡事。

(英姑)與姓鍾的相會呢。

綺琴霎時無言忽大笑。

(綺琴)明白了你們以爲我將身體給北山所以北山幫助我麼大大的錯了不曉得你們人家。人何以如此不明白男人實在比女人來得弱。其中好色的人更甚即使他存着好色的污穢念頭那時就可以對他說你真是氣量大的人。你與我家主人雖是仇敵然而我反要來求你的。如此一說他自己覺得非常有面子便一口應承這一點兒秘訣凡是做過妓女的人誰不曉得。

(英姑)這些事那個肯信你。

劇本

衆人大譁。

(女賓)此事只好對不起就此決定罷。

(英姑)一定離婚。

衆皆贊同。

(綺琴)決然那麼你們無論如何要把我趕出去麼。

衆人點頭。

(綺琴)我。不。出。去。我。自。有。道。理。我。無。論。如。何。決。不。出。去。我。沒。有。罪。

(英姑)那麼誰的罪呢。

(綺琴)我沒有罪我出不去。

言畢入內。

(潔珠)突然。是。叔。父。的。罪。

衆皆大驚。

(英姑)你說什麼。

(潔珠)是叔父不是。

(英姑)爲何。

馬惠卿周章上。

(小淵)怎麼樣了。

(潔珠)這個……此事

(小淵)又要如此慢吞吞了。報館的事怎樣了。

(惠卿)大聲報館說。即使那項記事全是撒謊。一

經揭載。若要取消。與報館體面攸關……

(小淵)只顧自己體面。不顧他人名譽麼。

(惠卿)但是正式的取消文可以揭載的。

(小淵)若用六號字取消。有何用處。此外的報館

呢。

(惠卿)都說與大聲報館爭鬧。有損無益。

(小淵)報館都由損益定進退麼。律師呢。

(潔珠)托了包律師與宋律師。都說與那報館訴

訟。恐怕將來必定有受他累的時候。

(小淵)連律師也講損益麼。好了。

(惠卿)還有一件事……調查那旅館據云。夫

人與北山會面。不過半點鐘就回去的。

(小淵)就回去的麼。

(女賓甲)如此看來。不能一定疑夫人了。

(英姑)旅館中的話。也未必靠得住。

(小淵)或者是我的嫉妬心太深也未可知。

(潔珠)因爲娶了妓女爲妻。

衆皆大笑。

(小淵)什麼意思。潔珠。

(潔珠)我不曉得。只知如此。但是到底什麼緣故。

不妨我來想想。

馬惠卿退。

綺琴作妓女裝束上。顏色蒼白。朱唇顫動。

(綺琴)我告辭了。

(小淵)綺琴。愚之我明白了。

(綺琴)我方纔在室內靜靜想過。我自生以來。

從未想過五分鐘的我至此纔知道我是個何等樣的女子我是妓女萬事都是從此而起向小淵你不是說報上登載出來污及名譽麼然而這是污你一人的名譽麼我一點也沒有什麼麼爲了那報紙以致無顏見人的恐怕不獨是你我也相同的爲什麼你只是想着自己你要鬧我也非鬧不可如此看來你實是把我這個人完全忘掉了何以致此你明白了麼

(小淵)你且安靜一下罷

(綺琴)不行我明白了我是妓女必須細想的你一點也不想只是一時把我當做惡人還十分的憤怒拏來安慰自己你憤怒之時自然要尋覓一個供你攻擊之人這就是我你如此辦幸虧我是個妓女倒巧得很

(小淵)說些什麼一點也不懂

(女賓甲)夫人你還是休息一下罷

(綺琴)多謝我一點不疲倦與北山會面若像你們那種人家人便不用疑了與奮這都因爲我是個妓女

(女賓甲)好了別提罷

(綺琴)不行丈夫如此受苦在旁邊默然觀看是做妻的職務麼我就立刻想起北山也沒念及過後要被人疑惑的放大胆子到昔日的丈夫處去當面談判會做出這種事來也是有了對男子無忌憚的妓女習慣所致實在這種時候立刻能想起這種事來的非妓女不可冷笑我倒也很快活救了丈夫之難了人家怎麼能做得成這種事英姑你那時也是默然的看你姊夫爲難你的學問在那時中得什麼用

(英姑)話雖如此我不能做離開道理的事

(女賓二人)好了今天就此完結罷

(綺琴)大聲爲着所愛的男子拋棄生命也是要

劇 本

男子愛我。

(英姑)怕是發狂了麼。

(綺琴)我當真明白了。激昂我用美人計去哄騙北山的。確有其事。我直說了。

衆大驚。

(女賓乙)似乎有些奇怪。

(女賓丙)夫人現在無人疑你了。放心罷。

(綺琴)美人計苦肉計仙人跳我都能夠。

(小淵)綺琴還不停口麼。

(綺琴)不行。你們說不疑。無非口頭罷了。你們的眼睛不答應的。也不獨是你們。裏面客廳上的許多人。個個如此。我未見報以前。也不覺怎樣。到自己曉得了。人家疑我一入客廳。見衆人的。眼色不同了。眼中鬚髯說你是個污賤東西。現在我們都曉得了。無論見什麼人。個個都是如此。對。我。我。實在難受。也不知道何以會弄到如。

一〇

此被人家瞧不起的。自己潔白的。身體無愧於心。爲何他們如此的對我呢。衆人的眼光宛如直刺我心。我什麼時候變成這麼被人瞧不起的呢。我把自己的眼睛仔細觀看自己。心中看得幾乎要開一個大洞。咧。我明白了。我恐怕。確是有了姦夫了。

(英姑)到底是發狂了。

(小淵)精神很有異狀。

(綺琴)是的是的。我有了姦夫了。沒有也未可知。我往北山處。就是通姦。若再遲了一點鐘。或者我的注意疏忽。一定是通姦了。我自己不能信用自己。我竟做了可怕的事了。我實在有了姦情。咧。自己竟不明白。

(小淵)更糊塗咧。

衆人勸着綺琴。

(綺琴)不對。我很清楚。我還要說。咧。人類沒有正。

直的話的。

衆人更勸之。

(潔珠) 嬌母還有什麼快些說下去。

(英姑) 他很模糊你還要說什麼。

(潔珠) 我還要聽下去咧。近其旁嬌母快樂麼。

(綺琴) 我的快樂你明白麼。

(潔珠) 明白的。

(英姑) 發瘋的又多一人了。

(潔珠) 姨母我也有姦夫的。

(英姑) 呀。潔珠你怎麼也精神糊塗起來了。

(潔珠) 不妨。姨母我說得天真爛漫。姨母不是很

喜歡麼。但是我已十九歲了。十九歲的人還是

弄弄泥娃娃。吃吃糖果。叔父與姨母見了。便當我

是個純潔的姑娘。非常安心。所以我也只求合

你們的意。然而我有了姦夫了。我不是要嫁的

麼。或者招個贅婿進來。這候補的人。至今沒有

定奪。有時有三四人。有時有六七人。看看這個。也好。那個也好。心中實是常有姦夫的。

(英姑) 這不是姦夫。

(綺琴) 是的。潔珠你也很快活。這快活的心地。要

怎麼樣。大家可以明白呢。自己將自己所蒙的

皮剝去。而正直裸體之時的心地。竟如醜過來

瞧見海上日出的心地。潔珠對不對。

(潔珠) 這日初出的狀態。只有你我二人。瞧得見

(綺琴) 我這妓女。

(潔珠) 與我這胡鬧的學生。

(綺琴) 我就此告辭了。

衆人止之。

(潔珠) 嬌母我也同去到門口。

(小淵) 做什麼。

(潔珠) 叔父我要回寄宿舍去了。

(綺琴) 你回寄宿舍去麼。

劇 本

(潔珠) 是啊。嬌母你呢。

(綺琴) 我麼。忽注意呀。我往那裏去呢。潔珠。你年
結。輕。從。此。正。可。正。直。度。日。我。是。無。論。往。何。處。總
是。會。做。妓。女。的。前。科。犯。我。竟。沒。有。可。去。之。處。

環行室內發狂更劇。

(衆人) 到底發瘋了。

然。妓女全體上見此形狀。勸綺琴入內。小淵茫

(潔珠) 我今夜就要去了。我的皮包在這裏。取室
階之皮包袱。父嬌母的照片掛在這裏。罷。替我
接洗禮的嬌母之照片。

置照片於火爐之上。聞內有鎗聲。忽人聲大

震。小淵急馳往。

(婢之聲) 夫人用手鎗……

潔珠立起。又伏皮包上哭泣。

(幕徐下)

(完)

報

餘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新上海現形記

洋裝兩冊
定價七角

上海繁華甲於全國五方雜處難免良莠不齊報紙上之本埠新聞大半為社會罪惡史然採訪或有未週或知之而有所顧忌致其他絕大陪幕有非世人能深悉者是書專搜報紙外之遺聞探微索隱秉筆直書內幕揭門真相畢露皆上海近年來確實事情且撰述者為小說名家李定夷先生文章聲價薄海咸知自必受社會之歡迎也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人生一世苦多樂少而最足樂者其惟享受豔福乎但豔福亦非易消受若見色就迷用情欠替自以為樂而適受其殃更何福之有哉是書本比宗旨演為小說作情場寶鑑為近來出版界中罕見之佳構愛觀小說者當必先觀為快

國色天香傳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是書出版料得諸君一定歡迎因為書中有男女愛情照片七十多張用銅版精印說不盡許多媚態又有中國絕世美人傳廿餘篇香豔風流說不盡許多妙處名目繁多不能備載

千金一笑錄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滑稽著作宜雅不宜俗是書特請當代文學巨子定夷指嚴少芹秋水瀟雲明流逸梅季子左丹等廿餘人撰著共計一百七十餘則有言皆趣無意不新洵足為大庭廣衆間談笑新資料固非平庸笑話所可同日語也

妙人兒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蘇海若先生著婦女之美豔動人名曰妙人兒則是書之妙處當可相像而得和尙用情三生冤孽美人垂愛半世糊塗祇因春色難關曾經迷夢但看秋波臨去却好參禪妙人也妙事也妙筆也妙文也妙不可言妙成小說欲知其妙速購為妙

鴉鳳緣彈詞

洋裝一冊
定價七角

彈詞本夥矣然非點白折俚即韻文生調欲求無此二病者實屬罕觀吳圃包醒獨先生才識不凡風采音韻之學而又富新思想故其所撰文字迥非尋常小說家所可比擬是書為先生得意之作中述巨姓女郎因誤認媒妁致有彩鳳隨鴉之歎全書計八萬餘言描寫家庭情形曲折細微惟妙惟肖說白則淺顯而不俗韻文則清麗而不佻諧調鏗鏘鏘鏘義純正洵彈詞之善本導世之良箴凡注重兒女婚嫁者不可不讀



報餘

鐘聲吟什

●話雨軒詩鐘

(課題) 梨花

鳳頭鞋 (分詠格)

(郭蔭葵)

甲等十名

入夢歌成王建句
淚洒玉容歌白傳
一覺夢回雲淡淡
玉容冷寫溶溶影
釀熟好供浮白興
趁飲青旗居易詠
折得一枝痕帶雨

銜珠飛上鐵崖杯(宗子威)
步遲金縷詠王珪(盧墨弧)
雙飛翼襯月纖纖(宗之漢)
金步雌鳴足足聲(嚴伯亮)
繡成試作踏青游(范良心)
試穿金縷志堂吟(鄭逸梅)
繡成五采步凌雲(瓶隱居士)

雜
餘

潑。開。蟻。酒。春。千。裏。
飲。罷。每。懷。清。叔。句。
夢。裏。看。雲。歌。一。曲。

乙等十四名

蒙。叟。海。棠。欺。一。樹。
月。明。宜。賞。溶。溶。色。
南。內。一。枝。傷。帶。泣。
門。掩。春。深。容。燦。玉。
輕。翻。翠。袖。還。籠。素。
寂。寞。玉。容。妃。子。似。
直。許。玉。容。欺。雪。色。
楊。妃。睡。起。容。如。玉。
謎。射。廣。陵。標。別。格。
容。寫。玉。環。歌。白。傳。
飛。向。玉。階。吟。左。掖。
開。徧。一。枝。看。帶。雨。

倒。壓。鴛。衾。玉。一。鈎。(崇子威)
著。來。合。詠。玉。谿。詩。(張待先)
繡。餘。踏。月。露。雙。尖。(屏南)

宵。娘。蓮。瓣。繡。雙。尖。(崇子威)
藤。響。當。聞。噦。噦。聲。(小鶴)
西。廂。半。折。繡。于。飛。(宗之曠)
弓。彎。月。窄。頂。銜。珠。(艾亞通)
新。繡。紅。羅。爲。踏。青。(鱸鄉釣史)
輝。煌。金。縷。美。人。穿。(吳鶴霄)
試。穿。金。縷。步。香。塵。(王靖和)
王。母。飛。來。鳥。有。文。(卞少卿)
履。傳。東。晉。記。同。名。(王靖和)
豔。穿。金。縷。詠。王。珪。(范良心)
試。穿。金。縷。詠。王。珪。(艾亞通)
飛。來。雙。鳥。擬。朝。陽。(范良心)

夜景溶溶飛白擬
白雪生香凝玉樹

丙等十八名

帶雨淚零鱗粉白

香滿瓊林肌映玉

月樹籠烟魂欲斷

陶穀奇談名玉雨

嬌閣少婦誇妝白

春雨楊妃容斂玉

縞袂輕盈蟾共澹

洗去濃妝青女豔

香海雪疑春滿地

全身雲覆千絲白

春入畫屏枝半折

畫仿邊鸞臨素本

唐宴洗妝春酒醉

春痕几几踏青來(邵質人)
丹山煥彩貼金蓮(曹鳳儀)

朝陽樣巧繡羅紅(幸冰如)

光生金縷味啣珠(瓶隱居士)

露苔溼翠步應遲(吳鶴霄)

永嘉巧製縷金絲(慕施女士)

繡閣佳人事踏青(吳鶴霄)

香階周后味描金(宗子威)

紅綾秀軟雀同織(艾亞通)

曳來繡履玉妃嬌(瓶隱居士)

玉臺蓮蹴味雙尖(宗子威)

翹首珠銜一捻紅(宗子濱)

繡添彩線翼雙飛(鹿門小隱)

樣描神鳥繡紅羅(幸冰如)

遼靴合縫軟鈎香(宗之煢)

白雪含香凝玉樹。
西溪淡客容施白。
一角青旗沾柳岸。
衾白春殘疑積雪。
春豔幾枝殘帶雨。

(課題) 語兒亭

甲等八名

鄉更就李名同著。
憇來阿母顰應展。
構李鄉名勾踐改。
句無北去尋遺址。
生得阿侯辭越國。
茅結翼然臨醉里。
構李名區稽越絕。
衣牽蠡父留情話。

乙等十名

丹山呈瑞集金蓮。(小鶴)
南陌佳人舞蹴紅。(宗子威)
雙翹赤鳥翥梧桐。(邵質人)
踏青景暖喜朝陽。(嚴伯亮)
雲纖一捻瘦朝陽。(艾亞通)

枕 (分詠)

路入邯鄲夢易迷。(潘定思)
睡去遊仙夢亦奇。(嚴伯亮)
芙蓉詩句浩然吟。(卡少卿)
大軫東來貢異珍。(瓶隱居士)
薦從神女夢巫山。(宗之潢)
草擗芬若賦長門。(吳鶴霄)
芙蓉麗句誦唐詩。(瓶隱居士)
扇拂香郎著孝思。(范良心)

鄉居就李啼聲徹

名思奮事題勾踐

鄉居越女名初改

覽勝禾城懷故蹟

越女倚欄聞喚母

鄉本同名兼協禦

翼然遺址臨構李

鳳牌越女生離地

呼母不聞花正宿

就李名更因產女

丙等十二名

重返越溪因喚母

名更勾踐成陳迹

女伴越溪湯餅話

直與鄉名同不朽

醉盤路覓同心蠶

材取芳松賦語新(屏南)

留感深情憶宓妃(小鶴)

道遇盧生夢乍醒(瓶隱居士)

眠香荷岸改新詩(任柏軒)

唐皇登榻夢遊仙(吳鶴霄)

物因薦首不妨高(艾亞通)

凹處扶頭入華胥(范良心)

鴻寶劉安使鬼書(宗子威)

遊仙猶愛玉無瑕(身山衡公)

大槐夢覺憶遊仙(艾亞通)

偶來洛浦感留妃(宗子威)

式仿鏡王警熟眠(張待先)

遊仙唐殿水晶涼(宗子威)

願遊仙夢惹相思(王靖和)

圓木宵驚不睡龍(宗子威)

報 餘

構李鄉區留穢迹。

耶溪母去紅心草。

地經吳越懷西子。

一笑牙牙親范蠡。

路經構李啼聲試。

附會晬言生蠶子。

早慧能調鸚鵡舌。

邯鄲族邸證仙緣。(楓漁)

尼寺妃酬白角詩。(宗子威)

夢醒邯鄲遇呂翁。(王靖和)

六安面面悟崔駟。(曲叟)

夢壓饒檀頰印添。(宗子威)

搜羅雅典攷魚丁。(王靖蘇)

夜明常見鷓鴣形。(卞少卿)

燈市謎壇

●枕霞閣文虎

不章原無死罪。

以身入縲紲爲榮。

佳人不礙肥。

申生知有父耳。

得主何貳之有。

腰間仗劍斬凡夫。

論語二

論語一

孟子一

孟子一

孟子一(露面)

孟子一

子爲政焉用殺。

恥躬之不逮也。

充實之爲美。

共爲子職而已矣。

戴盈之曰。

以生道殺民。

(枕 亞)

昔人謂靖節文章悲痛之深可為流涕

綠野堂前書帶草

於餅餠中進毒弑帝

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句

殘花飛盡客來時

終歲不聞絲竹聲

道濟立功偏獲罪

獨宿草莽中途以蚊死其筋見焉

見士儀顰卿思故里

秀才行吟僅得駐馬上山阿一句

王琳戰艦來

泣麟絕筆

郎許解行纏

果設中庭同拜月夫夫婦婦祝長生

末路英雄聊種菜

孟子一

孟子一(卷簾)

孟子一

詩經一

詩經一

詩經一

詩經一(卷簾)(係鈴)

詩經一

詩經一

詩經一

書經一(卷簾)

禮記一

禮記一(解鈴)

禮記一

禮記一(卷簾)

鬱陶思君爾

工不信度

而死於安樂也

子興視夜

訪余落止

我生靡樂

爰有樹檀

隰有荷華

鬱彼北林

矢詩不多

至於豬野

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

檀弓免焉

瓜祭上環

收備事農

臨風寫韻

●小小廬詩選

吳興醒獨

●西風

(胡石予)

殘。嘯。莽。莽。冷。蒼。煙。又。是。西。風。搖。落。天。四。壁。縱。橫。五。千。卷。一。樓。坐。臥。十。三。年。詩。如。春。去。落。花。後。心。在。秋。空。皓。月。邊。自。別。故。人。愁。未。歇。荒。江。難。覓。飲。中。仙。元 謂迪

●寄迪元

(胡石予)

九。年。羈。客。味。親。嘗。遺。恤。遠。歸。道。路。長。尺。素。隨。魚。返。吳。會。輕。裝。和。雁。度。瀟。湘。妻。驚。蕉。萃。霜。雙。鬢。兒。喜。琳。琅。書。一。囊。衡。嶽。壯。游。他。日。願。好。來。繫。馬。叩。山。莊。

●宿問梅楞伽山館即贈

(胡石予)

沈。沈。入。海。萬。塵。煙。話。舊。無。端。三。十。年。尊。酒。燈。前。留。客。醉。荒。江。城。角。舉。家。遷。兩。人。同。感。浮。生。夢。半。榻。來。分。夜。雨。天。白。首。填。詞。聲。激。楚。問。誰。爲。譜。入。松。絃。

●江天

(胡石予)

江。天。連。夕。雨。霏。霏。百。里。鄉。關。夢。乍。歸。五。夜。幽。蛩。秋。壁。冷。一。聲。怪。鳥。曉。燈。微。中。年。何。事。傷。哀。樂。沒。世。都。爭。閒。是。非。稍。覺。怯。寒。身。漸。瘦。入。冬。預。計。欲。添。衣。

●秋深

(胡石予)

累病衰顏攬鏡知少瘳。又及菊花時。長空月皎未聞雁。一院秋深初有詩。庭樹沈沈垂露重。寺鐘隱隱度溪遲。檢書重舉燒殘燭。拂曉西風冷透肌。

●慎甫先生以趣園秋興詩用杜韻介程觀察筠甫徐廣文荔亭兩公索和即步八首

(吳東園)

幾度涼颼動桂林。香飄馥馥樹森森。讀書恰好消長夜。運甓奚如惜寸陰。倚馬萬言羞盾鼻。謂遙攝新安武軍文版

求風一曲識琴心。謂蘇軾江漢徵聘書至秋聲賦觸西南感滿地。月明何處砧。

書多妙趣雁行斜。一角名園攬物華。獅子發祥鹽漬井。魚兒喚賣射湖槎。流傳警世尼山鐸。謂令先尊官廣文拍

斷防秋越石笳。愛菊我同陶靖節。東籬應有未開花。

青天如洗靄餘暉。處士星明亦少微。有口成碑當日祝。謂賢喬粹皆有令名無心出岫暮雲飛。招來入社情常繫。歸

去携琴願豈違。不信晚菘滋味好。紫莖香又碧鱸肥。

推開世局一杯棋。樂處家園了不悲。東野從龍韓吏部。南陽置驛鄭當時。王侯敢抗文章貴。僮僕何親杖

履馳紅豆。新生紛採擷。寄人多半慰相思。

煙篆爐香裊博山。臥遊宗炳畫圖間。九華捲幔涼如水。五柳當門夜不關。延露纔歌砭俗耳。流霞已醉駐

童顏。衙官屈宋皆吟友。按部分明又就班。

溪橋池館海西頭。兼露葭霜易感秋。借箸撥灰銷舊憾。傾杯賭酒滌新愁。伊人宛在休猜鷺。逸客相逢但

狎鷗。料得階前盈尺地上。書爭願識荊州。

金竈丹成丸轉功。白衣宰相例山中。宮牆芹采沾時雨。樓閣松環扇遠風。押蒜簾遮鸚鵡綠。折枝屏畫鷓鴣紅。要知萬物盈虛理。一笑掀髯問碧翁。

平沙一綫路連迤。城外潮通萬頃陂。窗竹漸添高處節。庭花又發去年枝。避人只解安韜晦。隨俗何妨任轉移。為和陽春彈古調。筆峯秋麗露珠垂。

●客中雜感

(鄭雪痕)

何事春歸早。鶯花景又過。一樽聊遣興。兩袖自婆娑。海國音塵隔。天涯客夢多。那堪風月夜。聽唱懊儂歌。

重作江南客。飄蓬賸此身。烟花三月暮。萍梗一年春。夜雨添鄉思。寒燈憶故人。離懷無着處。歸夢五湖濱。

欲滌浮塵慮。登高望翠微。雲隨斜日落。鳥逐暮烟飛。野渡雁初下。江天客未歸。何如鷓鴣夢。穩世外獨忘機。

莽莽三千界。茫茫百斛塵。身同滄海粟。夢繞嶺頭春。風雨烟中樹。雲山別後人。禪關如可扣。妙契問前因。

未有澄清志。偏懷漆室憂。風雲連北塞。烽火下南州。煮豆悲家難。扶桑唱國仇。匹夫原有責。對此不勝愁。

世事滄桑幻。浮雲認未真。鷓鴣聲夢裏。月鴻爪雪中。人戍鼓三秋老。殘棋一局新。桃源路已杳。何處訪劉晨。

滑稽詩話

●卽景詩

甲乙丙丁四人同飲酒於望江樓上。酒酣耳熱時。相約卽席聯句。丁武人也。始固不贊成。後因三人皆樂爲之。亦不得已而從衆。甲曰。把酒上危樓。乙續曰。江天一色秋。丙曰。江邊無限景。最後至丁。丁瞠目不能

贊一詞。適見江邊有兩漁翁。揪打丁拍案大呼曰。有了。有了。甲乙丙即問曰。有的甚麼妙句。快請吟來。大呼曰。兩個漁翁。揪甲乙丙。聞言。咸為絕倒。

●場中詩

(一明)

唐皋。河南人。善談諧。及冠。名滿大江南北。願七下南闈。而卒不售。蓋其文章。出於遊戲也。有人傳述其場中七律一首。讀之。殊堪捧腹。詩曰。昨宵枕上細思量。四十年來總姓唐。但覺鬢毛隨雪白。不知腰帶幾時黃。人言死後還三跳。我要生前鬧一場。名不顯揚心不死。挑燈獨坐看文章。後聞其題為辛勤讀書四字。先生豪放不羈。類此著作頗多。每稿成一卷。則登高山狂嘯不已。將全稿悉扯作碎錦。紛紛如蝴蝶舞。故不傳。人謂文人末路。何無聊乃爾。吾謂士子途窮。則牢騷蓬勃。閱者以為何如。

●嘲村姑村媪詩

(一明)

余曾作村姑詩云。鄉裏大姐好穿青。大紅鞋兒綠頭巾。手執一條藍布帕。腰繫一幅黑圍裙。後又見人作村媪詩一首。尤堪發噱。詩云。竹為押髮木為釵。面目離奇語亦乖。又有一椿堪笑處。尺餘老脚着紅鞋。醜態活現紙上。亦滑稽詩不可多得之絕句也。

●放鋪詩

(一明)

昔見廣東時敏報新笑談中。載有放鋪詩云。有二詩翁。酷好吟詩。隨處皆有留題。一日偕行郊外。詩興勃發。甲首吟曰。對門山上呼。呼呼乙怪而問之曰。何謂呼呼。甲曰。汝不聞風吹草聲。豈非呼呼乎。乙聞言大為佩服。並贊其用意頗深。大得詩中奧旨。於是亦攢眉搖頭。搜腸索臆。必求工力悉敵。乃已。良久大

呼曰。我亦得一佳句矣。甲請誦之。乙高吟曰。紫竹林中呱呱。甲急問曰。何以謂之呱呱。乙曰。試聽紫竹林中斑鳩之聲。非呱呱乎。二人大喜。沿路狂吟不已。以為絕句。不能再續。路遇一老者。問之。告以故。老者曰。吾代為二君續成之。隨笑吟曰。世間無此吟詩者。放你媽的鋪鋪鋪。二人不解。問鋪鋪鋪何聲。老者大笑曰。鋪鋪鋪。屁聲也。言已揚長而去。聞者無不掩口葫蘆。噫嘻。可為詩翁下一針砭矣。

醉月飛觴

●紙帳銅瓶室酒令

▲第六年本報著述人名令（集疑雨集二句內嵌人名）

無端。午睡。醒來。晚。

亂葉。殘書。獨客。牀（醒獨）

粉迹。著書。新指。暈。

嚴妝。無力。夜迢迢（指嚴）

與君。剛在。夢中。來。

情暖。長須。似博山（君博）

低枕。親聞。暗麝。來。

斷紅。蛾綠。越分明（枕綠）

月明。難辨。雪肌膚。

貝齒。留痕。恰惱。歡（雪痕）

江南。花下。綠窗。明。

人日。慵拈。薛道衡（明道）

問道。初寒。身怕。冷。

綠梅。花下。著。卿卿（問梅）

底事。沉吟。又如。笑。

衣香。暗接。水光。浮（吟水）

（逸 梅）

慧業文人聚一家。

冠劍紛紛出石城。

晚葉倚風敲暗牖。

憶別江皋酒半酣。

殘陽沒後寒燈小。

青鳥銜箋尙未過。

天遣情多莫諱痴。

廢卻如花幾夜眠。

羞向花間曳綺綦。

不堪空作醉香迷。

一度聽歌幾日哀。

猶倚東風送笑來。

醉淺伴邀小玉扶。

愛弄黃金佛手香。

惟有半衾餘煖在。

報餘

彈絲弟子李夫人(慧子)

三山新沐翠琉璃(劍山)

雲端喚出月娥身(隔雲)

閒窗驚喜蠟梅開(半梅)

一夕西堂夢草生(小草)

梨花淡淡玉亭亭(青梨)

難持孤憤寄登臨(天憤)

好尋方便爲奴來(花奴)

愁君何日謝塵緣(綺緣)

菊盞微泉上紙條(醉菊)

欲牽重幕曙明妝(一明)

故園堆積幾多愁(東園)

青燈深夜映窗紗(小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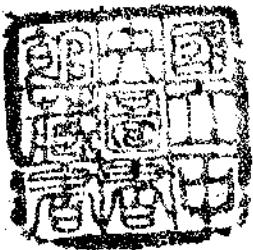
一生贏得一思量(佛生)

吳綾拂體也生痕(餘生)

報
餘

燒殘絳蠟啼千筋。
裏手倩人收寶鈿。
何物似君高逸處。

下卻珠簾不肯窺。
層層珠箔略聞鶯。
只有梅花伴莫愁。
(絳珠)
(寶珠)
(逸梅)



Doan's Ointment

is a special remedy for Skin Diseases and will be found to be most effective for:—

Eczema • Ulcers
Sores • Eruptions • Pimples

It also relieves irritated skin.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兜安氏馳名藥膏

此膏馳名中華為外科之要藥
治疹子痲子虫疥濕癬熱癩癩頭
凍瘡外痔爛脚頭面小瘡粉刺花
柳下疳橫痃諸虫咬傷以及一切
皮膚病一經搽敷其效甚速惟患
梅毒者外搽此膏更須內服兜安
氏養生靈藥以清血毒
內外兼治功效益著矣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
盒洋七角每打洋七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

